

# 蘇聯文藝

23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蘇 聯 文 藝

23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上海蘇商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ЭПОХА 1946

ШАНХАЙ

# 小說

納吉賓  
(Юрий Нагибин)

## 道途艱難

(ТРУДНАЯ ДОРОГА)

她不相信她是真的走了。就在機車掛上車輛，震動了車廂，彷彿是下最後的警告的那時候；甚至在火車蠕動了，媽媽跑到荒涼的月台的盡頭的時候，她還不相信——卡蒂亞（Катя）還是不相信，她是走了……

他們比肩度過了整個童年，一同過了少年時代和青年時代，相互之間也並未體驗到特別的興趣和吸引，沒有因為親近而感到不快，不過對於離別卻也不經意。一切的事在戰爭中都改變了。尼古拉（Николай）畢業了軍事學校，便往北綏去。很快地她接到他的一封信。「今天我去作戰，」——尼古拉寫。九年級的女生因為和這樣一個大人物友善而體驗到驕傲。這裏面還連帶着為尼古拉担心的銳利的不安之感。他開始對她成為珍貴的。現在她覺得她心中早已就有着這個偉大成熟的，在她自己的眼中對她賦予重要性的感情。

當戰事結束，尼古拉有一個短期休假的時候，他來到莫斯科，和他的會面使她驚駭。驚駭，恐怕一切計劃就的會因為他的一句簡單的，純

友誼的話而飛得形影無跡，可是他們見面的結果是意外地豫料不到，彷彿一切都是真的。長成了的，在北方的太陽下晒成淺黑的尼古拉在寬闊的男子的胸部掛着勳章和獎章，帶着靦覷的驚喜注視着卡蒂亞，好像不是他，而是她在這整整幾年的離別中過着一種特別的生活。

在車站上，火車開動之前的最後幾分鐘裏，尼古拉忽促而絕望地請卡蒂亞到他那裏去做他的妻子。卡蒂亞用狼狽的同意作答，甚至忘記對他揮手告別。

快得出乎意料之外地來了一個厚厚的郵件，裏面有召喚，通行證，還有幾乎十來張文件，每一張上都有許多印戳和像命運似的重要的簽字。從這些文件那裏有一陣強力的，毫無假借的，不能抗拒的意志向卡蒂亞吹過來。而這個意志將她從不可避免地陪伴着類似的生活步驟的內心的躊躇中解放出來。這個意志在她的父母身上也起了作用，他們在這個前一天裏還說卡蒂亞要出嫁還嫌早。

可是母親這一方面還是很困難。在最壞的結果下，她母親同意了，不過有一個條件要女兒一處也不去，一切的事都要在她的母性的手裏進行。似乎莫斯科——卡雷里之間一段的短短的路途反而比她的女兒所選擇的冗長的人生道路使母親更為恐怖。一直到過了一個星期，文件的期限已經截止了，母親纔在日期，署名和圓印戳之前負荆請罪……

動身之前的忙碌、談話、同情、可笑的恐慌、勸告、和女伴的整問暫時擠出了她的最初的最完整的情感。從莫斯科到列寧格勒的一路上她都考慮着將近的會面。她應該表示給尼古拉看，她不是以前那個因為任何理由都要臉紅的羞澀的小姑娘，她要對他說些什麼尖銳的，不着邊際的話，她不要顯出有一點因為會見而激動的樣子。祇要想一想，他甚至沒有看見過她的高跟皮鞋！他走的時候，她的新衣裳還沒有準備好呢！卡蒂亞想像着他的驚愕，她的嘴便不由自主地展開微笑了。可惜他是準備着她來，最好是完全意外地……

在卡蒂亞還沒有決定她見面的時候應該戴什麼樣的帽子：是戴那頂和她合稱的羽毛無緣帽，或是那頂和她不合稱，不過是時式的綠色氈帽之前，特別快車便風馳電掣地把她載到了列寧格勒。卡蒂亞在列寧格勒換了姆爾曼斯克綫的火車……

往北去的人很多。連第三層架子差不多都被佔滿了。有一個年青人

覺察了卡蒂亞的無助的目光，丈夫氣地把第二層讓給她，幫她攀上去，自己卻換到第三層上去。

乘客們攤開了吃的，喝的，互相款待，抽着味道很厲害的煙葉，一陣嫵嫵的帶淡藍色辛辣的濁烟在車廂裏四面爬着，遮暗了沒有它已經就是微弱的燈光。人們的聲音不忽不忙地低鈍地響着，有的地方在唱歌，有的地方有一個孩子在哭，而不耐煩的，疾顏厲色的安慰的話便猛然中止了。可是這一切在卡蒂亞看來甚至是好頑的——她的旅行就靠着這一點而在尼古拉眼中獲得更大的價值。

睡覺祇得睡在光凳子上——比較手脚敏捷的人趕緊把車務員的鋪蓋都搶過來。卡蒂亞勇敢地將頭枕在籃子上閉上眼睛。她睡不着：人的聲音，車輪的撞擊聲和火車生活的稍稍模糊的響聲繼續衝進她的意識中。不過原來她到底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因為她早晨醒來渾身都是骨痛的疲憊的感覺。

車廂睡了。各人的姿勢都是最最奇怪的。一個人坐着假寐，頭垂到雙膝中間；另外一個把頭擱在鄰人的肩上，等那個人要脫身的時候，便有方法地把它放在原處。有幾個人簡直就信賴地橫在地板上。

列車末端的門打開了，一陣寒浪滾到卡蒂亞面前——一個車務員手裏拎着一把其大無比的茶壺走進來了。他在熟睡的人們中間繞着路，開始要鑽到他的小屋裏去。他發覺了卡蒂亞沒有睡，便請她喝一小杯茶暖和解和。卡蒂亞飽喝了一頓發黃的開水，問他，他們現在往那裏去。

「奧涅加！」車務員大聲喊着，彷彿是向整個車廂解釋。

有許多字在我們心裏立刻喚起一些不可解釋的聯想，這些聯想根深蒂固地進入童年的某處便終生和我們一塊生活，「奧涅加的」和「拉多牙的」——這些字喚起卡蒂亞的關於用樹林做的樸實的兒童玩具、通俗圖畫、家用器具、自織麻布、自製小器具的想像和關於嚴寒和被隔離的困苦生活的想像。言語的感覺轉移到物體本身的感覺，卡蒂亞的心開始跳起來了。直到現在她纔明白，她是走了多麼遠了！

她往下走到車廂的月台上，天色還早得很，黎明前的微光使大地浸沉在悲慘的帶灰色的渾沌中。祇有遠遠的在天邊有一帶燦爛的陽光在作赤色。黑色的電線桿在身邊跑過，被霜掩蓋的電錢顫動着。卡蒂亞往後一看，在那裏，一個巨大的冰凍的平面捉住了看不見的太陽的光綫放在

自己的表面上，閃耀着。這平面的開始是狹窄的，像一條河，而在遠處却像大海氾濫着。奧涅加湖……寒氣開始在卡蒂亞的皮膚上流着。她趕緊回到充滿了熟睡的人們的平和的呼吸的溫暖的車廂裏，攀到自己的架子上開始假寐了。

等卡蒂亞醒來已經是日上三竿。她和尼古拉之間更近了一夜和一早的路程。陽光像金色的斑點躺在上凍的窗上。不久以前的恐怖和孤獨之感在卡蒂亞看來是可笑而不可解的。她祇覺得稍微冷些，和衣而睡的時候總是這樣。卡蒂亞打了一個寒噤，把腳垂在下面，開始整理頭髮。讓位子給她的那個年青人走到面前來把膀彎放在她的架子上，親密地說：

「就隨它蓬頭亂髮的，這樣您要好看得多。」

卡蒂亞向他微微一笑，她感覺心滿意足因為他和她說話的神氣好像對一個成年的婦人。他向她建議到月台下去，他有一副過分自信地安詳的外貌，短的皮大衣，厚厚的編織的領帶，爬山的皮鞋。卡蒂亞撐着他的肩頭往下跳。他們走到月台上。

現在陽光注射着大地，他們在上面駛過的各個地方開始看得出了。長着稀疏的樹木的小丘，在它們中間夾着銀色的巨大的湖面，霧一條一條的擴延開來……

卡蒂亞微微地把嘴張開，空氣自己貫滿了她的胸部。

「您要招涼的，」年青人說了便解開短大衣的邊，用它蓋住卡蒂亞的背。他用另一隻手緊壓着她的肘。卡蒂亞的姿態是不穩的，不靈活的，她的腳麻了，可是她聲色不露，不要惱了那年青人。卡蒂亞聽見她的心多麼驚駭地跳着。他的頭低下來對着她的臉，開始說什麼話，他的呼吸觸着她的耳朵和面頰。她開始不好意思起來，她試試要脫身，可是他把她的肩膀壓得更緊。

「這裏冷，」卡蒂亞說了，拙笨地用肩膀把他一撞，便脫身了。她走進車廂，年青人尾隨着她。他和她並排坐下，緊挨着移過去。沒有人對她這樣過，她不知道應該怎麼辦，竟吃驚起來。

一個肩上担着手巾的軍人——一個上尉走過車室。他的目光停留在他們身上。卡蒂亞懇求地對上尉看了一眼，可是在他眼中捉住了不贊成的神氣，便不知爲什麼做出一副一切都很好的樣子，甚至還向年青人笑一笑。對方受了鼓舞，認爲這是鼓勵。

這時候火車的速度開始緩慢下來，在一條待避綫旁邊停下了。「噢，您看，車站！」卡蒂亞歡呼着，搖搖幌幌地站起來，也不敢張望，向出口走去。可是車廂顫動了一下，火車蠕動了。卡蒂亞看見有一張凳子上空了一個地方。她發覺那年青人在車廂裏搜尋她，便趕緊坐下來。

「您可知道幾點鐘了嗎？」她問一個年紀很大的陰鬱的鄰人。她甚至向他笑了一笑，可是那人咕噥了一句什麼話回答，便又埋頭看報去了。

年青人到底發現了卡蒂亞，他走過來，困難地挨了和她並排坐下。他壓住她的衣裳邊，並且爲了要坐穩些而用一隻手攔住她。卡蒂亞感覺絕望的情緒在她心裏開始沸騰起來。

那個上尉肩上擱着毛巾走過來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的臉和頭頸被冷水洗得發紅。他朝在新地方坐下的那一對瞥視了一下，將目光停留在卡蒂亞的臉上，懂得了什麼，忽然決定地幾乎是粗暴地說：

「噢，預備好，離開這邊。」

那年青人往後一跳，驚異地霎霎眼。卡蒂亞趕快站起來走到甬道裏。

「你的東西在那裏？」上尉嚴厲地問。

卡蒂亞默默地指了一指。上尉抓起籃子和箱子吩咐跟他走。卡蒂亞溫順地走了。

「小姑娘，」上尉把提籃塞在凳子底下，一面怒冲冲地說，「你瞧你做的事！」

「我沒有……我……我，」卡蒂亞說了就哭起來了。

她哭了好久。等最初的淚珠乾了，她想起了和母親的告別以及母親的眼淚在鼻尖上凝結了的情形，便又哭了一會。後來又想尼古拉對於她的愛情並不強烈得足以取代家庭和父母，——新的眼淚就開始從她的眼睛裏滴下來。

上尉拿來了一玻璃杯水。卡蒂亞喝掉了。她的牙齒敲着玻璃杯發出細碎的聲音。

安靜下來，卡蒂亞講她是初次單獨坐火車出門，她是往她的未來的丈夫那裏去的，他在白山區域裏的紅軍部隊裏服務。

「好事情，」上尉懷着情感說。「您知道，當一個軍人的家庭在他身邊，對於他是很愉快的，可是如果年青的妻子往他那裏去，那末這已

經……」他搜尋着一個可以能夠傳達他整個完全的情感的字，找不着他便說，「這已經——是一件好事。」

「噢，是了，而我就是偵察員，」他知道了尼古拉在戰爭的時候是指揮偵察排的，便欣喜地補充說。這輪着他講給卡蒂亞聽，他是從雅爾泰來的，他在受傷以後就在那邊的療養院養病，此刻他不享受到休假的結束而回到姆爾曼斯克去。他希望在家中消磨下餘的日子。他還對卡蒂亞講到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而卡蒂亞也開始覺得她已經認識他好多年了……

後來他開始講，她去的那些地方是多麼美好。那裏的寒冷，是多麼出色，明朗；那邊的白色繁星中的天空是多麼高遠和黑暗，更有北極光的波浪在星星中間漫步。夜間走到曠地上向黑暗中叫喊一聲什麼，再接到飛得遠遠的自己的吶喊的回聲是多麼愉快……在那裏作戰又是多麼艱苦。

卡蒂亞在由於經閱過的驚慌而產生的安靜平和的困憊中感動地聽着他。他的聲音是平板的，稍微帶着一點諷刺的頓挫，好像他從自己心裏遙遠的一角裏向他所說的一切微笑着。安詳的臉有着粗糙的帶紅的皮膚，被兩條白色的深溝從鼻子劃到嘴角。他裏面有一種善於齊家的和有威的樣子。「一個丈夫就應該是這樣的，」卡蒂亞不知爲什麼這樣想。

上尉決定了他來做伴對於一個年紀青青的少女還嫌不夠，他在車輛裏走了一會領來了兩個小姑娘女朋友。這兩個姑娘一共只不過比卡蒂亞小一歲，不過她們還沒有畢業也沒有考慮到出嫁的事。她們尊敬地看着她，這使她感覺受到很大的奉承。

這樣不知不覺地到了『北極圈』站。她應該在這裏下車換公共汽車。

卡蒂亞下到車站上已經是黃昏時候了。上尉把她的物件提下來，緊緊地握了手，想說一句話可是想不出就回到車廂裏。

卡蒂亞四顧了一下。她想像中的北極圈完全不是這樣的，她以爲在北極圈外會開始一樣令人恐怖而又幸福的，從冰和夜色中產生出來的東西。可是在暮色蒼茫中描繪出已經習慣了的山丘，稀疏的松樹和鐵道的路面……

她好不容易走到離車站約有二百步路的運輸公司。在那邊的板壁後



面有一個年青的，鬍鬚，面色蒼白的麻子背倚着椅子坐着。他的制帽推到眼睛上，下巴下垂着——他在打鼾。

唯一的一盞電燈的黯淡的光線僅僅透過了滿佈室內的渾沌的暮色。人們蜷曲着，躺在沿着牆壁放的長凳上。

對於卡蒂亞問公共汽車什麼時候來的問題，那年青人還沒有醒，用一個習慣的動作把制帽推到後腦上，下巴合起來，人在椅子上坐直了。這以後他張開眼睛，一面發作地打着呵欠。

『我不知一知一道。女—公—民。時刻表上應該有的。』

『可是沒有公共汽車……』

那年青人和一張什麼紙校對了一下，激怒地說：

『怎麼沒有，應該有的。照時刻表……』

『可是沒有呀，』卡蒂亞絕望地說，她決定她是永遠出不了這個洞穴了。

『什麼意思沒有？』他把臂肘放在桌子上問。『按照時刻表上，它應該有的，』他喜悅地說。

『它沒有，沒有，您懂得，沒有！』卡蒂亞大聲喊道，幾乎要哭出來。『我怎麼辦呢？』

『不是您一個人，女公民，』年青人調停地說，『人家一等就是兩天，也沒有什麼。』他重新倒在椅背上，把制帽從後腦上移到眼睛上，下巴垂下來，又打起鼾來。

卡蒂亞從辦公室出去。天已經黑了。高高的天空有白色的繁星出現，銀色的波浪在羣星中間奔馳着……

『北極光……』

一切都像上尉向她形容的那樣，不過卡蒂亞在這裏面並沒有看到什麼出色的東西，相反地，她體驗到被遺棄的和沒有保障的痛心之感……『回家去，』——一個思想掠過，可是同時另一個思想也產生了：『無論怎樣，這是不可以的』。奇怪，在這時候，她竟沒有想到寒冷。

她走到車站上，決定了要在那裏等待。她希望在眼睛面前有能給她帶來消遣的東西——鐵軌，鋼條，和鞏固的鐵道。

做工回來的人們從車站走來。有幾個人很匆忙，從道路上走下來要越過在前面走的人；青年們並不匆忙，一路談着，笑着，說着笑話。他

們都回到各人的家裏去，回到自己的家庭生活裏去。但是卡蒂亞覺得小村裏所有的人，也應該和她——這個偶然的，陌生的客人——一樣地愛好這條使他們和其餘的世界聯絡的鐵路。

遠遠地掠過信號燈火，機車嘟嘟地響着，不熟悉的響聲充滿了這個陌生的夜的空間。

卡蒂亞走到車站上：空空的冷淡的食堂，幾隻凳子上面分佈着等車的人。她急不可待地想睡覺，可是因為孤獨和恐懼的緣故她又不能入睡。她努力要想起母親在火車臨開之前和甚至在火車已經蠕動了以後給她的忠告。卡蒂亞覺得她在這些忠告裏面可以得到支持。可是在記憶中除了懇請的抱怨的聲音和手足無措的動作以外，什麼都沒有留下來。不，有一個記起來了——大概是最不重要的，可是當卡蒂亞想起了警告的：「看好東西」，她到底覺得輕鬆些。卡蒂亞把手塞到縛提籃的皮帶底下，用手指鉤住箱子的把手，便立刻覺得並不是那樣的沒有保障。當她忽然覺得有人在碰她的肩膀的時候，她已經在那樣的情形中半寐了。她張開眼睛，決定她現在是真的睡了——上尉就站在她面前。

「看您在什麼地方，可是我已經想人家把您拐走了，」他微笑着說。

「您不是坐火車走了嗎？」卡蒂亞無意識地說。

「我決定了回家還來得及。可是這裏的到底是武裝同志的妻子。需要保險送到。」

「那末您是爲我？……」

「噯，這是小事情，」上尉辯白說，「早一天，晚一天，總來得及回家的。」他將卡蒂亞的提籃扛在肩上，抓了箱子便向出口走。卡蒂亞服從而欣喜地跟着他走。「當地的秩序我都知道，人們等起公共汽車來一等就是幾個禮拜，後來再拖拉拖拉的步行，」上尉說着，一面跨着大步走過鐵道的路面。

「我們往那裏去？」卡蒂亞問。

「我來負責，」上尉微笑了一下。

他們跨過鐵道向長長的鐵路倉庫走去。那邊停着一輛載重一噸半的汽車。它旁邊有一羣人亂哄哄的。

「孩子們，這就是我的貨物，」上尉說。

「噉，貨物，爬上去吧，」人羣中有一個人，一個在鞘過羊皮大氅上面披着防雨披肩的少年人說。他有着胖胖的腮和孩子似的豐滿的嘴巴。他輕輕地把卡蒂亞舉起來放在汽車的底部。

卡蒂亞不再問什麼了，她知道她是往前走，其餘的事都不使他發生興趣。

「躺在底部，」上尉說，「微風將要厲害起來了。」

卡蒂亞躺下來。汽車的底部鋪着氈毯。上尉踏着車輪把兩件羊毛大衣堆在卡蒂亞身上，又給她腰裏塞好。

「您呢？」她閉上發重的眼皮，這纔問。

上尉爬過車舷，汽車開始動了。卡蒂亞聽見風在身邊飛過，用它的號泣和呻吟報告着寒冷的消息。可是她在羊皮大衣下面毫不感覺寒冷，也不感覺風。她嘴上面的羊皮被呼吸濡濕了。她有時睡着了，可是汽車的搖動使睡魔從她的眼中跳出來。那時她就看見白色繁星中的天空，北極光的波浪，（它們已經不顯得那麼敵意的）和上尉的搖晃的背部——她懷着對這個她所不認識的人所發生的溫柔的，感激的情緒重新閉上眼睛。

最後她睜開眼睛，因為寒氣擁抱了她全身。她已經不是躺在汽車裏的溫暖的掩蔽所裏面，她站在雪地裏。風雪旋轉着，月光照耀着，遠遠地在雪上可以區別出汽車的清楚的车身。周圍一堆堆的建築物是朦朧矓矓的。卡蒂亞開始惋惜那輛載着溫暖和平靜的汽車。

「我們走吧，」上尉說。

習慣了服從，卡蒂亞機械地跟着他走。她覺得她是來到了神話中，便安心等待着新的意外。他們越過道路走進一所在厚厚的雪帽底下的草屋。在過道裏有一個手裏捧着煤油燈的老婆婆迎接他們。她的安詳的寬闊的臉，除了顴骨以外，整個都刻劃着皺紋，一雙擊盪的狹窄的眼睛，腿上包着厚裹腿，粗布襯衫上面穿着一件粗厚的斗篷。上尉用卡蒂亞所不懂得的話向她說了什麼。老婆婆把燈放在桌上，雙手伸向上尉，把他的臉捧在自己的寬闊而白色的手掌裏，懷着不可名狀的溫柔對他看了好久。

由於站在桌上的燈盞發出的光，影子奇異地沿着清潔的發白的牆壁一直伸到天花板上。

「你到底想起了老太婆，」她稍微有點勉強地說着俄國話，她的發音是生硬的。

「拉烏里（Лаури），我一直記得你的，」上尉說着，一面拍着老婆婆的有着多骨的肩胛骨的寬大的背部。「如果不是你和你的兒子們，我是不會從芬蘭的軍事法西斯組織那裏出來……」

「這是誰跟你一起，妻子嗎？」老婆婆的一隻黑色的尖銳的眼睛向卡蒂亞閃爍着，詼諧地用拳頭搗搗上尉的腰說。

「不是的，拉烏里，我送她到丈夫那裏去。他也是一個指揮員，在白山附近，從前就在這裏的一些地方打仗的。」

老婆婆拉住卡蒂亞的手把她領到房間裏。卡蒂亞無力地倒在長凳上。

「她非常吃力了，拉烏里，她需要好好的睡一覺。」

「不，我不累，我能往前走，」卡蒂亞說了立刻把頭擱在桌上，埋頭便睡。

她透過睡魔聽見上尉和老婆婆的談話。

「你的兒子能把她送到白山嗎？」

「愛依諾（Эйно）會很高興做這件事，」老婆婆回答說。「我常常想起你們，你和你的朋友們。那個這麼年青而快樂的人好嗎？」

「伍長嗎？他已經沒有了，拉烏里，他留在的那個地方就是你的大……」

「他是好好的死的，」老婆婆輕輕地說。

「在戰鬥的最後一天上。」

「他修好了我的草屋裏的一扇老門。現在它可以扇得緊緊的，也不吱吱地響……」老婆婆沉思地說。「那末你的那個老是不喝牛奶，而喝起來就喝一整壺的朋友呢？」

「政治指導員嗎？他活着，拉烏里，他仍舊像從前一樣喝許多牛奶……」

「我的山羊奶變得更甜了……」

……卡蒂亞覺得，茶杯的邊碰到她的牙齒上，她便機械地張開了嘴，而感得一股厲害的羊奶的味道。

卡蒂亞眼睛也不睜開的問：

『我們走嗎？』

『就走，就走，』上尉說。『拉烏里的兒子愛依諾送您去，坐雪橇……』

『您呢？』卡蒂亞張開眼睛問。

『我該回去了，』上尉回答說。『愛依諾轉眼之間就會把您送到，白山離這裏很近。我不能再往前去——您的丈夫要吃醋的。』

『路上很冷，』老婆婆說，『她的腳上應該穿裹腳。』

她跪下來，脫掉卡蒂亞腳上的鞋子。

卡蒂亞困惑的跳起來。

『您怎麼的，我自己來。不，不必，我不穿這個！』一雙和老婆婆腿上一樣的厚粗布的裹腿使她驚奇，她大聲喊道。

『應該身體好好的到丈夫那裏，』老婆婆說。

『我的腿要變成非常粗的！』

『不必多說，穿起來，』上尉命令說，『不然我自己給您穿。』

卡蒂亞服從了。她拉上厚厚的裹腿，她的腿變得像兩根柱子。

『我不能這副樣子給我丈夫看，』卡蒂亞開始懇求道，『等我們到的時候，讓愛依諾對我說一聲，我就脫掉它穿皮鞋。我有一雙很好的，新的，高跟皮鞋，除此以外它還是非常，非常暖和……』

『您再把這個穿上，』上尉毫無假借地發着遞給卡蒂亞一件厚粗麻布做的男裝大衣。

『不，』卡蒂亞抑鬱不樂地，但是堅決地說。『最好是根本不要去。』可是一切都是徒然，上尉硬把她的手臂拉進袖子裏。

卡蒂亞朝掛在牆上的一塊窄窄的鏡子裏照了一照，差一點要哭出來。鏡面上有一個像畢洛夫的圖畫裏的鄉下小伙子對她注視着，他穿着男裝大衣和裹腿，頭髮亂成一團，眼睛是帶着疲倦和睡意，在完成這不幸之中她的面頰上又劃了一條黑的油跡。

『我這樣丈夫不會收容我的，』卡蒂亞抱怨地說。老婆婆頻頻地大笑着，一面拭去眼角的稀薄的眼淚說：

『好的丈夫不看這個，壞的丈夫你又不需要。』

卡蒂亞完全失去自信，——她在心中那朦朧意醞釀着的見面的形象被決定了，可是她不能長久地考慮。門大開了，一個長臂，有着溫柔的

臉，臉一圍生着淡色的鬍鬚的柔毛的高大的少年走進來。

「愛依諾，我的小孩子，」老婆婆驕傲地說。「愛依諾，這是我們的新娘子。你要好好地送她去。」

愛依諾點點頭，一片濃色的紅暈在臉上升起，甚至侵入了襯衫的領裏，他迅速地轉過身去。短短的羊皮大衣敞開了，卡蒂亞發覺他胸部有一個游擊隊的獎章。

「我的這個他是個野人，」老婆婆愛憐地說。

「愛依諾，」卡蒂亞意味深遠地請求道，「要是我睡着了，您叫醒我讓我可以換換衣服。」

「好吧，他會叫醒你的，」上尉代替他回答。「現在開步走！」

他們走到院子裏。有一組馬車停在那裏：一個着地的廣闊的田家用的橇和一隻矮胖的小馬，有着其長及地的鬣和雪白的點子。

「噢，爬上來呀！」上尉說了，她便遵從了。

他給她把腿包起來。

「愛依諾，你不要忘記，姑娘需要換衣服，」上尉開玩笑地說，「不然她的丈夫要不收留……」

愛依諾的臉重又紅了，他那樣突如其來把馬抽了一鞭子，竟使卡蒂亞跌到雪橇的底部去。

「再會，謝謝你們！」卡蒂亞喊道。

上尉行了軍禮，老婆婆搖着手。

「我寫信給您，謝爾蓋·彼得洛維奇！」卡蒂亞喊道，忽然在她的疲倦的腦海裏掠過一個思想：她連他的姓還沒有知道呢。

「謝爾蓋·彼得洛維奇，寫信給您怎麼寫法？謝爾蓋·彼得洛維奇！……」可是風在嘴邊抓住了她的話，把它送到一邊去了。她明白上尉沒有聽見她的話。他仍舊站着目送着她，他的手指觸着帽子的邊緣。

「愛依諾，停下來！」卡蒂亞喊道，——可是他或者是沒有聽見或者是不懂，仍舊繼續打着馬。雪橇往斜坡下面滾下去。房屋、老婆婆、上尉都被遮掩……

……憂鬱的心情最後寧靜了，卡蒂亞重新想起尼古拉，重新開始體驗到將近的會面時的喜悅，重新又開始擔心起來，愛依諾會不喚醒她。她試試要擦去頰上的斑點，可是又忘記了它在什麼地方。

當她醒來的時候，她看見馬的臀部和馬鞭，而後面的雪地上有兩條從滑木底下跑出來的兩條深痕……

「愛依諾，不要忘記叫醒我，不然我的丈夫看見我要不高興的……」卡蒂亞說了重又寂靜了。

有一次卡蒂亞覺得他們就要到了。她開始着急起來，她拿到皮鞋，解開了駱駝毛的外套，試試要拭去頰上的油斑，可是她在路上所經歷的一切立刻像一個糊糊塗塗的，推也推不醒的睡魔向她逼近……

……她醒過來了，因為有人碰了她的肩膀。這一定是愛依諾。意思說，已經到了。多麼快！需要站起來。老天爺，這是多麼困難，她一點氣力也沒有。噢，多麼不想……

她用最後的氣力睜開眼皮。燦爛的日光使她目眩，她重新闔上眼睛。後來又睜開——在她的意識還未估計出所發生的事件的整個恐怖之前，她的一隻手向沾污的面頰伸去，另一隻手企圖要遮掩腿部——逼近她上面，尼古拉的微笑的臉非常逼近地俯向着她。她用半要推開的手勢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忽然發覺她的手臂祇遮着一層薄薄的襯衣的袖子。她仍舊還不明白，便朝四面看看。燦爛的日光在洗得乾乾淨淨的窗上曲折成全部的虹色，射進室內，一方一方的鋪滿了地板，牆壁，床……一個方塊恰好橫切了被頭，另一個方塊射在她的臉上和胸部。她微微地動了一動腳趾，爲了要確證她是沒有睡着，她感到被單的寒冷。

尼古拉的臉微笑着。意思說一切都好，無需站起來，無需害怕，什麼都不需要……

她閉上眼皮。尼古拉覺得她放在他肩上的手發重起來……

她睡的時候，他就一直站着，一動也不敢動，恐怕打擾了疲倦的妻子的第一次的睡眠……

(磊 然譯)

顧 洛 奇 金  
(В. Курочкин)

## 活 的 天 空

(ЖИВОЕ НЕБО)

軍官這樣講道：

「我誤了那順道往埃爾文尼斯(Эльвенес)去的汽車。下一班卡車要過一晝夜才開。那怎麼辦呢，在車行之前總得找些什麼消遣消遣。

鐵道的分叉幾乎就在巴斯維克·埃爾夫(Пасвик-эльв)河的邊上。挪威國境綫的一部份是沿着河走的。這條河，芬蘭人叫它巴傑·伊奧基(Пате-йоки)。那是誰歡喜怎樣稱呼，就怎樣稱呼的，譬如我們的工兵們就叫它巴傑伊河(Патей)，因為它寬闊而且湍急。甚至嚴寒也不能使它靜止下來。那黃色的水在冰凍的石塊上沖擊着，旋捲着，一會跑到冰上，一會又鑽到冰下。工兵們要出一身大汗才能渡過去。稍後，他們對於這些困難也滿不在乎了，他們征服了頑強而陰鬱的北國的自然，但這是我順便提起的細節，正文在下面。

那時候，就是說，我非找些消遣不可。離十字路口約一百公尺遠的地方，在彩色的鐵路界柵的附近有一所小屋——候車處。但那裏面也無事可做。一只鐵火爐在那兒燒得通紅，長凳上，靠牆睡着一個兵士。查票員的房間裏也全是寂寞的景象。在板牀上，從一件縛着管理員臂章的短皮襖裏面伸出一雙老繭斑斑的赤裸的腳，冗長的鼻鼾聲呼呼叫着。人們睡得正熟，但是我不想學他們的樣。在等候載送我到這裏來的汽車時，我已經睡過了。那麼，你們想想看，我能做什麼呢？我決定再回到街上去，或許，在那裏會發現什麼有趣的事。精神奕奕的管理員從崗亭裏向外瞧瞧，立刻也不見了。他不再對我注意，他已經驗過我的文



幹了。

我離開大路，向別處走去。地上結了很薄的冰，但是我冒險走着。腳稍微放開些，就會滑交，像穿了雪鞋似的。一共祇摔了三次，可是路却走得很遠，已在小山的背後，走近河了，建築物和界柵都看不見了。我被蠻荒的北國的自然圍困起來。它漸漸走近我的身邊，並且和我談話。是的，我那時覺得這樣。

那時，我第一次感到，這對我是有益的。整整四年來，我一直生活在人羣中間。我祇是跟人們談着，講着，這是我的責任。我對他們講，他們又對我講。到戰爭結束時，我疲憊不堪了。似乎心靈中的什麼東西壞了，但這誰也不知道，我那時在人羣中，我巧妙地支持着。

現在，自然和我直接談話了，但是多麼可惜，我不懂得它的語言。我努力傾聽。但也是徒然。

那時我立刻安慰自己：北國的自然，能說什麼特別的事呢？它的語言是貧乏的。我這樣想。蘚苔，沙丘，憔悴的植物。甚至遠遠的山——它們也是不善說話的，他們關於自己沒有什麼好講，除了說它們被無數的北方的寒冷的石塊壓得透不過氣來。我這樣想着，希望減少些煩惱。但後來，我瞥見了天空，我才深慶自己是不虛此行了。我的目光無論怎樣也不能移開它了。天空是活的。我立刻瞭解它，甚至，懂得雲層的每一個小動作。當時我為這件事欣喜若狂，雖然現在我承認，這是很奇怪的，甚至是有點可笑的。

山頂上迷漫着朝霧。從那兒生出雲朵並且向遠處飄去。彷彿有一種玫瑰色的，輝煌的氣體注滿在雲裏。它移動着，從這片雲游到另外一片雲裏。當然，這是太陽從山後照耀着的原故。但我不願意思得這麼平凡。不，這是天空在放開胸襟呼吸，在自由地，興奮地呼吸，因為在這個早晨，也像以前一樣，它是無憂無慮的。

稍後，天空中起了一陣波動。玫瑰色的光彩一面變成了各種不同的樣子，一面驟然急降，緊靠在山巒上。在空隙中閃爍着遠處天空的淡藍色的背景。這，當然是旋風一起，吹散了雲層的原故。但是我對自己說，這是天空包圍着大地，就像是遠永遠不變的：當祇有冰塊在這裏飄浮的時候，當祇有鳥類飛向南方去的時候，就是如此，而現在，當山路上奔馳着有輪盤的方盒了——汽軍的時候，當山谷裏集聚着和小道上攀登着

身穿短皮襖，手拿各種武器的怪物——兵士的時候，也是如此。我非常高興我能够這樣思想。甚至現在回想起來，還覺得很快活。

那時我能够想什麼，就做什麼。誰也不來干涉我。我回轉身來開始注視着北方。那裏的天空呈現出一片暗藍色。不用費什麼腦筋，我就能聯想到，這是北極的大氣層，它們集積起來，是按照神的指示，來討伐我們這些罪人的。當然，我還可以對自己說，在我前面的是氣候的廚房等等。但是我不說這些，我輕聲說，這是海映照在天空中。正巧，巴倫茨海就在附近。有時白雲穿到那片沉重的天空裏來。它們滑過去，沉下來。我想，那一定是船帆的影子。這樣想着想着，我漸漸溫暖起來了。我用鼻子吸着空氣，甚至嘴唇上也覺到了海水的鹹味。當然，這是謊話。但我這樣幻想着，希望嗅到海的氣息。那一片天空中淡淡地反映出幾世紀來的歷史。在那天空之下，粗暴的挪威海盜曾經駕着他們的尖頭大船實行搶劫。在它下面，諾甫戈洛德人曾經在小船上沿着斯干的那維亞北岸飄游過。

我的心境愈加好了。甚至用靴子仔細地踢着冰雪，望着那些凸出的石頭，自言自語道：瞧，我一定就站在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和大陸相連的接縫上。得到這麼一個結論，高興了一陣，我覺得疲倦起來，肚子也餓了。於是我回到候車處。哨亭裏的管理員又表示了他對我的極度的冷淡。房間裏那兩位還呼呼睡着。我很滿意這次旅行，一面準備進食。

從手提袋裏取出隔夜給養站上領到的食糧。我把一包精製過的燕麥粥放在管理員的桌上。這東西他們將來一定有用的。而油脂留給了自己。我用小刀劈下一片木柴，削成尖細的棒。然後把油脂分成薄片。麵包一塊塊切好。接着開始最有興趣的工作了。油脂片穿在木棒上，插進火爐裏，讓火舌舐着。油脂抖動着，捲曲着，並且發出嗤嗤的響聲。油液不斷地滴下來。我就用麵包片接着。滾熱的油，滴在麵包上，滲透開來。油脂滴在火焰上，就嗤嗤地叫。火焰顫抖着，向上飛舞。激動的油脂片更接近火焰了。這時候，一秒鐘也不能慢。霎時間，油脂就燃着了火。我趕忙把它抽出來，吹熄了火。然後再吹着，吹着，待它冷了一些，就急忙吃了麵包和油脂。這一番工作消費了很多時候。油脂的香味顯然已經鑽到那睡着的兵士的鼻孔裏了。他翻了翻身，急急地從板凳上滑下來。他甚至看也不看我，立刻就爬到凳子下面找他的軍用包，大概他還想吃東西。我這才注意到，他並不是兵士，而是軍官——少尉。

我在管理員的酒杯裏燒了點茶，喝完茶，我又跑向自己的天空去。短短的白晝結束了。夕陽向天空投出了最後的光彩。這的確是夕陽，因為太陽所在的地方比通常日落時還低。在這一帶地方，冬天的太陽是不會高過地平綫的。

我還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紅色的彩霞。雖然我很知道產生這種莊麗圖畫的原理，但我仍舊繼續先前的幻想的遊戲。我自言自語道，這是天空臨死時，交出了它全部的熱情，盛意和它的青春。但漸漸我的知覺遲鈍起來，飽食之後我想睡覺了。因為這天我做了自己的主人，於是我回去睡覺，不使我和天空間的相互了解破壞掉。

醒來時，我發覺我的錶停了。少尉正坐在爐邊的木柴上，目不轉睛地瞧着火焰。

「少尉同志」，我說，但他或許沒有聽見，或許是不能立刻拋開他的思想。我不願打擾他，就走到外面去，

是深夜的時候，但天空還活着。如果我說這是一隻巨大的真珠盤子覆罩在我的頭上，那也不算錯。我懷着一顆喜悅的，劇烈跳動着的心，在它的廣大的穹窿下，突然覺得自己彷彿是玻璃罩下的一隻小蟋蟀。我那時這樣想着。彩色的火光在天空中移動，好像一種沉默的舞蹈，衝散了，壓制了我的思潮，不讓它們這樣大胆地，自由地起伏。

「少校同志！」突然一個人的聲音在呼喚我。「是您叫我嗎？」這是少尉跑到街上來追我。

「不」，我毫不思慮地說，忘記了方才的一切。

「但是管理員告訴我說您叫過我」，他說。

「哦，是的」，我想起來了。「我的錶停了。我想問問您……但是一樣的。祇要看看天，那末現在準不過四點鐘光景」。

「可是我認得您，少校同志」，少尉看着我的臉說。「我在政治部見過您的。您和我們談過關於史大林同志論衛國戰爭的那本書。」

「那末，你是後備隊的？」我開始漸漸回復到自己的世界裏來。我興譁地瞧着少尉，努力想迅速地，明確地取得關於他的印象。這並不難。他完全是：坦白的，真誠的，在天真的外表中略帶點固執。顯然，他一出學校就進了後備隊。他的新肩章上的銀星像初雪似地清新地閃爍着。他說話幾乎就像他的先生們照着書本和命令對他們解說時一樣。但他

顯得很當心。

「是的，我在陸軍政治部的後備隊裏。但現在接到了連裏的黨部委員的任命。在第一九三團裏。前任委員戰死了」，他回答我的問話，並且漸漸拘束起來。「我想請您，少校同志，告訴我，到了那裏怎麼着手做。您知道，第一次是很困難的」。

「你別着急。事在人為，總學得會的。到了那裏，你跟周圍的人熟識了——一切就都簡單了。當然，我可以幫忙。你的第一次談話大綱擬好沒有？」我盡可能溫和地對他說。

我已經開始執行自己的職務了，這也是很愉快的。我熱情地講給少尉聽，一個游擊隊長應該知道什麼，才能立刻在同隊的共產黨員中建立起威信來。我在這方面還略有經驗，我很高興，我的話獲得了少尉的信任，似乎給他說明了一些問題。但當時我彷彿也在對天空說：「瞧，我不比你差，我也可以說服別人」。這種可笑的我和天空之間的論爭，當時我覺得是很嚴正的，必要的。我如果不削弱天空的威勢，那我就不能再踏進我的職務圈了。我反抗着它的威力，漸漸沈浸在我所熟悉和必需的，與人們密切聯繫的氣氛裏了。

一條微弱的光，起初在天空閃爍，慢慢地投射到灌木叢上和白楊樹上了。一條，兩條，第三條……忽然，其中的一條直向我的眼睛射來，立刻我眼花撩亂了。啊，我懂了，這是道路轉角上的車燈。運輸汽車來了。今天它來早了一點，我們的運氣不錯。我很高興能早些開始工作。我的內心力量在這一晝夜間恢復了。我又需要我的工作。我進入第十近衛師，領導訓練黨部委員和營政治指導員的學校的工作。

(小 諸譯)

法捷耶夫  
(А. Фадеев)

## 青年近衛軍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續自第 21, 22 期)

### 第十一章

經過了實驗農場用地上的激戰，德軍在七月十七日午後二時佔領了伏羅希洛夫格勒，該地原有南路戰綫的一個軍作為掩護，但是在這次戰鬥中被敵人優勢的兵力消滅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沿着鐵路綫且戰且退，幾乎抵達維爾赫杜望那雅車站，直至最後一人躺到了頓聶茨草原。

這時，凡是能够或是要想退出克拉斯諾頓以及附近區域的人都已經退走或是到了東方。但是在遼遠的別洛夫德斯克(Беловодск)區，由於不知道實際情況和缺乏交通工具，在做田野工作的以高爾基命名的克斯諾頓學校的一大羣八九年級學生就陷入了重圍。

人民教育部授命這個學校的女教師，俄文教員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鮑爾茨(Мария Андреевна Борц)去營救這一羣學生，她是一個頓巴斯的土著，很熟悉當地的情形，她精力充沛，並且本身對於這個任務的成功很有關係：她的女兒華麗雅也在這羣學生中間。

營救這一羣學生總共祇需要一輛卡車，但是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獲得任命的時候已經無法得到任何交通工具了。她受盡辛苦才到達國營農場，足足費了一晝夜以上的時間。作為一個精神特別堅強，因為艱苦

路程和痛心共青女團員的女兒和所有的學生的命運而飽受磨折的婦人，她由於窒息她的激動和感激之情而放聲大哭了，因為那位竭其所有的交通工具來撤退國營農場的財產、罵得喉嚨沙啞、已經有好幾天沒有睡覺和修面的國營農場主任毅然地把最後一輛卡車交給了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

雖然前綫形勢的艱苦在別洛夫德斯克區是盡人皆知，但是在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到來之前，學生們還是懷着青年特有的無憂無慮心情和相信大人會及時處置他們的心情處在激動快樂的氣氛裏，這種氣氛當許多年青人聚集在自由的神妙的自然界條件下面，懷着自然而然地在年青人中間發生的浪漫蒂克友誼時總是會產生的。

瑪麗雅·安德列葉芙娜並不過早使孩子們情緒煥散。她把實際的情況瞞過他們。但是根據她的神經質的關注和急急把他們集合回家的神情，孩子們已經明白，一定發生了什麼嚴重的，不好的事情。情緒馬上降落了，大家心裏都出現了關於家庭和他們以後如何的念頭。

華麗雅·鮑爾茨是一個早熟的姑娘，晒得黧黑的手腳覆着金色的柔毛，還帶有點稚氣的成份，暗色的睫毛裏面的眼睛是深灰色的，神色獨立不羈，冷若冰霜，辮子金黃色，飽滿的嬌豔的嘴唇上有着自尊的褶皺，她在國營農場的工作期間和他們學校裏的學生史巧巴·薩方諾夫（Степа Сафонов）很為友善，他是一個矮小，灰髮、獅子鼻、有雀斑、眼睛活潑伶俐的男孩子。

華麗雅是九年級，而史巧巴是八年級。這可能成爲他們友誼的障礙，如果華麗雅和姑娘們交好的話，可是華麗雅並不和姑娘們交好；這也可能成爲他們友誼的障礙，如果在男孩子中有她所愛的人，但是她誰也不喜歡。她是一個學識淵博的姑娘，鋼琴彈得很好，由於她的發展，她在她的女伴中間是很突出的，她自然也知道這一點，她已經習慣於同輩青年的崇拜了。史巧巴·薩方諾夫的接近她並非因爲他喜歡她，而是因爲她討她的歡喜；他真是一個伶俐的，一見如故的小夥子，在他小孩子般的頑皮行動下面隱藏着一個忠誠的同志和可怕的噤舌家的氣質。正因爲華麗雅本人並不是滔滔善談的，除了自己的日記簿以外，從不肯把秘密交給任何人，她夢想着豐功偉績，——她也像所有的人一樣要做一個女飛行員，——在她的思念中把自己的英雄也想像得是一個做大事業的

人，所以史巧巴·薩方諾夫就是用他的滔滔不絕的言辭和無窮無盡的冥想討得了她的歡喜。

最初，華麗雅鼓起勇氣同他作一次嚴重的談話，她正面問他，如果德軍到了克拉斯諾頓，他怎麼辦。

她用她的深灰色的，冷若冰霜不許人親近的眼睛非常嚴肅地，探究地望着他，史巧巴，一個熱中於動物學和植物學，一直夢想着做著名的學者，從不會想到德國人來了，他該怎麼辦的無憂無慮的孩子，仍是那樣的不假思索地說，他要和德國人進行絕不妥協的地下鬥爭。

「這不是嚼舌頭？這是真的？」華麗雅冷冷地問道。

「唔，幹麼嚼舌頭？當然是真的！」史巧巴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你罰誓……」

「唔，我罰誓……當然可以起誓……。否則我們怎麼辦呢？我們是共青團員啊？」灰髮的史巧巴驚訝地揚起眉毛問，他終於陷入了那人家問他的問題的沉思。「那麼你呢？」他探究地問。

她把嘴唇緊挨向他的耳朵，用惡意的耳語聲說道：

「我罰誓……」

過了一會，把嘴唇貼向他的耳朵，突然像劣馬那樣嗤了一聲，幾乎把他的鼓膜都震破了，接着說道：

「你終究是一個傻瓜，史巧普卡(Степка)⊖！一個傻瓜和嚼舌家！」接着就跑了。

他們出來的時候已經是夜裏了。遮着布的開路燈的斑駁的光華在車前的草原上閃奔着。滿佈着繁星的廣大的暗空展開在他們頭上，從草原上散發出這樣的清新之氣——飄蕩着稻草、成熟的五穀、蜜和苦艾的氣味，緊張而溫暖的空氣吹擊着臉孔，實難相信家裏可能有德國人在等着他們。

卡車裝滿了孩子。要是換了別的時候，他們一定會唱個整夜，向草原吆喝，嘻嘻哈哈，在什麼地方的茅屋裏偷偷接吻，可是現在，大家在車上都是縮成一團，一聲不響，祇偶爾低聲交換幾句無關痛癢的話。不多一會，大多數的孩子已經互相緊靠着在自己的行李上打盹，在車子駛過窪地時晃動着頭。

⊖ 即史巧巴，均為史吉邦的暱稱。

華麗雅和史巧巴在車子裏坐在大家後面——他們被派做值班的。史巧巴也開始打了盹，而華麗雅，則坐在自己的旅行篋上，一直望着身後的草原，望着暗中。她的帶着這一自尊表情的飽滿的嘴唇現在當誰都沒有看見她的時候却顯得稚氣地憂鬱和受辱的樣子。

瞧，飛行學校沒有錄取她。她努力了多少次，可是都把她拒絕了。這批傻子。運氣不好。現在等着她的是什麼呢？史巧普卡——是一個蹩舌家。當然，她可以做地下工作，但是這怎麼做的，誰來領導這種事情？父親會發生什麼事情——華麗雅的父亲是一個猶太人——，他們的學校會發生什麼事情？心裏有這麼多的力量，甚至來不及愛什麼人，這就已經算生活的總結。生活真是絕對的不幸啊。華麗雅沒有能夠在人們面前發揮自己，沒有能夠出人頭地，獲得聲譽和人家的崇拜。自尊的淚水在她的眼裏沸騰。這總還是好的淚水，——她十七歲，——這不是冷酷的，自私的，而是白潔無瑕的強烈氣質的夢想。

她突然覺得背後有怪聲，是這樣的聲音，彷彿一只貓跳了一躍，撞住了卡車的後壁一般。

她快快轉過身去，微微一震。

也不像一個小孩子，也不像一個身材矮小的青年，身子瘦瘦，腕力結實，用雙手攀住卡車的邊緣，肚子已經挨了上來，他提起腳，預備全身爬進車廂，同時用那對在暗中閃耀着光芒的眼睛迅速地環顧了一下他所遇到的一切。

他要偷什麼東西嗎？他要什麼？華麗雅本能地做了一個手勢，叫他退下車子，後來一想，爲了避免騷擾，就決定喊醒史巧巴。

但是這個小孩子或是青年，動作非常的迅速和靈活，已經到了車裏。他已經坐到華麗雅的旁邊，接着，把他的眼睛笑開的臉孔接近她的臉孔，把一只指頭擱到嘴唇邊。那青年顯然不知道該同誰說話。再過一會，他就要很尷尬，但是在這一剎那間，華麗雅已經來得及把他審視了一遍。這是一個同她年齡相仿的小夥子，戴着一頂腦後破碎的帽子，臉孔長久沒有揩洗，但却充滿了崇高的孩子的勇氣的表情，眼睛笑開着，在暗中閃着光。這一剎那——華麗雅在這一期間審視了這個小夥子——雙事情有利於他的一面。

華麗雅並不做任何動作，也不發出聲音，她望着這個小夥子，帶着



她不是獨自一人時總是出現在她臉上的獨立的，冷冷的表情。

「這是什麼車子？」小夥子俯向她的臉孔，低聲問道。

現在她能够更清楚地審視他。小夥子的頭髮有點蹣曲，大概很硬，薄薄的，有點突向前的嘴唇的褶皺很為有力、粗野，——似乎嘴唇下面有點微腫。

「怎麼樣？跳上了一輛不是您所要的車子嗎？」華麗雅也低聲冷冷地回答。

他微微一笑。

「我們在總修理處，可是我這樣的倦，以致……」他揮了一下手，帶着這樣的表情：「對我反正一樣。」

「對不起，睡覺的地方都給佔據了，」華麗雅說。

「我有六晝夜沒有睡了，一兩個鐘頭我熬得住的，」他懷着友誼的坦白說，並不對她生氣。

同時他迅速地環視了一下他的視野所及的一切，企圖在黑闇中辨清臉孔。

車身在行駛的時候顛拋着，華麗雅和這個小夥子有時被迫抓住車沿。華麗雅的手有一次落到了他的手上，但是華麗雅馬上挪開了自己的手，而小夥子則昂起了頭，注意地望了望她。

「這是誰在睡覺？」他把臉挨近那來回搖擺的史巧巴的白頭。「史巧普卡·薩方諾夫！」驀地他不是用耳語聲，而是用全嗓子說道。「我現在知道這是什麼車子了。高爾基學校的嗎？你們是從別洛伏德斯克區來嗎？」

「你怎麼認識史巧巴·薩方諾夫的？」

「我們在峽谷的溪邊認識的。」

華麗雅等着故事的開展，但是小夥子却不再說什麼話了。

「你們在峽谷裏的溪邊做什麼？」她問。

「我們捉蛙蟆。」

「蛙蟆？」

「正是。」

「做什麼用？」

「起初我以為他捉蛙蟆是為捉鱈魚，可是結果，他却是把牠們捉

來切的！』小夥子大笑起來，對史巧巴·薩方諾夫的怪誕行動抱着公然的嘲笑。

「後來怎麼樣？」她問。

「我勸他去捉鱸魚，我們夜裏去捉，我捉到了兩條，一條很小，一斤重，另一條却很不錯，可是史巧普卡却什麼也捉不到。」

「後來呢？」

「我勸他同我一清早去洗浴，他聽了話，爬出水來却混身鐵青，說：『我凍僵了，就像一只拔掉毛的公雞一樣，連耳朵都充滿了冷水！』」小夥子嗤了一下鼻。「唔，我教會他怎樣立即取暖，怎樣倒出耳朵裏的水。」

「這是怎麼做的？」

「你壓住一只耳朵，翹起一只腳跳，一面喊：『卡傑琳娜（Катерина），好寶貝，把我耳朵裏的水弄出來！』然後是另一只耳朵，又是這樣的喊叫。」

「現在我明白了你們是怎樣熱起來的，」華麗雅微微抖動了一下眉毛，說道。

但是他不明白她的字眼中所含的譏刺，突然變得正經起來，朝前面，朝暗中一望。

「你們遲了，」他說。

「怎麼？」

「我想，德國人今天夜裏或是明天早晨就要到克拉斯諾頓了。」

「德國人來了就怎麼樣呢？」華麗雅問道。

也不知是她要試探這個小夥子，還是她要證明她不怕德國人，——她自己也不知道她這樣說幹什麼。他抬起那雙帶着正直而勇敢的神色的眼睛望着她，接着又垂下了雙眼，什麼都不回答她。

華麗雅在自己的心裏感覺到突發的對他的仇視之感，真奇怪，他竟似乎感覺到這一點，和解地說道：

「就沒有地方好逃了！」

但是他任是怎樣也不願意和她處於敵對的關係中，所以又和解地說道：

「這是真的啊。」

接下去如果他爽直地道出自己的名字以便滿足她的好奇心，那麼他們的關係也許馬上就會調整好。但是他或者沒有猜到這一點，或是不願意道出自己的名字。

華麗雅不甘示弱地沉默着，他呢，却開始打瞌睡，但是在車子的每一次跳動和華麗雅的每一次有意的或是無意的動作時他就抬起了頭。

在暗中，出現了克拉斯諾頓的近郊建築。汽車還沒有駛到公園，在第一條水平交叉上就停了下來。沒有一個人在守護水平交叉，關木都被撬了起來，路燈也不亮。車子在木板上軋軋着，車軌發出了怪聲。

小夥子驚醒了，在那隨便套在一件鈕釦落掉的髒制服外面的短褂下的腰間摸了摸什麼東西，說道：

『從這裏我可以步行到家的……謝謝你們的好心。』

他略微站起來，華麗雅覺得在他短襖和褲子的突起的口袋裏藏着一些沉重的物件。

『我不要叫醒史巧普卡，』他又把他的笑開的眼睛挨近華麗雅，說道。『如果他醒了，請告訴他，說謝爾蓋·邱列寧(Сергей Тюленин)請他去玩。』

『我可不是郵政局，也不是電報站，』華麗雅說。

真誠的受辱之感表現在謝爾蓋·邱列寧的臉上。他是這樣的氣憤，以致找不到話來回答，他的嘴唇似乎腫得很厲害。接着他一言不發，跳出了車子，消失在黑闇中。

華麗雅突然難過起來，因為她這樣的侮辱了他。最惱人的是在她對他說了這樣的話之後，她真的已經不能把這一切告訴史巧巴而改正對這個突然出現突然消失的果敢青年的不公平態度了。這樣，她就永記住他和這對在她說了無禮的話後變得悲哀的笑開的勇敢的眼睛，和這兩片彷彿腫起來的薄薄的嘴唇。

全城都躺在黑闇中，什麼地方——無論是窗口，無論是礦場上的放行亭，無論是水平交叉——都看不見甚至是些微的閃光。在冷冷的空氣中很明顯地覺得到還在冒煙的礦洞上的熾燃着煤塊的氣味。街上看不見一個人，在礦區和鐵路支綫上聽不到熟習的勞動的喧聲又是多麼的奇怪。祇有狗在吠叫。

謝爾蓋·邱列寧用不出聲息的，迅速的貓步順着鐵路支綫走，到了

平時做市集的大空地，他繞過了空地，溜過了像蜂房一樣粘在一起的李方奇的圍着櫻桃園的暗房子，他輕輕地走近父親的房子，這所房子在同樣的泥做的，但沒有粉刷過的，覆着稻草的小屋子中間發着白色。

他不加敲叩地推開了側門，環顧了一下，就溜進了貯藏室，過了一會他已經拿着鏟子出來了，他在暗中仍能很清楚的辨別出父親的產業，再過一會就到了菜園裏，在那些沿着籬笆發着黑色的金合歡樹叢旁邊。

他在兩叢金合歡中間掘了一個很深的坑，——泥土很鬆，——從褲袋和襖袋裏摸出幾只小型手榴彈和兩柄附有子彈的勃朗寧手槍放到坑底。這些東西每一件都單獨捲在一塊破布裏，他也就是留着破布放下去的。此後他用泥土覆蓋了坑子，用雙手把泥土耙鬆，然後鋪平，使明天早晨的太陽曬乾了泥土，遮掩掉他工作的痕跡，他細心地用衣裾揩乾淨鏟子，回到了院子，把鏟子放在原處，再輕輕地敲這屋子的門。

通門斗的小屋的門門響了一下，母親——他是根據沉重的步調聽出來的——在泥土上拖着她的赤腳，走近了外門。

「誰？」她用剛醒的，驚惶的聲音問道。

「開門，」他輕輕地說。

「我的天哪！」母親輕聲地，激動地說。聽得見她那因為激動而發抖的手摸不到門環的急切聲。但是過了一會，門總算開了。

謝廖士卡跨過了門檻，在暗中感覺到母親的剛醒的身體的熟習的溫暖氣味，就抱住了這親娘的巨大的身體，並且把頭靠到她的肩頭上。他們就這樣默默地擁抱着在門斗上站了好一會。

「你到那裏去了？我們以為你也許是撤退了，也許是給打死了。大家都已經回來，可是你却不見了。你又沒有叫人帶個信，說你有什麼事情，」母親用埋怨的低音說道。

幾星期前，謝廖士卡和許多婦孺一起被調出克拉斯諾頓，到伏羅希洛夫格勒入口處去掘壕溝和建築防禦工事。所有克拉斯諾頓人都回來了已經有一個星期，可是謝廖士卡却沒有回來，並且不會叫人帶信，說他有什麼事情和在什麼地方，——母親說的就是關於這件事。

「我就擺在伏羅希洛夫格勒了，」他用原來的，慣常的聲音說道。

「輕些……你把祖父吵醒，」母親生氣地說。她叫自己的丈夫，謝廖士卡的父親，為祖父。他們有十一個孩子，已經有像謝廖士卡那樣大

的孫子了。「他就會給你吃一頓生活！……」

謝廖士卡對這一責備充耳不聞：他知道父親已經永不會給他吃生活了。父親，一個老礦工，曾在阿爾馬士車站的安寧鑛山給一輛脫節的煤車攆得幾乎死去。精力倍人的老頭子活了轉來，此後還做了不少的地上工作，但是最近幾年來他完全縮成一團了。他幾乎不能行動，甚至在坐著的時候都要在肩下放一根特製的，釘着柔軟的皮墊的拐杖，因為腰部已經完全支持不住他的身體了。

『你要吃東西嗎？』母親問。

『要的，可是沒有力氣，一直在打瞌睡。』

謝廖士卡顛起足尖，經過父親在裏面打着鼾息的客堂，走進裏面睡着他的兩個姊姊的上房，這兩個姊姊就是帶着一歲半的孩子的達莎（Даша）——她的丈夫在前綫，——和敬愛的小阿姊娜佳（Надя）。除掉她們之外，在克拉斯諾頓還有一個和家庭不住在一起的菲尼亞（Феня）和她的孩子們；她的丈夫也在前綫。至於迦夫里拉·彼得洛維奇（Гаврила Петрович）和亞力克山德拉·華西里葉芙娜（Александра Васильевна）的其餘的孩子則被生活散拋在世界上各個部份。謝廖士卡走進了裏面睡着兩個姊姊的望閣的上房，扒到了吊床，隨意拋開了自己的衣服，祇穿着一條短褲，就躺在被上睡覺，毫不顧及他已有整整一星期不曾洗過臉。

母親在泥地上拖曳着赤腳，走進了上房，一只手摸到了他的長着剛硬的捲髮的頭，另一只手則把一塊很大的，家裏剛烘製的，芳香撲鼻的麵包塞到他嘴裏。他抓住了麵包，很快地吻了吻母親的手，接着，不管疲倦，仍舊用他的銳利的眼睛興奮地望着暗中，開始貪婪地啃嚼這塊神妙的小麥麵包。

卡車上的這個姑娘多麼的不平凡啊！這樣的性格！這樣的眼睛！……但是她不歡喜他，這也是事實。如果她知道這幾天來他所經歷的，所忍受的事情哪！如果可以把這件事情同世界上即使是一個人分享哪！但是在家裏多好啊，躺在自己的床上，在習慣了的上房裏，在親人中間，嚼着這塊芳香的，家裏的，母親烘焙的小麥麵包，這多舒服啊！似乎，他一碰到床，他就會像死人一樣睡着，至少會睡上兩晝夜，但是沒有人知道他所經歷的是難以入睡的。要是那個梳着辮子的姑娘知道哪！不，

他一句話都不對她說是做得對的。鬼知道這是誰家的姑娘，她是什麼樣子的人！可能，他明天把這一切都告訴史巧普卡·薩方諾夫，順便向他打聽這個姑娘是誰。但是史巧普卡是一個多嘴的傢伙。不，他祇可以把這一切告訴維奇卡·魯基揚慶柯（Витька Лукьянченко），如果那一個沒有走的話……。但是幹麼等到明天，現在不是可以把一切都講給姊姊聽嗎！

謝廖士卡不出一聲地從吊床上跳起，到了姊姊床邊，手裏還拿着這塊麵包。

「娜佳……娜佳……」他坐到姊姊的床邊，輕輕地說，一面用手指推她的肩頭。

「啊？……什麼？……」她還沒有完全清醒地駭懼地問道。

「噓……」他把自己的不會洗過的手指放到她的唇邊。

但是她已經認出了他，快地爬起身來，用赤裸的，溫熱的雙手摟抱住他，朝他的耳朵那邊吻了一陣。

「謝廖士卡……你活着……親愛的小兄弟……你活着……」她用幸福的聲音喃喃着。她的臉看不出，但是謝廖士卡想像她的臉一定是幸福地微笑的，小小的顴骨一定因為剛醒來而顯得緋紅色的。

「娜佳！我從十三號起就不會躺下睡過，從十三號早晨直到今天晚上都一直在作戰，」他激動地說，一面在暗中嚼着麵包。

「噢，你……」娜佳輕聲叫了起來，摸了摸他的手，接着就穿着襯衣坐在床上，曲起了雙腳。

「我們的人都犧牲了，可是我却逃了出來……。在我走的時候，還不是所有的人都犧牲了，還有十五個人，可是上校說：「你去吧，你送命是沒有意思的」。他自己已經渾身是傷，臉、手、腳、背、全都包着繃帶，全都是血。他說：「死不死，對我們倒無所謂，可是你爲了什麼？」所以我就走了……。可是現在，我想他們中間已經沒有人活着了。」

「噢，你……」娜佳駭懼地輕聲說道。

「我在離開以前拿了一柄鏟子，把死人身上的武器送到維爾赫涅杜望那雅後面的小壕溝裏，——那邊有兩個小丘，左面有一叢灌木，是一塊容易記認的地方，——我取下步槍，手榴彈，手槍，子彈，把這一切都埋了然後再走。上校吻了我，說：「你記住我的名字，——索莫夫（

Сомов)。索莫夫，尼古拉·巴夫洛維奇(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等德國人去了，或是你見着我們的人的時候，你寫一封信給高爾基的軍事委員會，讓他們通知我的家人或是別人，說我已經光榮地戰死……」我說……」

謝廖士卡沉默了半響，抑制住呼吸，吃着濕潤的鹹麵包。

「噢，你……」娜佳啜泣着。

是的，她的小兄弟大概經歷了很多。她已經不記得他七歲以後有沒有哭過，——這個強頭倔腦的人。

「你怎麼碰到他們的？」她問。

「瞧，是這樣碰到的，」他又興奮起來說，把腳都癱上姊姊的床。「我們建築防禦工事還沒有結束，李西昌斯克的部隊已經撤退，佔據了這裏的防務。我們的克拉斯諾頓人都回家去了，我却向一個中尉，一個連指揮員，請求入伍。他說：「不經過團指揮員的同意我沒有辦法」。我說：請幫幫忙。我執着地請求，這時有一個軍需員支持我。戰鬥員們嬉笑着，而他——無論如何不答應。在我們爭論的時候，已經開始了德國人的砲轟，——我奔進了戰鬥員們的掩蔽處。在天黑以前他們不讓我走，他們捨不得，到了夜裏才吩咐我走，可是我祇爬出了掩蔽處，躺到壕溝後面去。早晨德國人開始進攻，我又回到壕溝裏，從一個打死的戰鬥員身上取下步槍，也像大家那樣射擊起來。這裏我們有好幾晝夜不斷的擊退了攻擊，我已經不受到任何人的驅逐了。後來上校也知道我了，他說：「我們自己又不是死囚，怎能不把你算作部隊裏的人，可是，你很可惜，你還可以活下去。」後來他笑起來，說道：「把你當作一個遊擊員吧」。這樣，我差不多同他們一起撤退到維爾赫涅杜望那雅……我看見弗里茨<sup>⊖</sup>就像看見你一樣的近，」他用可怕地抑低的囁聲說道。「我親手打死了兩個……。也許，還要多些，這兩個——我親眼看見是我打死的，」他扭歪了薄薄的嘴唇，說道。「現在我要到處殺他們這批渾蛋，除非不讓我見到，你記住我的話好了……」

娜佳知道謝廖士卡說的是真話，——殺死了兩個弗里茨並且還要殺他們都是真的。

「你會出事的，」她懼怕地說。

⊖ 弗里茨為德人普通名字，常用來代表德國人。

「比起舐他們的靴子或是望着天還是死的好。」

「哎喲，那我們怎麼辦呢！」娜佳絕望地說，想到明天，也許是今夜，會有什麼東西等着他們，她更加恐怖起來。「在我們的醫院裏有一百多個走不動的傷兵。和他們留下來的還有醫師費奧陀爾·費奧陀洛維奇（Федор Федорович）。瞧，我們在他們旁邊走的時候老是害怕，德國人要殺死他們的啊！」她憂愁地說。

「應當叫居民把他們分藏起來。你們怎麼這樣？」謝廖士卡激動起來。

「居民！現在誰知道誰過的是怎樣的生活？據說，在我們的上海那邊，有一個來歷不明的人躲在伊格那特·福明家裏，可是誰知道他是什麼人？也許是德國人派來的，預先把一切都張望定當？福明是不會藏好人的。」

伊格那特·福明是一個礦工，爲了他的工作曾經屢次受到獎，並在報紙上披露過。但是在這裏，在主要是住着礦場勞動的人——裏面有不少的史達哈諾夫工人——的村子裏却很懷疑伊格那特·福明，把他當作一個曖昧不明的人，一個向上攢爬的人。他在這裏的出現是在三十年代初，那時像在全頓巴斯一樣，在克拉斯諾頓也有許多的人出現，他們在上海居住下來。於是就有各種關於他，關於福明的謠言。娜佳說的就是關於這一點。

謝廖士卡打了個呵欠。現在，當他講定了全部的故事，吃完了麵包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是完全在家了，他想睡覺。

「你躺下，娜佳……」

「可是我現在倒睡不着。」

「我可睡得着，」謝廖士卡說，一面扒上了自己的床。

他一靠上了枕頭，他面前就浮起了卡車上那個姑娘的眼睛。「反正我要找到你的，」謝廖士卡對她說，同時微微一笑，接着他前面和他心裏的一切都遁入了暗中。

## 第十二章

讀者，如果你有充滿剛毅、大胆、對豐功偉績的渴望的老鷹的心。



但是你自己還年青，還赤着脚跑，你的脚上還生着崩拆，在你的心所嚮往的一切事物上，人家還沒有瞭解你，那麼你在生活中預備怎樣處理自己？

謝廖士卡·邱列寧是家庭裏最小的一個，他就像草原裏的草那樣長起來的。他的父親是都拉（Тула）人，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到頓巴斯來謀生，在四十年的礦洞勞動中他獲得了對自己一行的天真的，自尊的，專制的，驕矜的氣質，這種氣質，除了水手和礦工外，任何行業中人都不會賦有到這種程度的。甚至在他完全不做職工以後，他，迦夫里拉·彼得洛維奇，還一直在想他是家裏的頭腦。每天清早他把家裏所有的人都叫醒，因為照礦洞裏的老習慣，他是天還黑就醒來的，獨自一人他覺得非常乏味。不過即使他不覺得煩燥乏味，他反正仍舊要把大家吵醒的，因為咳嗽已經開始窒息他。醒來之後他就要咳嗽一個多鐘頭，他咳嗽得氣息喘喘，嘔着，吐着痰，而在他的胸口則有什麼東西在可怕地沙嘎着，唸哨着和噼噼着，像一個壞風琴上發出的聲音一樣。

此後他就整天拄着他的包着皮的角杖坐着，他骨立而瘦削，長而隆起的鼻子從前大而多肉，現在却變得這樣的尖，簡直可以用它來截書，兩頰凹陷，上長灰白的剛毛，英武的口髭有力而筆直，它們在鼻孔下面保持着原始的華麗，逐漸地分散到極稀的祇有一根毛的程度，像兩根長槍般分翹向兩旁，在非常濃密的眉毛下面的眼睛顯得褪色但又刺人。他就這樣有時坐在自己的床上，有時坐在泥屋的門檻上，有時拄着自己的拐杖坐在小車房的車轆上，他指揮大家，教訓大家，劇烈地，斷續地，威懾地，他劇咳得這樣，以致嘎聲，嘯聲和噼噼聲傳到了全上海。

當一個人還在非老年的時候就喪失了一大半的勞動力，此後則完全陷入這種情景，你倒來試試看把三個青年和八個少女總共是十一條靈魂培養起來，教以手藝，使服務於社會！

可是如果沒有亞力山德拉·華西里葉芙娜，他的妻子，奧廖爾（Орел）農村來的，在俄羅斯通常是稱為「大胆婆娘」的一個強有力的婦人——一個真正的瑪爾法·波薩德妮察（Марфа Посадница）<sup>⊖</sup>，那麼迦夫里拉·彼得洛維奇恐怕也力不勝任的。就是現在她還是結實得難以摧毀，還不知道疾病。不錯，她不識字，但是，如果需要的話，

⊖ 瑪爾法·波薩德妮察為俄國一名劇中之主角，為一堅強能幹之婦人。

她能够威嚴，也能够狡猾，能够沉默，也能够雄辯，能够兇狠，也能够慈善，能够諂媚，也能够大胆潑辣，如果有人因為無經驗而和她爭論起來，那麼很快就會認識她的顏色的。

十個年長的都已經在做事了，而最小的，謝廖士卡，雖然也在求學，可是却像草原上的草那樣長大起來：他不知道自己的衣服和鞋子，——這一切都是年長的用了之後再重製，重縫上十來遍的，他是在風吹日晒，雨淋霜澆下面鍛鍊出來的，他的腳底皮硬得像駱駝皮那樣，無論生活給他帶來多重的創傷和毀損，他身上的一切仍是像童話裏的勇士那樣霎眼間長大起來。

父親雖然對他比對其餘的孩子更多發嘆聲，嘯聲和嗷聲，但比起其餘的孩子來却也更愛他。

「多麼拚命的樣子，啊？」他躊躇滿志地說，一面撫摩着自己的可怕的口髭，「對不對，蘇爾卡（Шурка）？」蘇爾卡是他生活中的六十歲老伴，就是亞力山德拉·華西里葉芙娜。「你看，啊？什麼仗都不怕！完全像我年青的時候，啊？喀喀啾喀啾……」他又咳嗽起來，簡直咳到發狂。

你有着老鷹的心，但是你還年青，穿得很壞，你的腳上有崩拆。讀者，你在生活中怎樣處理你自己？當然，你首先要去完成一件偉蹟？但是誰個不在童年時夢想豐功偉蹟，——並非總是能够完成偉蹟的。

如果你是一個四年級的學生，你在算術課上從桌子下面放出麻雀，這並不能帶給你以光榮。校長——已經有多少次了！——請來了雙親，那就是說，六十歲的母親蘇爾卡·祖父迦夫里拉·彼得洛維奇，——由於亞力山德拉·華西里葉芙娜的創導，所有的孩子都叫他祖父，——會發着嘆聲和嗷聲，會很高興的給你一下腦刮子，但是他伸不到，祇狂舞地敲着手杖，這根手杖他甚至不能放到你的身上，因為它支撐着他的枯乾的身體。但是媽媽蘇爾卡從學校裏回來之後，就給你一頓臭打，使你在面頰和耳朵上灼痛上幾晝夜，——媽媽蘇爾卡的氣力隨着年齡祇有增加。

那麼同學們呢？同學們算得什麼！所謂光榮，祇是過眼煙雲而已。到明天你的放麻雀的偉蹟就已經被遺忘了。

夏季空閒時，可以達到這樣，使你變得最黑，最會潛水和游水，最

善於用雙手在沈木底下捉梭魚。在看見了一羣沿岸走的姑娘以後，會趕緊離開河岸，用力蹬開了斷崖絕壁，像一只黑燕般在水上掠過，接着潛入了水中，而那時姑娘們却裝出一副樣子，彷彿對她們是無所謂的，她們祇好奇地等着你鑽出水面，在水底下略微褪下短褲，而突然屁股朝上地浮了上來，這白裏透紅的屁股是你身上唯一未曾經過太陽晒的地方啊。

你體驗到剎時的滿意，因為你看見了那彷彿從岸上吹出來的，邊跑邊拍着掌的姑娘們的閃着光的緋紅腳後跟和迎風招展的衣服。你獲得了機會，可以不經意地接受和你一起在沙灘上晒太陽的同伴的讚美。不論什麼時候你都獲得小孩子的敬仰，他們會成羣的跟着你走，在各方面模倣你，服從你每一句話或是手指的動作。羅馬的凱撒時代早已過去，但是小孩子們却崇拜你。

但是這個對你當然嫌少。在一個似乎和你生活中的別的日子毫無不同的日子，你突然從學校的二層樓跳到院子裏，那裏，學校裏所有的學生都在從事普通休息時的樸素的娛樂。在躍下的時候你體驗到短短的，剎時間的刺心的滿足——也由於躍下本身，也由於野性的，非常的恐怖，同時還由於要在世界上誇耀自己的願望以及那些自一年級起至十年級止的姑娘們的絕叫。但是所有其餘的却帶給你以失望和痛苦。

同校長的談話是非常艱苦的。問題顯然是談到要把你開除出校。你被迫對校長撒野，因為你不承認有罪。校長初次親自跑到在上海的你父母的家裏。

「我要知道這個孩子的生活情況。最後，我要知道這一切的原因，」他像一個外國人般含味深長地，客氣地說。在他的聲音裏聽得出責備家長的調子。

而家長們——母親，柔軟而滾圓；雙手她真不知道往那裏放才好，因為她剛才用它們拖過爐灶裏的鐵鍋，所以手給煤焦弄得漆黑，而她身上却連可以用來揩手的胸巾都沒有，父親，極度的喪神落魄，緘口無言，他試圖靠着自己的手杖在校長面前站起，——家長們這樣的望着校長，彷彿他們真的在各方面都有罪似的。

校長走了，首先誰也不來罵你，似乎一切都與你無關了。祖父坐着，並不望着你，祇有時咳嗽着，他的口髭毫不威武，而是一個受生活極

度打擊的人的非常消沉的口髭。母親一直在屋子裏忙碌，腳底在泥地上拖曳着，一會兒在這裏，一會兒在那邊敲擊着，突然你看見，她俯身向着俄羅斯爐子的空隙，偷偷地用她的給煤煙弄黑了的，美麗的，老年的，滾圓的手揮去眼淚。他們，父親和母親的全部外貌都似乎在對他說：『你倒瞧一瞧我們，瞧一瞧，瞧一瞧我們，我們是誰，我們是那一些人！』

於是你初次發覺，你年老的爹娘久已沒有過節穿的衣服了。他們差不多整整一生沒有同孩子們共桌用餐了，他們是特別的用餐，使他們不被看見，因為他們除了黑麵包，馬鈴薯和蕎麥粥以外，什麼都不吃，祇爲了要把孩子們一個一個地養大成人，祇爲了使你，一家裏最年青的，獲得教育，長大成人。

母親的眼淚貫穿了你的心。你初次覺得父親的臉色是含有意義的，憂愁的。他所嘎聲和啾聲的毫不可笑——這是悲劇性的。

憤怒和蔑視在姊姊們的鼻翼上震抖，當她們把眼光從織物上投到你身上的時候。於是你恨父母，恨姊姊，可是夜裏你却不能入睡，受辱之感和認罪之感同時啃噬着你，你就無聲無息地用那不會洗過的手掌擦去兩行滾到你的小小的硬顴骨上的吝嗇的淚水。

這一夜以後，發覺你長大了不少。

在幾個大家沉默和責備的悲慘日子中間，你的着魔的目光看見了充滿難以想像的，寓言裏一般的豐功偉績的整個世界。

人們在水底下游行了二萬五千里，發見了新的土地；他們闖到荒島，一切都要用自己的手全新做起來；他們升到世界的最高峯；他們甚至接觸到月亮；他們同可怕的海洋裏的暴風雨鬥爭，沿着橋樑和橋架爬上那給風吹鬆的桅檣；他們乘着自己的船滑過尖銳的礁石，把一桶一桶的魚油傾向洶湧的波濤；他們乘着木筏跨海，渴得疲憊要死，口中用乾燥的，腫張的舌頭轉動着鉛彈<sup>⊖</sup>；他們挨受着沙漠的熱風，同毒蛇，虎豹，鱷魚，猛獅，巨象搏鬥並戰勝牠們，人們去做這些偉績是由於謀利，或是爲了要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更好，或是由於熱中於冒險，或是由於同志的情感，忠實的友誼，去營救陷入不幸的心愛的姑娘，否則就是完全清白無私的：爲了人類的福祉，爲了祖國的光榮，爲了科學之光——

⊖ 在沙漠或酷暑中旅行時，無以解渴，常用鉛彈或水晶卵石含在口中吮吸。

李文斯頓，亞蒙生，謝陀夫，聶維爾斯柯亦的光華能永遠在大地上閃耀。

可是人們在戰爭中完成了何等的豐功偉績啊！人們作戰了幾千年，有成千的人在戰爭中永遠揚了名。你有沒有這種運氣，生在無戰爭的時代。你生活在這種地方，上面先烈的墳墓上叢生着灰褐褐的草莽，他們拋却自己的頭顱是爲了使你生活得幸福；你生活在這種地方，上面直到今天還震響着那些偉大年代的統帥的名字。一種剛毅而感應的東西，像進軍時的歌聲一樣，在你的靈魂裏震響着，那時你就忘記了夜間的鐘聲，神遊於他們的傳記上。你要再次又再次地回向他們，在心中銘刻下這些人物的面貌，於是你就畫下他們的肖像，——不，騙人家做什麼，你是靠玻璃放在紙上的幫助，把這些肖像影畫下來，然後照你自己的理解用黑色的軟鉛筆把它們修正，爲了增強力量和印象起見，你把鉛筆吮舐得這樣，以致到工作的結尾時，你的舌頭全都變黑了，甚至用海綿也擦不掉它。這些畫像直到現在還懸在你的床上。

這些人的事業和偉績保證了你這一代的生活，永留在人類的記憶中。可是這也是些像你一樣的平常人。米哈伊爾·伏龍才（Михаил Фрунзе），克里姆·伏羅希洛夫，謝爾戈·奧爾宗尼基子（Серго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謝爾蓋·基洛夫（Сергей Киров），謝爾蓋·邱列寧……。是的，如果他來得及發揮自己的話，他，一個普通共青團員的名字也許可以同這些名字並列。他們經歷過沙皇的地下工作。他們受到追蹤，他們被關進監牢，被遣放到北方、西比利亞，但是他們數度的逃脫，數度的加入戰鬥。謝爾戈·奧爾宗尼基子從流放中逃出來。米哈伊爾·伏龍才兩次從流亡中逃出來。史大林六次從流亡中逃出來。追隨他們的起初祇有幾個人，後來有幾百個人，再後來就有幾萬個人，再後來則有幾百萬人。

謝爾蓋·邱列寧生下來的時候，已經用不着到地下工作了。他不必從什麼地方逃走，他也沒有地方可逃。他從學校的二層樓窗口跳下，照現在最後看來，這簡直是蠢事。一生中跟隨他的祇有一個維奇卡·魯基楊慶柯。

但是不能喪失希望。禁錮住北冰洋的空間的強有力的冰塊壓碎了『切柳斯金』（«Челюскин»）的胴體。這艘船的破裂聲在夜裏是可怕的，全國都聽得到。但是人們沒有死難，他們在冰上登陸。全世界都關

切他們是否能得救。他們是得救了。世界上存在着具有充滿毅力的心的人。這是些平常的，像你一樣的人。他們乘着飛機冒着風雪和嚴寒穿到遇險的人那裏，他們救出他們，把他們縛在機翼上，——這是第一批的蘇聯英雄。

奇卡洛夫（Чкалов）！他也是像你這樣的平常人，但是他的名字却像號召一樣震動全世界。橫渡北極直到美洲——這是人類的夢想！奇卡洛夫。葛洛摩夫（Громов）。還有冰原上的巴巴寧（Папанин）們呢？

生活，充滿夢想和日常勞動的生活，就是這樣進行的。

在全部蘇聯的土地上，在克拉斯諾頓本城，有着不少像你一樣，標有豐功偉績和光榮的平常人，——這樣的人，關於他們，從前書裏並不會描寫過。在頓巴斯，而且不僅在頓巴斯，每一個人都知道尼基達·伊淑托夫（Никита Изотов），史達哈諾夫（Стаханов）的名字。每一個少年先鋒團團員都說得出，誰是巴莎·安格琳娜（Паша Ангелина），誰是克里伏諾斯（Кривонос），誰是馬卡爾·馬薩（Макар Мазай）。所有的人對他們都很尊敬。父親總是請他讀報紙上說到這些人的地方給他聽，過後就長久地，不知為何地發着嘆聲和噁聲，顯然，他心裏覺得很痛苦，因為他老了，他給火車碾成殘廢了。是的，他，迦夫里拉·邱列寧，『祖父』，一生中在自己的雙肩上承受了很多的勞動，謝廖士卡明白他——祖父——是多麼的痛苦，因為他現在已經不能挺身排入這些人的隊列了。

這些人的光榮——這是真正的光榮。但是謝廖士卡還年青，應當學習。這一切都要在後來，在成人的生活裏臨到他身上。可是爲了完成像奇卡洛夫或是葛洛摩夫那樣的偉績，他完全已經成熟了。糟的是，世界上祇有他一人明白這一點，此外就沒有別人了。在人類之間，懷着這一感覺的他是孤獨的。有時他甚至在自己身上捕捉到這種目光：這個手脚靈活的少年不要把手伸到我的口袋裏來？

戰爭所遇見的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一次又一次地試圖進入專門軍事學校，——他要做一個飛行員。他沒有被接受。

所有的學生都去做田野工作了，而中心受傷的他則到礦洞裏去工作。過了兩個星期他已經能夠站起來開鑿，和成人們同樣的採煤了。

他自己不知道，在人家的意見中他已經達到了這麼多。他從升降機裏出來的時候是黑黢不堪的，祇有光亮的眼睛和潔白的小小的牙齒在他的黑臉上閃閃發光；他和成人們一起走，也是那麼威勢地，搖搖擺擺地，他去洗蓮蓬頭浴，他像父親那樣噘着鼻，咂着嘴，在他不慌不忙地走到家的時候已經是赤着腳的了：他的鞋子是公家的。

他回來很遲，大家都已經用過飯，——是單獨給他吃的。他是一個成年人，男子漢，工作人員。亞力山德拉·華西里葉芙娜從爐灶上取出裝着菜湯的鐵鍋，直接從鐵鍋上替他倒了滿滿的一罐，這鐵鍋她是襯着一塊破布用那雙滾圓的手擎着的。蒸氣從菜湯上升起，家製的小麥麵包還從來沒有這樣美味過。父親望着兒子，他的銳利的褪色的眼睛在濃眉下閃着光，口髭抖動着。他不發噁聲，也不咳嗽，他鎮靜地同兒子交談，像同一個工作人員交談一樣。一切都使父親感覺興趣：礦洞裏的事情怎樣進行，誰開採了多少？父親詢問着工具，也詢問着制服。他談論着地平綫，水平坑道，鎔岩，開鑿場，礦井，像談論自己家裏的房間，角落，貯藏室一樣。老頭子實際上差不多在區裏所有的礦洞裏工作過，而在已經不能工作之後，就向他的同伴打聽各種事情。他知道工作是在那一方面，如何順利的進行，他能够一面用長長的骨立的手指在空中描畫着，一面向任何人解釋地下工作的分配以及那邊地下所做的一切。

冬天從學校裏出來之後，謝廖士卡甚至不吃一點東西就奔去看朋友——砲兵，工兵，或是地雷工兵，或是飛行員；在夜裏十二點鐘的時候他才帶着粘攏的眼驗準備功課，而在早晨五點鐘却已經在靶子場了，那裏，值日的軍曹教他——和戰鬥員一起——用步槍或是手提機關槍射擊。他確實並不比任何一個戰鬥員射得壞，無論是用步槍，或是用七輪手槍和毛瑟槍，或是用傑克佳廖夫式的手槍；他也投擲手榴彈和燃料瓶，他會掘壕溝，他自己會埋地雷和清除地雷，他知道世界各國的飛機構造，他能够使飛機上的炸彈不爆炸，——和他一起做這一切的還有維奇卡·魯基揚慶柯。維奇卡是被他到處拖着跑的，而同他的關係則正像謝廖士卡自己對謝爾戈·奧爾宗尼基子或是謝爾蓋·基洛夫的關係。

今年春天他還做了一個最拚命的企圖，已經不是要進為青年而設的專門學校，而是要進真正的，成人的航空學校了。他又遭到了失敗。那邊告訴他，說他太年青，明年再去吧。

是的，這是一個可怕的失敗——代替了航空學校却到伏羅希洛夫格勒去建築防禦工事。但是他已經決定，他決不回家。

爲了使他列入部隊的名單裏，他曾化了多少的心計，用了多少的方法啊！他連那些計謀和卑顏屈膝的動作——通過它們他才得進去——的百分之一都不告訴娜佳。現在他才知道戰鬥是什麼，死亡是什麼，恐懼是什麼。

謝廖士卡睡得這樣的熟，甚至父親清晨的咳嗆都不會吵醒他。他醒來的時候，太陽已經很高了；上房裏的百葉窗關着，但他總是可以根據百葉窗縫裏進來的金光帶條如何分佈在上房的長方地板和物件上，而知道是什麼時候。他一醒來就馬上明白德國人還沒有來。

他走到院子裏洗臉，看見了坐在踏板上的祖父和離開祖父不遠的維奇卡·魯基楊慶柯。母親已經在菜園裏，姊姊們早已去做事了。

『啊哈！你好，戰士！安尼卡！哈—哈—哈……』祖父向他問候道。『活着嗎？現在這時世這是最重要的。嘿—嘿！你的好朋友一清早就來等你醒來。』祖父非常親切地朝維奇卡·魯基楊慶柯那邊動了動口鬆，那一個正順從地，嚴肅地用那對黝黑的天鵝絨般柔軟的眼睛望着他的胆大包天的友人的顴骨很小的，睡腫了的，但已經充滿工作的渴望的臉孔。『你的好朋友真好，』祖父繼續說下去。『每天早晨，天一亮，他就已經在這裏了：「謝廖士卡來了嗎？謝廖士卡回來了嗎？」謝廖士卡對他……哈—哈……簡直就是黑暗中的一綫光明！』祖父躊躇滿志地說。

友情的忠實就這樣由祖父的嘴巴加以證實了。

他們倆都曾經在伏羅希洛夫格勒做掘土工作，完全服從自己的友人的維奇卡要同他一起留下來加入軍隊。但是謝廖士卡強使他回家——倒並非因爲他憐惜維奇卡和他的父母，而是因爲他深信他們不僅不能雙雙進入軍隊，而且維奇卡的在場反而要妨礙他謝廖士卡的進入軍隊。所以維奇卡，被他專制的同伴欺侮和凌辱了之後，就不得不離開。他不僅被迫離開——而且被迫起誓，說他無論對他的父母，無論對謝廖士卡的父母——總之是對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不洩露謝廖士卡的計劃：這是謝廖士卡的自尊心所要求的，以防萬一失利。

根據祖父所說的，顯然維奇卡是守信的。



謝廖士卡和維奇卡·魯基揚慶柯坐在泥屋背後長滿蘆葦的隸溪的岸上，在溪後是一片牧場，而牧場後面則是不久前興建的，還沒有用過的礦場浴堂的大而孤獨的建築。他們坐在峽谷的邊上，抽着煙，交換着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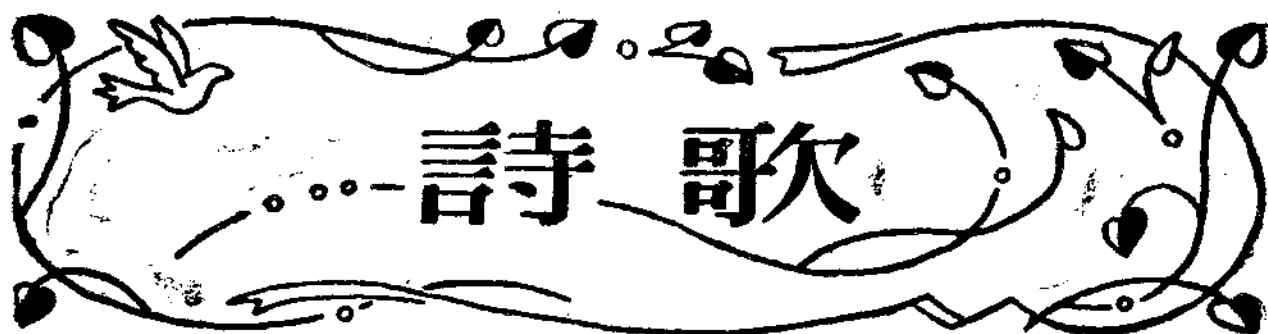
從他們的同學中——他們倆是在以伏羅希洛夫命名的學校裏求學的——，留在城裏的還有托里亞·奧爾洛夫，伏洛佳·奧西摩與和劉勃卡·謝夫卓娃，後者根據維奇卡的說法是在過着與她不相稱的生活：她什麼地方都不去，什麼地方也看不見她。劉勃卡·謝夫卓娃也是在以伏羅希洛夫命名的學校裏求學的，但是還在戰前就離開了學校，祇讀完了七年級：她決定做一個藝人，她到區裏的戲院和俱樂部裏去獻唱和獻舞。劉勃卡留在城裏這件事對謝廖士卡說來是特別的舒適：劉勃卡是一個拚命的姑娘，是一個同道。劉勃卡·謝夫卓娃是穿了裙子的謝爾蓋·邱列寧。

維奇卡還湊着耳朵把他已經知道的事情告知謝廖士卡：伊格那特·福明那裏藏着一個陌生人，上海所有的人都在大傷腦筋猜想這個人是誰，他們都怕這個人。而在謝尼亞基區，那邊有軍器庫的地方，在完全露天的地窖裏，還留着幾十瓶大概在匆忙中遺棄的燃燒瓶。

維奇卡怯怯地暗示，要是把這些瓶子藏起來倒是很不錯的，但是謝廖士卡突然記起什麼事情，把臉色一正，說他們倆應當趕快到軍事醫院裏去。

（本章完，全文待續）

（水 夫譯）



阿威梯克·伊薩克揚  
( Аветик Исаакян )

## 得獎詩六首

( ШЕСТЬ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ИСААКЯНА )

阿威梯克·伊薩克揚是位亞美尼亞的老詩人，今年已是七十一歲的高齡了，他的詩歌不僅多年來傳誦在亞美尼亞人民的嘴上，同時還越出了它的疆界，普遍到蘇聯各地。伊薩克揚生於一八七五年，童年都是在鄉村中消磨掉的。他的母親教他學會了摯愛勞動人民，摯愛自己的祖國，這也正是他的詩歌永遠和人民的聲音相融合的原因。他十一二歲時就開始寫詩，一八九三年後到外國去讀書，因為反對沙皇暴政，經常過着監禁、亡命和被放逐的生活，這樣直到一九三九年方才返還故鄉。俄國大詩人亞歷山大·勃洛克曾譯過他的詩，並對他的詩作過最高的評價，認為『伊薩克揚是位頭等的詩人，也許，這樣的一個光輝的天才，就是在全歐洲也沒有』。

今年六月間，伊薩克揚以『獻給我的祖國』、『獻給偉大的史大林』、『作戰的號召』、『我的心呀在高山之巔』及『永遠紀念柴吉揚』等詩，得到一九四五年史大林文藝獎金的頭等獎（十萬盧布），現特將這些詩介紹於此。關於伊薩克揚的詩歌創造，請再參閱本期『評介』欄中的彭科夫斯基一文。

## 獻給我的祖國

(МОЕЙ РОДИНЕ)

我緊偎着奇美的、高地的、綠色的、  
藍滿了春天的玫瑰花的山坡；  
我傾聽着那吹起田野裏的麥浪的  
母親的、深沈的呼吸。

你用美麗的語言魅惑着我，  
你用愛戀的呼聲召喚着我。  
我看見你那樣新鮮，那樣明亮，  
還又帶着遠古的永恆之美的特色。

哦，母親！你的未來，正像閃電一樣，  
強烈而明麗地閃耀在我的眼前。  
亞美尼亞，你充滿了永恆的青春之力，  
你充滿了愉快而親切的語言的驕傲的音響！

一九三五年作於巴黎

俄譯者傑爾若文(В. Державин)

## 獻給偉大的史大林<sup>⊖</sup>

(ВЕЛИКОМУ СТАЛИНУ)

你舉起了歷史的威嚴和懲罰的利劍，  
在世界的一切虛偽之上，在悲哀的大地之上。  
你善於用你火般的語言，燃燒起  
各民族心中的神聖的戰鬥的火光。

大海騷動起來了，大海和大海合流着，  
你把各族的人民團結成爲一個統一的人民，  
你領導他們，走向那閃着自由與真理之曙光的地方，  
在那兒，新世界爲全民的幸福將鮮花開放。

戰爭的血流又重新奔騰，  
嘶叫的鐵馬在耕着灰燼，  
但是在人民的意志之前，一切的風暴都應該靜息，  
而世界的未來，就握在你鋼鐵的手上。

幸福之國度的疆界永不可侵犯，  
你把我們的祖國，從勝利引導向勝利。  
你這位偉大事業的偉大和賢明的領導者呀，  
願你的生命，像太陽一樣地明亮、久長！

一九三九年

俄譯者沈克維奇 (М. Зенкович)

⊖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史大林的六十誕辰，此詩是呈獻給史大林的。

『戰爭的血流又重新奔騰』，想係指當年秋季開始的德波戰爭，波蘭戰敗後，西烏克蘭及西與俄羅斯人民得到解放，加入了蘇聯。



榮獲一九四五年史大林文藝獎  
金一等獎的蘇聯詩人伊薩克揚

——沙里揚(М. Сарьян)作

## 獻給我的祖國

(МОЕЙ РОДИНЕ)

我站在波動着的田野的堤岸上

沈思着，靜默着。

這是你嗎，我驕傲的國家，

曾經被遊牧羣的洪流所淹沒，

曾經被數不盡的有如雨注的箭矢所射擊，

曾經被千萬支戈矛所穿透？

在各民族歷史的河流的石路上

你躺着，你成許多世紀地被磨折，

被馬的鐵蹄所踐踏。

還有那異族的鷹鷲，

爲了要把你撕得粉碎，

會用尖嘴在你的山岩上狂烈地磨啄過！

數不盡的日子，

數不盡的年代都流過去了，——我的故鄉，

你又重新歡騰、百花怒放。

在屋頂上，又重新平靜地飄起炊烟，

在那兒，母親愉快地搖着我睡眠，

賦給我意識，

還讓我的心靈充滿了祖國有力的語言的音響。

讓你的兒子們永遠駕着鐵犁

耕種你那片遠久的黑土地吧，  
讓歌者們來歌頌  
你的愛，你的花——這我們先祖們的國度吧！  
還有你，我心愛的永遠年青的語言，  
——你那樣遠久，那樣偉大，——  
將在奇美的歌聲中，永遠響着，響着，響着！

一九四〇年

俄譯者傑爾若文

## 作戰的號召

(БРАННЫЙ КЛИЧ)

黃昏和烏雲；陰鬱的黃昏，  
風在吼叫着，那狂暴的風呀，  
它從敵人的國度吹到我們這兒來，  
它刮過了草原和田野。  
威嚴的巨浪在大海裏喧騰，  
船隻在鐵錨間搖擺。

喂，自由的瑪西斯<sup>⊖</sup>，你在歷史的長夜中昇起！  
你的峯巔是腳踏不到的。  
你用威嚴的閃電鑄造利劍，  
再用利劍去擊敗敵人！

---

⊖ 亞美尼亞阿拉拉特山(Арапат)的古名。

武士們！光榮的祖國之子，  
蘇維埃國家的勇敢的人們！  
愛自由的人民，  
前進，作戰！  
風息了，水平了，  
但你們要曉得，只有敵人永不睡眠！  
他一分鐘都不放過，  
他正給我們帶來鎖鍊和沈重的脚梏，  
他羨嫉的眼光裏充滿了貪吝，  
他為我們的國家安排好恥辱和滅亡。

喂，武士們，注意！  
大家都在哨崗上嗎？大家都不再睡眠嗎？  
拿起武器來！  
武士，充滿着意志，  
充滿着敵意，復仇，  
憎恨和蔑視！  
巨人們，進攻！  
在激怒的狂熱中向前急馳！  
沿着森林和田野向前急馳，  
旗子正指着我們的道路，  
那走向不朽的光榮的英雄之路！  
你們在祖國的森林中長大，  
把敵人從森林裏趕出去——  
趕出草原、峽谷和耕地！



撲滅敵人的蠻族！  
我們，像瑪西斯山的峻崖一樣的，  
永遠攻不破的、強大的、  
自由的祖國，將永生不朽！  
弟兄們，走上戰鬥的疆場！  
子彈是傷害不了那勇敢的人。

一九四一年

俄譯者馬爾（С. Мар）

## 我的心呀在高山之巔

（СЕРДЦЕ МОЕ НА ВЕРШИНАХ ГОР）

我的心呀在高山之巔，  
和鷹鷲們翱翔在一起，在那親切自由的地方；  
宅和烏雲，同在威嚴的空曠中，  
激怒地打着閃電，響着巨雷。  
哦，戰士們，我的心和你們在一起，  
死亡決不敢刺穿你們的心膛。  
勇士們，我歌頌你們，  
我祝福你們光輝的旅程。  
人民遣派你們去創造偉蹟，  
你們和武器同拿在手中的  
那就是永不會熄滅的自由的火炬！  
把敵人消滅成灰燼！

風暴，急馳過去，爆發成爲雷雨吧，  
從人類洗刷清那些腐物和污泥！  
我們不朽的思想，展開雙翅，  
飛得更高吧，飛向太陽！  
風暴，閃耀着和爆發成爲雷雨！

一九四一年

俄譯者沈克維奇

## 永遠紀念柴吉揚

(ВЕЧНОЙ ПАМЯТИ С. Г. ЗАГИЯНА)

你和同志們一同去作戰，  
正像閃電一樣，你刺穿了敵人的心，  
最後在神聖鬥爭的旗幟之下，  
以一個勇者死在光榮的戰場上。

在亞美尼亞，在這曾經給了你這個兒子  
以威力和意志的國家裏，  
你是活在每一個人的心中，正像在自己的家中一樣，  
每個人都向你在向你低頭致敬。

你的額頭冠蓋着光榮，  
你在歷史的篇頁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跡，  
而那些低垂的頭，現在都抬起來，  
因爲你的光榮而感到驕傲。  
你用鐵的巨手，把我們的盛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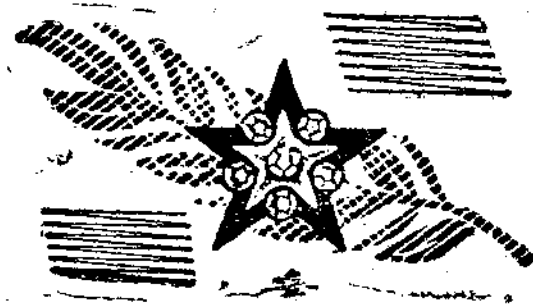
我們的復仇和熱情，帶進神聖的戰爭●  
你消滅了那些野蠻人，並且還成了  
阻在他們道路上的障礙和盾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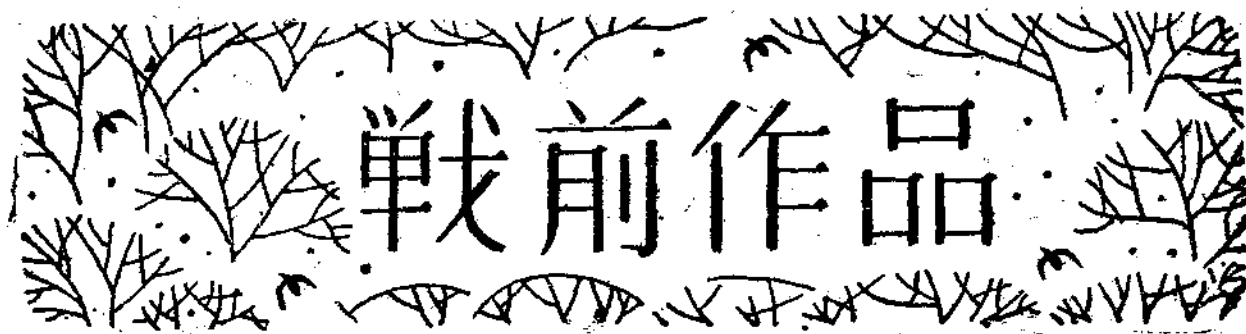
安眠吧……光榮覆蓋了你流過的血！  
新的英雄們正跟在你後面繼續前進。  
亞美尼亞會重新開花繁榮，  
你的墳地上也將披滿了玫瑰的花朵。

一九四三年

俄譯者阿桑諾夫（Н. Асанов）

（戈寶權譯）





# 戰前作品

費 定  
(Н. Федин)

## 城 與 年

( ГОРОДА И ГОДЫ )

### 小說收場的那一年

#### 演 說

「親愛的鄰居們，最仁善的居民們，可尊敬的公民們！我從窗子裏伸出身來，預先考慮好了的對大家講一點話：親愛的鄰居們，我苦悶得很，可尊的公民們，愁苦在裂着我的心，我的心乾枯了，牠好像螺絲錐似的，好像烈日下的檸檬皮似的捲起來了。」

「可尊敬的居民們！院裏是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了，這是對的。」

「在我面前有八十五個窗子，除了樓梯上的兩個，地下室的一個，戰前油漆匠在牆上很講究的畫的一個，以及諸位可以分辨出來我的上半截身子從那兒伸出來的一個不計外，在我面前有八十五個窗子。」

「我本可以把這每一個窗子告訴諸位，可是我曉得諸位將不聽我的

。因此，我請諸位把自己的視線只訂到下邊的那個窗子，那兒搭着柳條布的鴨絨褥子，清晨的時候，一位紅手女主人，拚命的用步槍探條抽着牠。還請諸位再注視着靠右邊的那一個窗子，提琴聲從早到晚都從那兒傳送着；還請諸位注視着樓頂下最高的那一一個窗子，留聲機不絕的在那兒放着小調；還請諸位再注視着一直對着我的那一一個窗子，那樣鮮明的用油灰抵了抵：明天要油漆牠呢。

「可尊敬的公民們！共和國究竟不是一個壞玩藝。在共和國裏可以把鴨絨褥子抽一抽，把牠在太陽地裏吹吹風，不怕被人偷去，而晚上只剩一床褥子套來鋪床的。在共和國裏可以有音樂的聽覺和學彈二弦琴。很顯然的，留聲機片裏反映不出國家的政體。末了，共和國比較容易知道用油漆窗框好好的來防風雨。

「親愛的鄰居們！我們院子裏的這八十五個窗子中，沒有用包着乾酪和香腸的紙包，沒有用裝着酸乳精和凝乳的罐子，小鍋，牛奶罐子，牛油盒子以及油綠的葱和鮮紅的蘿蔔點綴着的只有我這一個窗子，值得不值得提一提牠呢。甚至連那同小窗門一樣大的靠邊的樓頂上的窗子，比起我這滿佈着蜘蛛網，神聖不可侵犯的保存着我那可敬的女房東的不十分俏皮的貓蹄印的空窗台，也要講究得多了。

「現在是白夜的時候了，白天汗濕透了的夏季，在我們院裏休息起來了。八十五個窗子大開了。我利用這機會，對諸位——對唱留聲機的先生，也對你，對晒鴨絨褥子的鄰居，也對你們，對那些小鍋，牛油盒子，罐子和蘿蔔的所有者，——對那把頭伸到外面，聽着我這有力的嗓音的人，對諸位演講一番。

「呵，你們別害怕吧；我的演講不冗長的。我想對諸位提供一個問題，總共只提一個問題就完了。

「最仁善的居民們，可尊貴的公民們！在院裏是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了，這是不錯的。這是不錯的，因為我們吃着酸乳精和凝乳，學彈提琴和晒鴨絨褥子。這是不錯的，因為以上所舉的營生，獨少社會主義的氣味，可是共和國並不反對他們。可尊敬的公民們，你們覺得對不對呢……」

演講到這兒，在隔壁的石頭院子裏，有一聲彈性的叫喊，衝到這顫動的牆壁裏：

「安得列！」

穿着小衫，胸前的鈕扣開着的那個人，停止演說了，向那喊聲起的地方望了一下。後來，他突然退到房間的深處，又跑到窗子跟前，伸出了半截身子，用遲鈍的聲音問道：

「那一號房間？」

「咱們到街上見吧！」聲音好像沉到井裏似的。

照舊不扣鈕子，蓬頭亂髮的安得列，從室內跑出去了。

女房東隨後把門鎖起來，向院裏望了一下，向八十五個窗子瞟了一眼，抖顫的嘴唇嚶嚶道：

「我早就想着他發瘋了！呵，這真怕人！」

## 書 信

我的親愛的。

我又給你寫起信來了，而且我又不曉得應該說什麼。

我最怕的是你一認出來是我的筆跡，你就把信撕了呵。

或者，不。我最怕的是給死人寫信。你是死了的人。我不是這樣表示的。你已經死了，而我在給你寫信的。

瑪麗，我的小寶貝，有一件事我明白了。從前有好多事情我覺得都是明白的，你記得嗎？現在有一件事情：我需要同我並排坐到一起，有頭有緒的把一切都說一說。我似乎不能夠把一切都有頭有緒的想起來。有一件事情是明白的，就是如果你聽了我的話，那一切我將都會明白的，而你也不會再像兩年前似的大叫起來了。那時你叫得多厲害呵，瑪麗……

我有點鬧糊塗了。

別忙，我在室內走一走，想想怎樣更單純的把最要緊的說出來，瑪麗……

是的。我覺得，如果說出來，你一定會明白我的……或者不，最初談這件事吧。

一切的混亂（如果不是這的話，我想我一定會找點力量來好好兒寫一封信呢），一切的混亂，都是由於我決定了……瑪麗，我不知道我怎

麼了！我要去找你的。我決定了。我再不能夠了。反正一個樣。我要把耳朵塞起來跑了，讓大家都嘍哭，死亡吧，儘他們去吧！我應當去找你的。

古爾特是一個真正的人。今天真是出其不意的我在彼得堡碰見他了。他負責把我帶出去，就是幫助我。他按着口音把我認出來了，雖然這當時是在很奇怪的情況裏。總之，我的情況糟得很。古爾特馬上就說我應當換一換氣候。當然，我一個字也沒有提及說我想見你。關於換氣候的問題，我答應了。瑪麗，當人家提到氣候，提到神經的時候，我有點好笑。雖然我非常疲倦了。可是古爾特却毫不知倦呢。

事情是……

我把前段再讀了一遍。這就是我的故事。我想起我冬天的時候，遇見了一隻狗，牠用前掌在鎖起來的門上亂抓着。那狗的主人是睡了呢，或者是不願意開門：當時是風雪飛揚。我走到門跟前，看見被踏的雪地上，有狗掌的紅血印。狗在抓着門，把自己的蹄掌也弄得血紅了。

牠不能明白在這世界上完全是用不着的了。

這我是明白的。就是，是說我……

六月十三日早晨。

古爾特今天早晨到我家裏來過。我們完全約好了。我要去找你了，瑪麗！

他去了以後，我安心了。他有很好的手，肩，口。他在我這兒時候，這房間都含有一種意義。桌子，床，窗子，即刻都令我生一種快感，而對我都成了有用的了。古爾特是很有組織的一個人。我把昨天所寫的重讀了一遍。我寄給你：你看我現在成了什麼樣子了。那兒關於狗的問題是不錯的。

自然，我對不起你。可是我並不認爲你覺得罪大惡極的是反對你，反對我們那是我的罪。

我真正需要弄出一個什麼頭緒來。我心裏一切都鬧亂了。我不曉得究竟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候我不可糾正的迷了路，或者是撒了謊，或者是失錯了。在最後一次事變裏（即在你未到此地來以前及後來失蹤以後——因爲過後再沒有任何事變發生）我找不到聯繫來。或許這就是的。這幾年來，真是糾纏不清的一團亂絲呵。

我一生都盡力的想站到中心裏。你明白，我想叫世界上的一切事件都發生在我的週圍。可是永遠總是都把我沖開，把我沖到一邊去。

白流血的呵。

我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可是開頭還要說兩句話。不久以前，我會奔走過什麼文件。人家問我道：你的職業是什麼？我答不上來。我忽然想起來：從前我打算幹那一種職業呢？我迷了心，結果弄得很糊塗。

你曉得，我時時刻刻怕忘了自己的思想，怕迷了心。

我走過了勸業場。往什麼大門裏望了一眼。城塞似的厚牆，入到地裏邊。倉庫的門上，是生鏽的鎖。而滿院裏是藜，蕁麻，牛蒡，鐵箍，瓦礫。真是滿目荒涼呵。

我苦悶起來了。事不隨心。這是多麼惱人而無聊呵。我想着什麼總的結局。我的手都冰冷了。

可是我總是還……總而言之，我沒有停止抓……

在近幾天來，有一個朋友，在莫斯科附近，從波克朗山上，指給我看了一座新的無線電台。這是在革命期間建造的。牠最初倒塌了，重新又把牠建了起來。咬着嘴唇，手中握着手槍，用不中用的工具把牠建起來了。牠的電波達到美國。

「你曉得，」我的朋友告訴我說，「我們現在要建一座電台，牠的電波要環繞整個地球。莫斯科發電——莫斯科收電。」

環繞全世界。

我那時想着，這是糊塗事。可是我即刻對他臉一望……

總而言之，我不去抓了……

這是徒勞無益，徒勞無益的，去他的吧！好心腸，愛情，希望——這一切都太少了。其次——這也是完全用不着的。要吃要喝，用不着好心腸，也用不着愛情。實際上，這些人所作的，不出他們的本性所應當作的。他們在腳下什麼也看不見，他們永遠是向前，向上。他們如此緊張，彷彿他們不是人，而是感應圈，是電學上的感應錢輪似的。如果對他們說什麼生鏽的鎖，藜和瓦礫，他們一點也不明白呢。他們是在中心呢，大概是在圈子的中心呢。

有一種思想在刺着我的心，就是我是在給死人寫信的。如果是這樣



• 我把你復活起來，叫你們明白我不是撒謊的。  
我的錯是在乎我不是一個詭計多端的人。  
你應該明白我，瑪麗。

——安得列。

### 移 案 的 方 式

委員會是由七個人組成的。他們統統都凝神注視着說話的人，甚至連書記也每分鐘都停止了速記，小小的皺紋，在額顛上收成一個三角形，好像要細聽着那應該在這房間以外所發生的事。主席的位置上，坐着一個面色好像玻璃似的人戴着厚眼鏡，當古爾特講話的時候，這眼鏡的焦點，連一下兒也不會移動。

古爾特正對玻璃色面孔的人站着，拳頭支到桌子上，在每一句話的末尾，都把頭簡短的搖一搖。他很流暢的說着，彷彿讀書似的，他的話也是書本上的話。他的上嘴唇上，出現着小小的汗珠。

「我概括的說吧，」他說道。

「這一個人當他對我認罪的時候起，就處在精神墮落的狀態裏了。據我所能觀察的，他的智力也紊亂了。我知道所有這一切，都是他的私生活受了嚴重震動的結果。因此，我對於他的自白，非常慎重。可是我習慣了客觀的思索以及按照理智的結論去行動。我的記憶把我在塞米都同這人歷次的會見，與侯爵有關聯的他的私生活的事實，最後，侯爵在莫斯科德國蘇維埃的失蹤情形，都徹底整理起來。事實發展的經過，同最近一次他散步的時候，所告訴我的詳情，都完全符合。他並且告訴我，他打算尋找侯爵，因為這是曉得他愛人的唯一的一個人。無疑的：由於個人的動機，他救了我們敵人的命，而且把我們大家所效力的那種事業出賣了。作為一個人來說，他是我所憎恨的，作為一個朋友來說（他從前是我的朋友），他是我所痛惡的。我把他打死了。第二天我就調查出來了侯爵。他的確安全的到了畢鉛夫斯堡附近的自己的城堡裏，這失敗的冒險家，只好拿德國名畫家的作品作投機，量力去為本國藝術服務去了。錯誤是沒有的。警察認為兇殺案完全含着刑事的目的是。在本案未向委員會報告以前，我沒有必要來駁斥這種說法。我謹受判決。」

古爾特說完了，他彷彿把讀完了一部書，撲通一聲合起來似的。玻璃似的面孔轉過來，依次對着開會的人們：

「沒有問題嗎？……古同志，請你勞駕退席吧。」

古爾特出去了。在隔壁房間裏，他用手帕拭了拭臉，吸着香烟，更方便的坐到安樂椅上，等候着。一縷縷的青煙，結成一個一個的環圈，在屋子中間擺動着。在那兒現出了人嘴，彎曲的五個手指，慢慢兒從腰下邊翻轉過來，手指上生出胳膊，肘子在彎着，向古爾特伸去。

「糊塗了！」他叫了一聲，用力對青煙吹了一下。一縷縷的青煙，順着氣流，形成一個漏斗狀就消失了。

「古同志！」

七個人照樣坐在桌邊。主席把眼鏡對着書記望了一下。那位就把四方方的一塊紙，拿到臉跟前讀道：

……聽了古同志報告以後，一致議決：認該同志所採手段，實屬正確，本案不入紀錄，速記稿銷毀，依次討論其他問題。

書記把紙一疊兩摺，把牠撕碎了。

「你請坐吧，同志，」主席說。

古爾特把椅子往跟前挪了一點。他平心靜氣的，隨隨便便的，好像對他所聽到這一聲讓坐毫不疑惑似的。

## 一九一九年的第一章

### 彼 得 堡

人要想在都市裏邊就好像守林人在森林裏邊那樣的話，那他就必須好久的過着沒有天，沒有直而闊的風的生活，必須生長在擠得案上鐵柱子中間，在鐵樓梯和柏油路上去度過自己的童年。

腳曉得什麼時候牠下邊是鐵軌，什麼時候是朽木磚，什麼時候是滑而且響的水門汀。耳朵也曉得雨水從頂上落到什麼地方，以及那突如其來的暴風，襲擊了什麼東西。

都市對於他，就好像森林對於守林人似的那樣的人，是用不着燈光的。他記得每一個轉角，知道一切街道，以及一切舊的，新的，拆作柴燒的，封閉了的，荒廢了的和未落成的房子。

特別是未落成的房子。這樣房子跟前的籬牆，早就無影無蹤了。可是這些停工的磚質骨架中間，兀立着殘餘的木樁，一半被碎石蓋着的木柱在亂堆着，或者上邊釘着木十字架的沒有拔去的木竿。

這些木樁，木柱和十字架，都無礙於令人回想起新紀元的第三年<sup>⊖</sup>。

在新紀元三年的十月底，晦暗籠罩了彼得堡。潮濕的斜風，呼呼的把晦暗從西北吹來。

彼得堡的鐵屑，颼颼的剝落着，鐵屑在屋頂上擊得亂響着，沙沙的落到石街底上。

下邊好像在隧道裏似的，是一片漆黑。

房子都死絕了，房子都坍塌了，房子沒有了。沒有眼睛的隧道的濕壁，在晦暗裏交錯着，伸展着。

鐵屑帶着呼嘯的聲音，沿着沒有眼睛的隧道的濕牆和牠的石底上飛舞着。斜風揉着這一座石城，把一片片的舊皮剝下去，扔到那潮濕的晦暗裏。

汽車的白色的猴掌，在那死的冒着冷氣的隧道壁上亂抓着，來去匆匆的消失了。只有汽車的笛聲，好像臨死的胡狼似的在悲鳴。

同那砌隧道的石頭一點也沒有分別的一個人，被風驅着，摸索着轉角和突出部分，在水潭裏輕快的滑着。他同那黑牆溶成了一體，彷彿入到大門裏似的。摸索着登到滑溜溜的土堆上。下到坑裏。鑽到窄得好像墓坑似的走廊裏。鋪房頂的破鐵葉，在他頭頂的石頭上，不緊不慢的擊着。

那人從兜裏掏出一張報紙來，鋪到肩和胸上，在走廊的轉角裏，摸索到要背的東西，背到身上，謹慎小心的向回爬着。

經過了走廊，坑，土堆，穿過了隧道的潮濕的黑牆，通過了潮濕的晦暗，被風驅着，在水潭裏滑着，向前走去了。

⊖ 新紀元即一九一七年之十月革命，新紀元的第三年，即本章所寫之一九一九年。

都市對於他，就好像森林對於守林人似的那樣的人，是用不着燈光的。

那人找到了大門，房門，樓梯，又一道門。在那兒把背的東西從肩上放下來，掏出了一把鑰匙，第二把——法國鑰匙，第三把很長的，中間有鉸鏈的——工程師杜克斯所發明的鑰匙，——依次把鎖都開了。

到廚房裏把「經濟燈」（一禮拜點半磅洋油）燃起來，脫了衣服。用手指量了量：這一根柱子，每段八吋長，可以鋸四段，每段破成一，二，三……——得八根劈柴。兩根八吋長的劈柴——煮一壺咖啡。共用十六次。這很好。

「鬼曉得這樣惱人的生活還拖延多久呢。十六次……」

當把柱子翻轉過來的時候——上邊有一張字。用褐色的麵糊平平正正的貼着。字用複寫鉛筆寫的。字跡浮散了：

代勞動學校各年級補習德法文。  
收費公道。  
地址：彼得工廠街十七號，第三號房間。  
本處縫補襪子。  
並出售家兔。

他搖了搖頭，高聲說：

「知識份子流落到什麼地步了！呵？」

把柱子拿去放到貯藏室裏。

開了壁櫥。把破布片從盛黍子的罐子裏掏出來。把黍子從紙袋裏倒到罐子裏，用破布片蓋起來。罐子上放了一個好像小圓麵包似的圓圓的鵝卵石。

「耗子呵。壞蛋東西。」

把鐵爐子生着。把水燒開，把黍子下到鍋裏——煮起來。用開水把盛湯的鍋和盤子洗了洗。過後，用麻筋和硬磚把水管下的排水槽洗了洗。把襯衣的袖子挽到肘子上。把傅倫奇式的上衣脫了。當起了一股焦臭氣的時候，他就停止了洗水槽，抓起刀子從鍋底上把燒焦的黍子挖起來，成五次的說道：

「咖啡·混蛋。」

過後往壁櫥裏望了一下。在那些罐子裏有小麥，黑麥，大麥，黍子，蕎麥仁，青魚。瓶子裏是亞麻油和葵花子油。麻布袋裏是乾鯉魚。紙袋裏是鹽，桂，動物膠。動物膠有三磅。他說：

「動物膠，呵？」

就拿起莫泊桑的桂姆夫人的情人，把燈擲到跟前。穿上傅倫奇式的上衣，用鉛筆刀把指甲修了修，把夾鼻眼鏡戴到圓鼻子上，坐到寬大的安樂椅上，看起書來。

看到那幾行：

「我希望你還沒有吃早飯的吧？」

「沒有。」

「那好極了。我恰好坐到桌子跟前，我有很好的嘉魚。」

夾鼻眼鏡落到書上，他說：

「動物膠，一張券發一磅，連發三禮拜，呵？」

突然細聽起來。

有人在敲着門，可是低聲的，不相信的敲着。最好是等一等吧。等了一會。叩門聲略高起來。跳起來，把壁櫥關上，鎖起來，往桌子上看了一下。把麵包放到食巾下邊，把糖精盒裝到兜裏。

「那一位敲門的？」

「柴波甫先生在這兒住的嗎？」

「你是那一位？」

「安得列。」

「你幹嗎的？」

「我是安得列，從塞米都來的，是安得列。」

「從塞米都來的嗎？」

「你的兒子，你的兒子亞克塞託我給你帶了一封信。」

「呵——呵——呵！是了，是了！我就來。」

慌張起來。門上的插門，門下的插門，掛鈎，工程師杜克斯式的鎖，普通鎖，法國鎖，鐵鏈都一起下開來。

「你曉得，現在誰也不能靠的，親兒子也不能靠的。周圍都小偷，儘是些小偷，騙子，強盜。認識了你，真是高興得很。是的。你瞧，我就這樣的過着日子。洗鍋，鋸劈柴，自己燒飯，自己洗衣服，縫東西，

修燈，補皮鞋，對不起，我打掃毛房。求人家的恩惠。你瞧，手上都是鱗子，滿鱗子的手。一股焦臭氣，這是咖啡味，洋油氣，這是洋油燈的燈，蓖麻子油味，這是丸子味。我用蓖麻子油炸馬鈴薯丸子的。就是這呵。請坐下吧。有咖啡。我只把地來掃一掃，我忘了掃地。停好久了嗎？有事嗎？」

安得列把口袋從背上取下來。站着，他是大身個的人，面色灰黑，穿着濕透了的兵大衣，手指藏在衣袖裏，斜肩膀，淺領子。

「我不曉得，」他說道，「今天什麼也沒有打聽出來。明天早上就知道分曉了。」

「四等文官呵！這兩隻手什麼都來。從早八點到夜裏十二點。我何苦這樣呢？昨天又發了半磅乾鯉魚和一磅動物膠。我要這動物膠幹嗎呢？這是照計劃來的。好吧。可是如果照計劃發釣魚鈎呢？比方說吧，給每一個人發兩個釣魚鈎。你說怎麼辦呢？荒唐……你說亞克塞有封信嗎？唔，他怎麼樣？……這是咖啡。麵包我……」

「我有麵包，」安得列說，「白麵包，塞米都的白麵包。」

「那兒的麵粉什麼價錢？」

「這是信，」安得列說。

柴波甫看着信，抽動着鼻子，夾鼻眼鏡的上部，向信紙傾斜着。柴波甫越來越高的把頭仰起來，他的臉色已經更其傲慢起來了。

「結婚了！」他用手指照信封敲了一下，感嘆的叫了一聲，「結婚了，同女演員結婚了！我想像得到的！」

他把夾鼻眼鏡整理了一下，眼睛在尋找着停止的那一行。後來把信夾到書裏，用肘子支到桌子上，望着客人的眼睛。

「唔，當然的。現在的孩子都成了什麼樣子了。從前商人們這樣寫過：敬啓者，希多弗君根據平權原則，列身我們商號。敬請注意其簽字。可是現在連那一套也沒有了：有位某歌女將姓汝姓，特此奉聞。甚至連她的名字也沒有——叫妲麗呢，瑪麗呢，亞芬娜呢？鬼曉得她呵！」

「她的大號叫嘉萊潔……父名是……我忘記了，」安得列說。

「她姓什麼呢？姓什麼無家婆吧，舞台上的名字叫什麼辣毒婆吧，扮演沒有動作的啞叭角色吧……不過，反正不是一個樣嗎？反正不是一個樣嗎，我問你，呵？」

「爲什麼呢？」

「因爲現在一切都落到鬼肚子裏了。一切呵！現在咱們就是鬼肚子裏的糊塗。胃液消化着咱們，過後咱們就順着腸子蠕動着，順着十二指腸，小腸，大腸，直腸蠕動着。咱們就是這玩藝呵……」

柴波甫把裝糖精的小盒從兜裏掏出來，拿茶匙粘了一小片白糖精，投到自己的茶杯裏。呆了片刻。後來把小盒端給安得列。

「謝謝你，不吃甜的我已經過慣了。」

柴波甫鄭重的把小盒蓋起來，突然間，好像小孩子似的流起淚來：

「你說爲什麼反正一個樣嗎？亞克塞干我什麼事呢？好在他還通知我了一聲。不然，有一天他送四個鼻涕滿面的孩子和一封信來呢：親愛的爸爸，我把你的孩子送給你招呼吧，而他自己去逍遙去了。你以爲他當飛行員就不是那樣了嗎？有一次他說道——別了，我到前綫去了，或許會丟了腦袋，我們見不到面呢。你是俄羅斯的海軍軍官，怎麼會把腦袋丟了呢？他醒過來回答說，喂，我在水上飛機上已經飛行了半年了，現在我被任命爲前方教官。當老子的有什麼辦法呢？祝福吧。你叫我怎麼替他祝福呢？我替他和那無家婆，辣毒婆祝福吧！祝福也吧，不祝福也吧，反正他們不把這放到心裏的。這還算僥倖呢，你相信我吧，還算僥倖呢。我還有一個兒子，小兒子……」

柴波甫突然站起來，舉起手，向屋角裏喊着：

「我否認！在上帝面前和人們面前我否認！我沒有第二個兒子了，有過，可是死了，變成爛泥了，變成腐土了，消失了，死了，死了……」

他倒到安樂椅上，頭在桌子邊上碰着，嗚咽着，又碰着頭，筋肉在抽動着：

「列弗死了，死了！……倒霉運的壞貨，壞貨！……完全毀了！……」

安得列少微站起來一點，嘴唇動了動，坐下，又站起來。可是柴波甫把頭抖擻一下，突然安靜起來：

「壞蛋東西，不配叫提他的，更值不得流眼淚了。所以我說現在一切都鑽到鬼肚子裏了。兒子都成了奸細，父親也都成了鐵石心腸了。沒有憐憫，沒有眼淚，沒有人心，就好像地下鋪的石頭似的，冷酷無情。」

是的，我就好像對上司寫報告，好像醫生鋸病人的手似的，平心靜氣的我對你這局外人說吧：我的兒子列弗是一個賊！這不是什麼警喻，而是真真正正的賊。他把他老子偷光了，把他伯母偷光了，把朋友們偷光了。舊時代貴族的兒子列弗犯了盜案，昨天刑事警察來找他來了。偷了錶，三套西裝，襯衫，狸皮大衣，銀匙子。我把門上做了三把鎖：每天都失盜。當我去上班的時候，我佈置了埋伏，刑事警察鑽到我的壁櫥裏坐着。坐了三天。後來就對我笑着說：柴同志，對不起，這兒是自己人幹的。我當時就給列弗了一個耳光，把他趕出去了。他到他伯母那兒去過夜，就把她也偷了偷。這是我對你這局外人說的。我的兒子列弗沒有了。他好像害癩疥似的把一塊肉皮害爛掉了。同一切人都爛掉了，人們都是賊，奸細，壞蛋！沒有一個好東西！

排水管的破鐵聲，在黑漆的窗外低聲的響了一下。頂棚下邊的鐵爐子的簿蓋，當心的響了一下——風忽而吸着牠，忽而推着牠。柴波甫用茶匙在杯子裏攪着糖精。

「他照蘇維埃的作風結婚了嗎？」

「我不曉得。我想着是的，」安得列答道。

「那就儘他去吧。」

安得列笑起來。柴波甫用密縫起來的滑溜溜的飛快的眼睛，對他望了一眼，彷彿現在才想起來應當把這位客人細細觀察一下似的。

「安得列……父名怎麼稱呼？」

「格納第。」

「安得列·格納第，你到此地有公幹嗎？」

「我是被徵調的。到此地來從軍的。」

柴波甫把視線移到微開的食物櫃上。

「我本想留你在這兒過夜……亞克塞也在信裏提過……不過室內的溫度只有兩度……我只有一間小屋裏生爐子……」

「沒關係，我有蓋的……」

「唔，如果你不怕……」

安得列躺到皮睡椅上，就好像這些夜裏在暖車裏，在車站上，在莫斯科的營房裏睡的一樣，穿着軍用大衣，皮靴，頭下枕着口袋就睡了。

柴波甫把食物櫃張望了一下，把牠鎖起來，又用一把鍍銀的小鎖鎖



起來，腋下夾着「桂姍夫人的情人」，手裏拿着經濟燈，就到臥室裏去了。在那兒，在枕邊，在茶几上，那兒放着錶，用珍珠貝鑲的香烟打火筒，眼鏡盒，「桂姍夫人的情人」，上邊落着款的香烟盒和一小塊——總共一小方塊戰前的舊可可糖。柴波甫把被子鋪成一個信封式，鑽到裏邊，嘆了一口氣，把胳膊伸了一下，把眼睛閉了一會兒。過後，精神恢復過來，慢慢兒把那一小方塊可可糖，送到口裏。又閉起眼來。後來，吸了一枝烟，深深的吸了一口烟，側着身子躺着，把書從桌上拿到手裏。窗外鐵屑的不緊不慢的沙沙聲，這兒幾乎是聽不見了。

## 戰 壕 教 授

「你聽一聽，你聽一聽，有人在敲門的！」

安得列試着去睜開眼皮。眼皮當時重得好像鍍鋅的箱蓋似的。

「安先生，有人在敲門的！」

安得列一下不動的說：

「唔，敲有什麼呢。」

「我想，如果是搜查的話……」

於是安得列又同樣的說：

「讓他進來吧，讓……」

他聽見鞋子匆匆的在地板上響着。向前走着，走着。停住了。又響起來。越走越近，越走越近了。

「安先生，可是你沒有報戶口呢！」

「我有證件的。我會解釋……」

一聲很大的呻吟聲，沿着牆滾過來……鞋聲匆匆的響起來。可是即刻就好像走了一個小圈子，又在耳朵緊跟前撲通撲通的響起來。

「如果要是搶劫呢……強盜……你曉得……」

「我有毛瑟槍的，」安得列說着，就把眼睛睜開來。

柴波甫把皮大衣披到肩上，穿着長及膝蓋的睡襯衫和緊緊的裹着患血毒症的小腿肚的褪色的衛生褲，在他面前站着。小油燈在他手裏顫動着，微溫的光影，忽而投到他下巴上，忽而投到他鼻子上，柴波甫的臉也顯得忽而肥胖，忽而怪瘦的。

「你有許可證嗎？」他低聲的問道。

牆的呻吟聲更高起來。柴波甫撲去開門。模糊不清的聲音，短短的糾纏着，在室內轟轟的響着。後來突然起了一聲尖細的訴苦聲：

「我一天一夜作十六點鐘活！辦公室裏六點鐘，家裏六點鐘，站四點鐘班，還要值班，還有義務勞動！我五十二歲了……」

有人從遠處低聲的，就好像用斧子在空桶上錘的聲音似的說：

「先生，別就誤吧！……」

柴波甫的皮大衣，從肩上溜下去了，他盡力的用一隻手去拉住牠，轉着身子，就活像一隻年輕的拙笨的大狗，去捉自己的尾巴似的。

「深更半夜把人趕去挖他媽的戰壕的！刀子放到喉嚨上！我們打掃毛房，砍劈柴，站班都不算呢……鬼曉得……爲了動物膠去挖地嗎？我要牠幹嗎呢……」

「現在什麼時候了？」安得列問道。

「三點鐘了。夜裏三點了。難道……」

「這樣好吧？我去替你。我睡好了。」

柴波甫把燈端到安得列的面孔跟前。

「你去吧，你說另一個人去替代你，另一個更年輕而且……」

「更有力，當然的，更有力呵！瞧一瞧你這兩隻肩膀吧，」柴波甫中途插嘴說。

他向門口急走着，掩着皮大衣，發出了這兩句話。

他送着客人，感激而阿諛的祝福道：

「我祝福你，我祝……常來吧……如果你一時不走的話，來過夜吧，甚至來住吧：因爲我只一個人。我很歡迎……」

在門跟前，他拉着安得列的衣袖，用脚尖站起來耳語道：

「大概那兒糟了吧？」

「什麼地方？」

「那兒……」

「我瞧一瞧吧，」安得列回答着，順着樓梯跑到黑暗裏去了。

在院子裏，在烟燻的手提燈的模糊的燈光下，點着名。

「二十七號房間。」

「有！」安得列叫了一聲。

於是好像用斧子在空桶上錘的聲音似的，粗粗的嗓音說：

『雇人頂替的！』

後來一個烏黑的大身個的人，從燈光裏把安得列遮開來，又是那嗓音在他的頭上響起來：

『證件！』

好像啞然的苦悶的馬羣，鑽到潮濕的不透風的隧道裏，進到寒冷的黑漆漆的深穴裏去了。飛快的脚步，在鐵屑上走着，就好像打穀場上的連枷似的，在頭頂上嗒嗒的響着。提起衣領，手藏到袖子裏，駝着脊背，臉朝着地，朝着脚下，——向前，始終不變的向前，只是向前，向寒冷而黑漆的深穴行進着。

於是突然間——在脊背上，在後腦窩上，在脖子上，在腳下——鼻子，肚子，膝蓋，都互相碰着，碰到最後的一個人。

『停止，停——止，停——止！』

馬羣擁到一塊，擠到一塊，停止了。後來慢慢兒，摸索着，密縫着眼睛，向前邊，向旁邊凝視着，肘子，手，指，向後伸着，開始向左右散開了。前邊的聲音：

『鬼——傢——伙！碰起來了！』

『唉呀，你往那碰的？』

『這是同志引的，我想着他曉得路呢……』

『想得可好……你瞧我的衣襟都扯丟了。』

『你最好……』

『哈哈！』

『從左邊來，諸位，給你洋火，從這兒來！』

『還沒有打仗的，可受傷了！』

好像瞎子似的繞了過去，可是已經不是馬羣，而是帶着人的笑聲的羣衆——繞過了亂纏着鐵絲網的看不見的障礙物。擦着洋火，用打火筒打着白色的火星，在給風開心。

在轉角那面，在空中，一個鐘面突然好像一輪上昇的月亮似的發着光輝。牠平光，清潔，準確，被無邊無際的黑夜包圍着，發着光，可是沒有光綫，指示着七點三刻了。

有了這鐘面，人們走得有勁了，說說笑笑的熱鬧起來了。

「常有頂奇妙的聯想呢，」安得列聽到一聲不高的聲音說。他往黑暗裏望了一下。有一個人同他肩膀一樣高的人影，在他旁邊匆匆的走着。

「頂奇妙的呢。我有一個朋友，他是博物館長。是十八世紀小擺設的唯一的收藏家和小擺設史圖書館的主人。現在自然為窮困所迫，把傢俱，什物 and 一切亂七八糟的東西都賣光了。只剩了最後的家私：先賣什麼呢——先賣小擺設呢，還是先賣圖書館？他痛苦過來，痛苦過去——於是就先從圖書館下手了。你曉得，從這天起，把一切都忘光了，把書中的一切都忘光了，總之，一切年代記，時代，風格，統統都忘光了。只望着自己的浮雕像，瓷器和琉璃器微笑着，發事光輝吧了。一開始想着什麼的時候——就鬧錯了。」

「你講什麼聯想呢？」安得列問道。

從那咫尺莫辨的黑暗裏，從那人聲喧鬧的後面，從那鐵層的嘯聲後面，那低低的噪音，彷彿道歉着，嘲笑着自己似的。

「我說的是電鐘，你瞧，牠還發着光輝，牠總還算一座鐘，可是指針已經停止了，不走了，不擺動了。發着光，可是要熄滅的，一定要消滅的……」

「瞎扯！」安得列忽然衝口而出的說，可是他即刻想起來，這話不是他說的，而且郭洛梭夫不像他這樣說的。

「牠通到直達電綫上的，因此才發亮！」後邊的聲音說。

大家都停到那寒冷的深穴裏，好像無緣無故似的，好像好久以前就可以停止似的，而且也可再走似的。用手捲成的紅光的漏斗，送到很寬的，皺紋交錯的麻臉上。過後，紙烟的小火，在臉的底下閃着紅光。衣袖伸到小火跟前，小火亮起來，照耀着錶帶。

「差十分鐘，」大身個的人盲動的說。

黑暗不知在什麼地方咯咯的響着，道路在抖顛着，動搖着，在兩百步遠的地方，從地裏出現了一座白色的鐘樓，牠旁邊還是蒼白而冰冷的，在探照燈的微顛裏的廢墟，過後，咯咯的聲音，變成了隆隆聲，變成了喧嘈，變成了雷鳴，變成了吼聲，一片白光向房舍掃射着——從教堂起，通過了廢墟，從一座房子到一座房子，越來越快的，筆直而刺人的漏斗狀的光帶，投到人臉上，把人的眼睛都映花了。

從那轟隆隆響着的，好像山一般的卡車上，壓倒了喳喳和嗚嗚的響聲，尖銳的大叫道：

「多——少——人？」

「三十名。」

鐵錘叮噠的響着，跳着，扔到馬路上。

「十四把！再來一把！」

「够了！」

於是大地又在脚下動起來了，蒼白而冰冷的探照燈，又在掃射着房子，水潭，籬牆，過後，那黑漆漆的深穴，一下子就翻了過來，把人們完全閉起來，於是大家的眼睛都花了。

「你們平分開來！」

都手挽着手，成堆的走到廢墟上。在那兒擦着洋火，尋找着梁木，不知道從那兒拉來了碎木片，木板，木條，木框，薄木板，滾來了濕木柱。把牠的一端埋到碎木片裏，生了野火。

一聲大嗓子忍不住的說：

「呵，怎麼呢，公民們，站起來嗎？」

於是一個人的大手，在野火的微弱的光影裏抖顫了一下，艱難的舉到額上，放到肚子上，由這隻肩上向另一隻肩上揮了一下，安靜的聲音說：

「祝福你們，同志們！」

於是一二十個人的脊背，慢慢兒向地下彎着腰。

用招牌作成的籬牆跟前，到那兒去換班的人，在翻着馬路，鐵器聲在嘩嘩喇喇的響着。安得列敞着懷，用手揩着汗濕的脖子，蹲到地瀝青上。一個束着皮帶，不大利落的胖女人，喘息息的用一塊上銹的馬口鐵片，把粘泥從手掌上往下刮着問道：

「呵，怎麼樣，教授，翻石頭的嗎？」

身個同安得列的肩膀一般高的那個人，好像睡够了似的笑着說：

「可是你曉得嗎？好得很！我不能夠切實的把我所感到的告訴給你。有時候你在街上走着，偶而把頭一抬，猛然看見——天呵！心裏就驚奇起來。你多年沒看見，沒留神，彷彿什麼都沒有似的。你猛然接觸了。竟然是天呵！……這就是……」

「竟是糞土。」

「對對對——糞土，泥濘。可是一接觸——就有樂趣。」

「如果有熱情的話，我許會明白的，」一個人喘着氣，斷斷續續的說。

不大利落的胖女人，接着就說：

「就是這！在二月革命的時候，巷戰的防禦工事，不知不覺就建築成了。可是現在却都住在營房裏不動呢。」

喘氣的人補充着說：

「主要的，我們保衛什麼呢？破壞權。」

「破壞，」後邊說。

「破壞，」前邊說。

「熱情，」教授望着安得列說，「熱情，這是一小時，一天，一禮拜。熱情，這是一陣火勁。不能夠使人民常年都在一陣火勁裏苦鬥呢。」

「可是爲什麼要叫在一陣火勁裏苦鬥呢？」

「教授，因爲文化……」

「文化，」後邊說。

「文化，」前邊說。

於是教授又好像自嘲似的，賠罪着說：

「你們曉得，我研究着歷史，不能夠發現出來什麼思想會在大學院，城市或國家的廢墟下，無影無蹤的消失了的。我發現不出來。我非常的安心：生物學，歷史，藝術，物理學，總之，人類所積累的知識，現在什麼也威脅不了牠。」

「只有人類會思想。可是人類已經注定要互相殘殺了。」

「殘殺，」後邊說。

「殘殺，」前邊說。

「我沒看見這樣的，」教授反駁說。

「可是那鐘怎麼樣呢？」

「什麼鐘？」

「那兒，在十字路上的。發着光，可是要熄滅的，一定要熄滅的……」

「關於那位博物館長嗎？可是這是感情呵，是人類的感情呵！諸位先生！」教授喊了一聲諸位先生，可是只對着安得列一個人，帶着友誼的責難的口氣說。「誰將會否認我們看着自己的死不痛心呢？」

「死，」氣喘喘的人接着說。

用招牌作的籬牆，喳喳吱吱的響起來，把不十分高的話遮斷了。野火漸漸的熄滅了，後來，剎那間紅焰把人們映照著，火光平平的落下去了。

同戰壕那麼長的一道土堤隆起了，由這面的人行道到那面的人行道，橫互着一條直綫。當換班的人進到戰壕裏的時候，鐵鏟工作得不起勁，土塊順着堤滾回坑裏去。後來，堅硬的土塊，好像冰雹似的，經過堤脊，匆匆的向野火滾去，掩蓋了翻起來的鵝卵石。骯髒的鐵鏟，在土地上鏗鏘的響着，就好像鐮刀在滿佈着露珠的草原上響着似的，人們都熱起來，惡狠狠的工作着。

早上六點鐘的時候，他的嗓音就好像斧子在空桶上敲着似的那個人，跳到戰壕裏，用眼睛照土堤估量了一下，由這頭到那頭走了一趟，爬到馬路上來，大聲說：

「好了，公民們！謝謝！」

「那麼，共和國要謝一謝我們嗎？」氣喘喘的人說。

有人快快不樂的嘆息說：

「賞光吧，上帝呵！」

都從身上抖擻了，拂去了泥土，分了碎木片，把冒煙的劈柴頭在小水潭裏弄滅，笑着，熱熱鬧鬧的一隊人，在黑夜的最後一刻裏走去了。

安得列遠遠的走在前邊。他後邊的人聲消失了，都市用巖峻的沉默，響應着他的脚步聲。

他忽然聽到前邊片斷而雄壯的歌聲。他細聽了一下，用脚前掌走着，很快的前去了。

那位同他肩膀一般高的人影，把手插到很深的衣兜裏，把身子縮進大衣裏，很快的，小小的脚步，在石板路上走着，堅決的哼着：

武裝起來吧，公民們！☉

安得列接着：

編制部隊吧！⊖

教授馬上用腳踵站着轉過身來，彷彿鳥似的，用黑眼睛凝視着安得列，短短的喊道：「呵，這是你嗎？」於是就急忙的挽着他的胳膊，合着歌聲的節拍，扯着袖子，彷彿驅着，拉着，彷彿盡力的要搖安得列似的，幾乎大聲的繼續道：

我們前進，前進……⊕

於是，小小的響亮的脚步，在濕溜溜的石板路上嗒嗒的，進軍似的，歡天喜地的走着。

兩個人手挽手的唱着那無可比擬的歌曲，在黑夜的最後一刻裏，在潮濕的，鐵屑飛舞的死城裏，這樣的走着。於是，當歌唱完了的時候，有一個人就說：

「再生一次吧，再生一次吧，我的天呵！一百年之後再生一次吧。爲了看一看人們那時一提起這些年代的時候是怎樣的哭泣，爲了對這面爛戰旗的破片致敬，爲了讀工農紅軍司令部的作戰報告吧！因爲，你瞧瞧吧！你瞧瞧吧！——風在撕着，雨在冲着那用麵糊貼在籬牆上的報紙。可是一百年之後，人類將把這一片報紙，好像聖物似的，好像神聖中之神聖的東西似的，要縫到安吉明<sup>⊗</sup>上呢！……過一百年之後生出來，忽然就說：可是在那時候，在那些年代我過活了呢！有一次，在潮濕的，冰冷的夜裏，在彼得堡就用這兩隻手挖過戰壕，在荒涼的街上，在那垂死的苦鬥的城裏，在那苦鬥的，垂死的城市裏走着，同一個紅軍士兵手挽手的走着，瞧，你瞧，這一隻手，就是這一隻手這樣的挽着一位紅軍士兵呵！你不是紅軍士兵嗎？」

「我去……就是……今天我應該受委呢……」

「或許你還會看見的……我當然是活不到了，不中用了。現在對肚皮，胃，獸，真艱苦得很。假如你要想像一下的話，有時真是悲苦得要流淚呢，你曉得嗎！或許是年紀高了嗎？是的。年紀高了。呵……讓我們……」

⊖，⊕，⊗，均見法國革命歌「馬賽曲」。

⊗ 安吉明 (Antimins)，教堂祭祀用立繪有基督像之巾——原註。



教授突然站到安得列前面，一隻手抱住他的後腦窩，用抖顫的嘴唇，在他臉蛋上親了三下。

「我向左走。你別見怪吧。祝你幸福！」

於是突然就在轉角後面消失了。

安得列停住了。

火熱而短促的呼吸，使他的臉發燒起來——他進顯然的，清清楚楚的，很敏感的打了一個冷顫。這突如其來的回憶，使他茫然了。從塞米都車站上所發生的那一切事件裏，從這最後一天的離別裏，只有一點兒，只有無形的一點兒感覺留在記憶裏。其餘的都成了一團亂絲了：

黃昏，刺耳的人語聲，爲便於攜帶而捲起的標語和旗子，火車站上的窄狹的月台上的擁擠的人羣。腳下是吱吱響着的，因爲叫喊聲而搖幌的木箱。過後是老練的，和同志們的接吻，他們的面孔，彷彿都是羞慚的，失錯似的，過後是沿着黑黝黝的，縱橫交錯的道路，匆匆的走着，通到城市的道路，孤孤的一條長路。這一切都成了一團亂絲，被那顯明的，頑強的意志遮起來了，——是的，懷着意志，心願，欲望去體驗一次完全自由的感情，就是在三順附近的田野裏所起的那種感覺，那種無形體的感覺。

可是這連續不絕的意志中斷了，好像用皮球把這一天，把在塞米都的最後的這天撞到一邊去了，就是這把那天變成生離死別的日子了：

夜是冷清清的。天非常的高，天上的繁星都是死的。車站前的廣場不是好像平常一樣，是一塊空地，而是一片荒野了。馬在移動着脚步，兩輪馬車向左右傾斜着，可是感覺不着在行動。在夜色裏一向辨不出來的人影，突然跳到馬車的腳踏板上。馬停住了。

「麗妲！」安得列喊了一聲。

「我想不叫任何人看見，」她喘着氣。後來就倒到他肩上，冰冷的嘴唇，壓在他的口上，冰涼的亂髮，觸着他的臉，脖子，手，於是在這秋季的冰冷的夜裏，挨着他的嘴唇和頭髮，她突然熱烈的說：

「別了！」

他應該喊起來呢，因爲喊聲已經滾到嗓子裏了，因爲麗妲跳下了馬車，往黑夜裏跑去了，因爲突然他覺得彷彿離開了母親，永遠離開了母親似的，應該，當時應該喊起來呢，可是却沒有喊，只照車夫的脊背上

推了一下，拚力的從嗓子裏擠出來了一聲：

「趕吧！」

於是一切都又被顯明的意志遮起來了——在三順附近的田野裏所起的那種感覺，快些再體驗一次，再回味一次吧，感受一次吧。

趕吧，趕吧，趕你的吧！

於是在現在，在寒冷的夜裏，由於別人冰冷的嘴唇的接觸，火熱的呼吸，顯然的使臉發燒起來，對於那成了生離死別的最後一天的回憶，是多麼悲苦呵。可是這悲苦也被那要體驗的頑強的意志沖洗去了，於是安得列向那黑暗裏撲去了，自己對自己喊着：

「趕吧！」

呵，如果他要處到那個汽車司機的地位多好呢，那司機把隆隆響着的汽車，從轉角處開出來，差兩指遠沒有撞到鐵柱子上，開入水潭裏，衝上來，一直向無盡的筆直的大馬路上開去了，在水花飛濺的旋風裏，在車輪的嚙聲裏，在摩托的喳喳聲裏，在轟轟隆隆的雷鳴似的響聲裏馳去了！每秒鐘是死，每一處凹地是死，每一個坑是死，每一根柱子是死，轉角機是死，直路上是死！好極了，好極了，因為除了這必要以外，沒有別的，除了這必需以外，沒有別的！好極了，輕鬆極了，真輕鬆極了呵！呵，如果把在三順附近的田野裏所起的那種感覺，現在再體驗，感受，回味一次是多好呢！

「趕吧，趕吧，趕你的吧！」

## 石 泰 茵

在那一天，在莫斯科，有一個人戴着長毛的兔皮帽子，穿着破檻的，污穢的德國式的軍用大衣，腿上打着藍色的奧國裹腿，來到德國兵士代表蘇維埃的房子跟前。他擠到門口裏，看了牆上貼的佈告，字條，就上到二層樓上去了。

他在擠滿了衣服破檻的人們的房間裏，排了班。他表現着等慣了的，疲倦的，漠不關心的樣子，半點鐘的光景，他向前移動了。他走到桌子跟前，脫了帽子，他的頭髮剪得很短，從右耳到後腦窩上，順着頭，

有一道很寬的傷痕，傷痕上滿是粉紅的小皺紋。他好像一個好兵士一般的端端正正的站着，當坐在桌子後邊的人看他的時候，他脚的踵咯嗒一響，行了一個立正禮。

「我從回國的列車上落車了。這是我的證件。請把我加入最後的一批裏。我當時應該……」

「列車從那開的？」

「從塞米都。」

「你怎麼落車的呢？」

「我去給同伴們買馬鈴薯去了。車長告訴說，我們的車要停八小時。我去到兩三哩遠的一個小村子裏。當時火車開到一條支路上。俄國這些亂七八糟的情況，當我打聽到了……」

「這在那兒發生的？」

「在梁桑。我整整步行了一半路，走到莫斯科。」

「你叫什麼名字？……」

「石泰茵。」

坐在桌子後邊的人，用手指在名單上找着，抽着紙烟說：

「是的，有了。這是在十月底嗎？」

「在塞米都是十月二十四日上車，二十五日開車。」

「等一等，」查名單的人說了一聲，起來到隔壁房間裏去了。

一個上年紀的大鬍鬚的兵士，脖子上圍着俄國式的頭巾，慇懃的向石泰茵望了一眼，對他的傷痕瞟了一下說：

「作的挺不錯。彈片弄的嗎？」

「法國人幹的，」石泰茵回答着，「在香檳幹的，在一九一五年。」

「作的挺不錯，」那位兵士說。「你是薩克森人嗎？」

「是的。」

隔壁房間的門開了，手中拿着名單的人喊了一聲：

「石泰茵，到這兒來。」

當石泰茵走到同他並排的時候，他補充着說：

「你把你對我說的話，向秘書報告一下吧。」

於是就站在門口裏。

秘書向他瞟了一眼說：

「同志，你可以去去吧。」  
後來冷冷的對石泰茵說；  
「你被收容在那一個收容所裏？」  
「在托木斯克的收容所裏。」  
「到什麼時候？」  
「這是我的證件，一切詳情都在這裏。勞駕……」  
「請回答我的問題吧。我們是處在不久以前還是我們作戰的人家的國家裏，我們的天職是互助。每一個人都在拚命的要回老家去，可是不是

一切人都有權第一批走呢。」  
「可是我已經被加入列車裏了！……」  
「我曉得。你什麼時候被俘虜的？」  
「我病得很重，你瞧，」石泰茵把自己的傷指了一下。  
「你什麼時候被俘虜的？」  
「一九一七年二月。」  
「在什麼地方？」  
「在里加附近。」  
「你在托木斯克被收容到什麼時候？」  
「確實的日子我想不起來了。本年春天。你瞧見我這兒的傷了嗎？」  
石泰茵又把頭指了一下。  
「可是你說過你從塞米都出發的確實日期呢。」  
「這是在證件上寫着呢。」  
「你怎麼樣到了塞米都呢？」  
「有六個人從托木斯克逃跑了，這其中有我。」  
「你怎麼穿過戰錢的呢？」  
「紅黨對待我們很好，就幫助我們到了塞米都。」  
「可是白黨呢？」  
「我們繞過了白黨。」  
「你沒參加過俄國的內戰嗎？」  
「沒有。」  
「你是普通兵士嗎？」  
「我是上等兵。」

秘書站起來，向遠處的一道門走去了。走到門跟前，他很快的轉過身問道：

「不曉得有一個馮·慕林·舍瑙嗎？」

上等兵把眉頭一皺，眼睛望着頂棚，哼道：

「不，我想不起來，」他平心靜氣的答道。

「你叫什麼名字？」

「石泰茵，」上等兵說。

秘書出去了。

石泰茵於是就向他剛才進來的那一道門撲去，剎那間停起來，屏着氣息，傾聽着，後來不慌不忙的握住門柄。

在那衣服襤褸的人們擁擠着的房間裏，桌子跟前一個人也沒有。一種尖細憤激的聲音，從電話室裏送來。

石泰茵把自己的證件放到帽子底上，把兔毛皮帽子嵌到眼上，向門口裏擠去了。他無聊的對那頓子上圍着俄國式的頭巾，慫慫的向他望着的那位大鬚鬚的兵士說：

「趁那兒正在忙着弄公文的時候，我去抽一口烟去。」

於是就悄悄的順着樓梯下去了。在街上，他溜到轉角後邊，跑到電車站上，就在那灰色的，醜陋的人叢中消失了。

夜間，一個大白頭的人影子，飛快的從黑暗裏跑到從莫斯科往克林行駛的貨車跟前，由自己跟前放過了掛鈎亂響的吱吱的一節節的火車，爬到最後一節車的後邊，爬到半明不滅的紅燈下邊的緩衝器上。

## 敵 臨 大 門 ！

司令部的燈光照耀着，人們順着那踏的驕得不堪的樓梯，上下亂跑着。電話鈴由那敞着的門裏傳來，受折磨的沙嗓子，不斷的呱呱的叫着：

「我聽着的……值日室……」

「值日室講話的……值日室在打電電話的！」

一個睡眼矇矓的人，在一個很高的圓房間裏的煙氣瀰漫裏和亂紙堆浮動着，就好像稀糊糊似的伏到桌子上。他手指上塗唾沫，翻着硬紙的卡片，小紙片，紙張，把琺瑯茶壺端到下垂的唇邊，吸着破壺嘴，後來

好久的瞪着那變厚的眼皮和無色的瞳孔的眼睛，後來伏到桌子上，就又翻起亂紙來。

「叫你什麼時候來呢？」他沒放下那些亂紙，向着安得列。

「十點鐘。」

「可見現在幾點鐘了？」

他混身都在下垂着——鬍子爬到嘴裏，雙頰垂到下顎上，長長的頭髮，遮到額上，眼睛上，耳朵上——可是那翻着卡片，小紙片，紙張的兩隻手，就好像擦好油的機器的槓杆似的，不倦而且準確。

「等一等，」他對走去的安得列喊了一聲，「有了！這是在法蘭西岸上的。」

手把頭髮從臉上掠過去，抓住茶壺，過後，就好像槓杆似的活動起來了。同眼白溶混在一起的無色的睛珠，對安得列一下也沒有看。

他把紙條塞到袖口裏，於是就從那些熙熙攘攘的人們跟前過去，穿過了各種各樣的聲音和值日室的呱呱叫着的沙陰子，就出去到廣場上去了。

不均勻的黎明的白色，在皇宮的高空裏傾瀉着，可是他自己，亞力山大花園，司令部的弓形的建築，都依然好像不斷的被交錯的汽車燈光切開的灰色的牆壁似的。

安得列沉沒到濃霧裏了。他被那從領子下邊和袖口裏進去的冷風，鼓起勇氣來，大步的，自信的走着。

他匆匆的去迎接着事業，他相信如果他同牠接觸的話，那麼世界上的一切都將會平常而明白了。他覺得就好像風把一片紙吹來似的，使他颯颯然振奮起來的那種情感，在很近的地方隱藏着，瞧着就要鑽到他心裏，好重在自己的漏斗裏旋轉着。他從那曉得順風兒要把他從那他所想靠的岸邊吹走呢？他從那曉得自從他跨入到那下雨下得陰暗的房門的時候起，每一天在他與他的平常的，感得到的目的中間，好像一座山似的在隔着呢？ ●

他開了濕透的門，順着那鋪着髒透了的一條地氈的樓梯上去了。

微着的小電燈，在一個大廳裏點着。微紅的燈光，落到沿着窗子跟前放的很長的一排方桌上。

「沙—拉—瓦特！」粗暴的大聲音，傳到安得列的耳朵裏。

他轉過身來。一個人躺到屋角裏的鋼琴蓋上，臉朝上，嘴邊放着電話筒。

「沙拉瓦特！沙拉瓦特！」他叫得他的肚子都在抖顫着，腿在抽動着。

安得列往遠處的屋角裏望了一下。他覺得那兒一個人也沒有。可是在那從窗子透過來的蒼白的光影裏，他突然辨出了一個兵士的側影。槍刺在他的頭頂上伸着，就好像筆直的米達尺似的。那兵士站在地板上的四不像的黑漆漆的一堆東西跟前。安得列往跟前走近了一點。在布褶下垂的，周圍放着花圈的高台上，停着一口棺材。站崗的兵睡熟了。

「沙拉瓦特出版人嗎？」在鋼琴上喊着，於是激烈的對電話筒說了兩句模糊不清的粗暴的話。過後，從鋼琴上跳下來，於是就對安得列說：

「真混蛋，到現在還沒有付印呢！」

「什麼？」

「沙拉瓦特，報紙，鬼東西！你要什麼呢？」

「我不曉得我是不是走錯了。我要見官長的……」

「官長嗎？到那兒去。」

於是短短的手指給安得列向那遠遠的屋角，向棺材指了一下。

「他死了嗎？」安得列問道。

「不，這兒全是另一個人！在那一道門裏。」

在牆上跳動的紅光，跳到安得列的胸口上，在臉上擺動了一下，就落到地上了。三個人盤着腳，坐到壁爐跟前的一幅大地氈上。一個大顴骨的黑臉的人，長着油光的直頭髮，猛然的對安得列扭過頭來，帶着顫動的東方的口音問道：

「同志，你要什麼的？」

安得列走近了一點，交出自已的證件。

「很好，我們需要這樣的工作人員，」黑臉的人說了，就用銳利的眼光對安得列盯了一眼。

其餘的兩個人對安得列飛快的瞟了一眼，大聲的歎了一口氣，哼了單調的曲子來。

「你願意等的話，到另一個房間裏去等吧。」

「你分發我到部隊裏去嗎？」安得列問道。

「如果我說我們需要這樣的工作人員的話，那麼幹嗎分發你到部隊裏，爲什麼分發你到部隊裏去呢？」

「可是我願意到前綫去，而不是留在這兒的。」

「好同志，我也願意叫你留到這兒。這兒不是別的，而也是前綫。」

「我想到前綫部隊裏去，同志，因此才派我來的。」

「好朋友，你多能磨牙，多能磨牙呀！」黑臉的人叫了一聲，露出很光亮的牙齒來。「我說這兒就是前綫部隊，現在你可以投入前綫部隊吧，這就在彼得堡呢。你有槍嗎？」

「毛瑟槍。」

「去把你的毛瑟槍擦擦吧。」

「牠擦好了的，沒有什麼可擦的。」

「你多麼能磨牙呵！」

黑臉的人跳起來，照自己的大腿上拍了一下，走到安得列跟前。他的身材很周正，靈活，胸膛是窄窄的，他所說的話裏，突然充着一片嚴肅的意味，這不連貫的語氣裏，有一種深刻的嚴肅的意味。

他說道：

「青年同志，革命曉得怎麼對付你，對付我，對付這些個，對付那些個。我也不願意坐到這一間又冷又高的房間裏，這兒從地板到頂棚有五哩高呵！革命曉得我這個官長應該待在這壁爐跟前呢。你到別的房間去等一等吧，你將幫助埋葬陣亡的指揮官吧。」

他到安得列肩上拍了一下，笑着補充說：

「挺好的埋葬——對於紅軍精神挺好的！」

傳令兵進來，站到門口裏。官長迎上去向他走了一步，突然間，一陣不可抑止的喊聲，向傳令兵傾瀉出來，彷彿把他沖倒了似的：他後退着，坐到安樂椅上。那時黑臉的人向他撲去，抓住他的肩搖着，拍着他的胸，扯着他的腰帶。傳令兵把短手指的手向官長伸去，手掌向上，官長照手掌拍了一下，就飛快的到壁爐跟前去了。他的兩個同志依然還在那兒搖搖擺擺的哼着曲子。他對他們不知呼嚕了一聲什麼，他們對傳令兵轉過身來，短短的對他喊了一個個字。傳令兵站起來，也說了那一個字就出去了。那時官長就去到安得列跟前。



「我對他說，你爲什麼把一件白馬衣給我的馬呢？我不是白軍兵士，我是紅軍兵士，拿紅的馬衣，紅的馬勒，紅的馬鞍來吧，爲什麼給白的呢？」

他愉快的哈哈大笑，向安得列伸着手。

安得列抓住這隻結實，有力而乾燥的手，握了一下，就轉過身來，向門走去了。當他走了幾步，在屋中間停住的時候，一個黑臉，大顴骨人的夢幻似的，愉快而粗野的微笑，好像影子似的，反映到他臉上。

他開始工作起來了。

電話，公文，函件，電訊，文簿表冊，演員，軍需中士，忽然冰涼得好像肉凍子似的在地板上蠕動的東西，或者好像燈上的褪色的綢燈罩，某人的悲哀，某人的幸福，馬伕，太古文化史講師和師團的軍醫，穿着兔皮大衣的姑娘和穿着氈靴的藝術家，巨大的以及突然微小的東西——這一切都把他弄得頭暈眼花，就好像木船似的震蕩着他，他於是浮着，沉下去又爬出來，爲了再浮，再沉下去。

在黃昏的時分，在圍繞着紅棺材的大顴骨的人羣裏，在好像穿着喪服似的官長那邊的棺材跟前，他清醒過來了。在燈光暗淡的大廳裏，在頂棚上塑着浮彫，牆上掛着壁毯以及掛着笨重鏡框的畫幅的大廳裏，習慣了的歌聲在響着。可是歌是用短短的聲音唱的，就好像山鷓鴣喀喀的叫聲一般，所以那歌聲好像曠野的淒涼。安得列覺得在這些大顴骨的，死死的，用銅打成的臉上，那些乾燥的斜眼睛，非常頻繁的閉着和眨着。

當那膠質的黑暗，貼到那些暗淡的瞎眼的房子上的時候，他出去到了江岸上。他在路上躊躇的站了一下，頭向兩邊轉動了一下，後來把帽子嵌到頭上，開始向李潔橋走去了。

夜間新的總參謀部就指揮起部隊來了。

用窄帶和細繩繫着的電話綫，在牆上，籬垣和柱子上亂抽着。冬宮，斯莫迺，各師部，彼得保羅要塞<sup>⊖</sup>的木門楣都在這上邊亂響着。

報告書的草稿，是用化學鉛筆寫的，沒有塗改，寫了兩頁。當第一

⊖ 冬宮在彼得堡森瓦江岸上。對江爲彼得第一所建之彼得保羅要塞，革命前爲政治監獄，革命後爲博物館。斯莫迺爲彼得堡之巨廈，革命前爲貴族女子專門學校，十月革命時爲列寧發號司令之所。

頁被濃密的字行蓋起來的時候，由門裏送來了一聲，這聲音即刻被電話鈴遮住了：

「謄寫！」

第二頁是用這樣一段收尾的：

當第二和第六師之部隊，幾乎完全不抵抗敵人，放棄陣地，影響赴援士氣之現勢下，最近期間，尼古拉鐵道可能被敵人切斷。彼得堡防區手段薄弱，其防禦無甚希望。因彼得堡已形成之危急局勢，請往陶斯諾一帶派遣有戰鬥力之援軍，其數量不下兩旅，以便阻止敵人由加琴方向陶斯諾推進之可能，並阻礙其佔據彼得堡之企圖。軍部於本日移駐彼得堡。

「謄寫！」

這是新的總參謀部給西北戰區司令部的第一封報告。

這天戰區的作戰報告倒數第二段說：

在揚堡方面，我軍於頑強戰鬥之後，放棄加琴。

最後一段說：

我軍在魯區被敵壓迫，退至文達鐵道之棧。

人間有的是不受任何法律所制裁的罪行和不受任何虐政所擾亂的自由。

誰明白把閉着的嘴在片刻間都裂歪了的那些話呢？誰能去告密那埋藏在心裏的危險呢？什麼道路和什麼放蕩為想像所禁止的呢？

房子裏是縱橫交錯的無人的樓梯；除了女廚子以外，只有一些小耗子到那兒去的貯藏室；把門都閉起來，連狗都不讓進去的那些做棚，車房和樓頂；雪車，堆房，死走廊。

就在這些樓梯上，在這些做棚裏，在這些樓頂上——嘴唇都低聲兒說得更其清晰了，拳頭也幾幾乎要從懷裏露出來了。遺棄的車房，靜寂的做棚，空虛的走廊，這兒最可怕的見證者，就是被滿是灰塵的空壳的死蒼蠅圍繞着的蛛網，就在這些地方都充滿果敢的精神，牠的命運——就是戰慄。

嘴唇都清晰的低語着：

「從每一個窗子裏都掛着旗子！國旗！」

「從每一座樓頂上都放着花砲！莊嚴而美麗的花砲！」

「從每所地下室裏都是被解放者的呼聲！激昂而狂熱的歡呼！」

「從每一個轉角裏都是鮮花！芬芳而壯觀的鮮花！」

「到處都是！到處都是呵！」

是不是回答那命令，是不是按照那把這麻木了的京城都激動起來了的命令上的話呢？

白黨衝到這巨大的城市裏，將要入到石螺堂裏的，在這兒每所房子對他們都是迷，都是威脅，都是致命的危險。他們從那等着挨打呢？從窗子裏嗎？從樓頂上嗎？從地下室裏嗎？從轉角裏嗎？到處都是。歸我們支配的有機關槍，步槍，手槍，手榴彈……我們可以用刺鐵絲把一些街道網起來，把另一些街道開着，而且把這些街道變成陷阱。要這樣，只消有數千決心不放棄彼得堡的人就可以的。

數千人決定了。

可是只有他們曉得這一層。

安得列所到的李潔街，不曉得這一點。

狂暴的穿軍用大衣的人們，在大街上的稀泥爛漿的黑暗裏疾走着。被大霧壓着的人們，在自己後邊拉着口袋，包袱，筐籃，順着那遍地唾液滑溜溜的人行道走着。

都撲到旁邊去，貼到那用自己的緩衝器把馬路上的木磚和石頭都擱起來的滿是窟窿的電車上。

瘋狂的眼睛掃射着牆上的新命令殘片上的要命的字：

幹起來！

大家從軍！

振臂疾呼，敵臨大門！

都更敏捷的抓往口袋，提起在泥裏拖着的衣襟擠入到人叢裏，在電車路旁佈成散兵綫——用破嗓子的呼聲，凝視的眼光，衣不蔽體的受迫害的全身子去號召吶喊，奮鬥。

他們得免於難了。

於是突然在馬路上的死的游魂的絕望裏，在污穢的軍用大衣的灰色的盆地裏，安得列看見一個女子，帶着上彈簧的洋娃娃的步度，從道路上穿了過去。那女子打着傘。他裹着頭巾，入到大門裏去了。安得列在她後邊跟着。

在門上邊，在暗淡的燈光下，他讀道：

請入內聽聖經，  
一切人士，不加限制。

排列得好像戲院裏似的板凳那邊，在膠一般的半明半暗的黃昏裏，擠了一堆跪拜的女人。一個寬胸脯的人，在講台上講着。除了那平順的音調和好像傳教者的微微露出來的靜靜的舉止以外，他的話都是支離而不聯貫的。

……我們所以要良心的作用，是要使人在我們的虛偽生活上感到不安。我曉得，我的救世主活着的，還誠如預言者耶和華所說。弟兄們和姊妹們，永久保證着我們去擁護基督。因為在使徒行傳裏對哥林多人說：復活節是我們的——基督為我們而犧牲了。弟兄們和姊妹們，來為我們的悲哀和日常的需要而共同祈禱吧……

演講者十字交叉的放到講台上，把頭放在上邊。板凳那邊的黑壓壓的一堆，都亂動了一下，就寂無聲息了。什麼人的低聲音，咕嚕着不清楚的話語。後來斷斷續續的語句，從那咕咕嚕嚕裏分離出來，在室內激蕩着：

「親愛的上帝呵，我是一個貧窮的女子……」

「上帝呵，我的女兒弱……」

於是安得列突然間在那嗚咽的叫聲裏，聽見一聲奇怪的熟悉聲音。他聽着，向前走了一步，用眼睛找着那說話的人。在講台緊跟前，他辨出來了一個高高仰着的頭。鼻上的夾鼻眼鏡在抖顫着，閃着虹光，溜在下邊，而頭隨着每一個字越仰越高了：

「上帝呵！你寬恕我的兒子列弗，把他指教到正路上吧……把我的兒子列弗……上帝呵，把偷他父親和親戚的我的兒子列弗……還有我的

另一個兒子亞克塞……上帝呵……」

有一個人慟哭得噙了起來，於是尖細的哭聲，在裹着黑頭巾，向前低着的頭頂上旋繞着。

只有一個頭好像石頭似的凝然不動：那就是高高的放在講台上的，寬寬的後腦窩，對着弟兄們和姊妹們的傳教者的頭。

安得列怎麼來到這兒呢？什麼東西推動着他跟着機械洋娃娃似的女人呢？她此刻在那兒呢？難道那個淡然漠然，不聲不響的女子冒出來，是想要把安得列從那輕易而勇壯的道路上把他撞開嗎？

他向門口撲去了。標語上的頑強的字母，刺入到他的眼睛裏：

去吧，將來再別造孽吧！

「出去，出去！到馬路上去！到馬路上去！去到灰色軍用大衣的火山口裏，去征戰，去參加永遠的征戰，——是的，這征戰是永遠的呵！只有而且可能在動亂的人羣裏，在口袋，步槍，箱子的颶風裏，在離開原位的詛咒的，被唾棄的雜物的洪流裏才能呼吸呵！

一副把嘴唇扯成一條錢的臉，用那好像刀子似的銳利的眼光，對安得列掠了一下，就轉過來對後邊跑着的一個紅軍士兵。

「我們再瞧着看吧！」安得列聽見有人說。

「我們再瞧着看吧！」紅軍士兵喊了一聲，高興的哈哈大笑，跑着去追自己的同志。

「我們再瞧着看吧，」安得列望着紅軍士兵，對什麼人威嚇着，忽然一股麵包的酸味，向他吹來。這氣味微弱得很，可是這就好像麻醉劑似的，使他的心跳起來了。安得列環顧了一下，好決定到那去。人們好像稀疏的迎面而來的斷飄帶似的疾走着。他們的面孔都是土色的，扁平的。安得列瞅見一副無色眼睛的眼光。他在那癡呆的死死的光芒後邊，望見了飢餓的獸的痛苦。於是立刻就有一個什麼很重的東西，抓住他的肩往地下拉着，他就搖幌了一下。

飢餓呀，飢餓，飢餓在全馬路上行進了！這一切的動亂，這一切窮苦人們的奔跑，這一切穿着灰色軍用大衣的人民無窮無盡的征戰——都是踏脚走，都是圍繞在餓死鬼的黑色殘骸周圍的征戰！

「飢餓，飢餓呵！」

奉侍他吧——奉侍這沒有眼睛，露着牙齒，發着惡臭的骸骨吧，奉侍吧——藏到任何人都找不到的最祕密的狗窩的角裏奉侍吧，用那咬得滲血的吱吱亂響的牙齒，用那刺了指甲的彎曲而抖顫的手指去奉侍他吧，用走狗一般的，死而後已的忠實奉侍他吧！

快些去到祕密的狗窩的角裏去吧，——回家去吧，回家去吧！

可是好像狗窩似的那個人的房子，在那兒埋藏着麵包塊。那麼到麵包跟前，到麵包塊跟前，快些！

在安得列從塞米都帶來的口袋裏，還有好多麵包呢。多得够吃一餐晚上和一餐夜，可是口袋留在柴波甫家裏的皮睡椅上呢。可是整整一天裏安得列只有兩次想起這一點來，他知道是到柴波甫家裏去，別的沒有地方可去呢。可是想起來真怕人，當時已經到過請求宿夜的時候了。

他拔起脚步，習慣成自然的順着那濕溜溜的木磚鋪的馬路走去了。

在應當收容他的那座房子裏，在樓梯上，在柴波甫的門口，安得列在等着柴波甫。

可是柴波甫不是馬上就回家的。

他背着手，站到破壞了的房子跟前，搖着頭，從福音堂裏回來得很慢。在他那被時光折磨得一片老氣的步度裏，還藏着領年金的人的風度：他不慌不忙，從從容容的帶着第四階級有功人的風度走着。

柴波甫在回家以前，先到住室委員會主席那兒去了一趟。

「你好吧，」他脫了帽子坐下說，「挖戰壕的應該領一磅麵包。我來問一聲，我的麵包發下來了沒有？」

「可是你沒有挖呵，」主席答着。

「按照名單，我的房間挖過了。至於房間裏什麼人去挖，這是沒有關係的。租房子的人是我，那麼，在法律上我應該領一磅麵包。並且，現在不是這樣的時候……」

柴波甫於是把紙煙在大拇指甲上磕了一下。

★

彼得堡準備歡迎貴賓了。

準備入城的貴賓，在帝王的夏宮裏就誤起來了。可是急如星火的使者們，已經走到首都跟前，看看對於貴賓的歡迎，是否準備好了。急如星火的使者們，很少由首都跟前回到夏宮去的，因為彼得堡是帝王傳統

的城市，不能貿貿然來訪問的，又因為首都從來都曉得應付這些高貴的使節呢。

彼得堡準備歡迎貴賓了。

驕傲自己的既往和相信將來的以善於招待無上貴賓的斯莫邁和克仙寧貴族女子學校，很榮幸的領導着首都的驚慌的煩忙和辛勤的勞動。全城都應當點綴成花一般的呢。應當在路口上築起彩來。建一道凱旋門。繫起台子，派上儀仗兵，把國旗和榮譽旗都掛起來。

叫每一個窗子上都有旗子！每一所屋頂上都有花砲！每一個轉角的後邊都有鮮花呵！

好像從前在跳舞會以前，在晴朗的加冕禮的時節似的，斯莫邁和克仙寧通夜的工作着。

呵哈，用刺鐵絲網剪成的美麗的彩帶呵！牠的彈性的絹條，在導演的扣環上，結成了一個極輕妙的蝶形的花結。可是那挺好的開花彈爆炸起來，不會好像那五彩的碎紙片橫飛得美麗而逗人愛嗎？而那些滿裝着濕砂的粗口袋——難道不適宜於搭賣酒的涼亭嗎？從前在這樣的涼亭裏啞，真純的香檳酒的瓶塞，開得砰砰的響着，可是擦得挺好的機關槍的啞聲，同那瓶塞聲比起來，又有什麼遜色呢？

斯莫邁貴族女子學校編着和剪着有刺的彩帶，克仙寧貴族女子學校用砂袋堆着奇妙的涼亭。

一切都準備妥當了，包在鋼囊裏的五彩碎紙片，靜靜兒在等着自己的時刻，包着紅頭巾的頭，從涼亭裏探望着，慶祝貴賓入彼得堡的禮砲，只消把李戈夫克的八吋口徑大砲的繩子一拉就得了。

可是貴賓並沒有入城。他對於這歡迎謝絕了。包紅頭巾的女生們把他理解錯了。他並沒有尋找這樣豪華的歡迎。他從來沒有想到過他的光臨會引起這樣大的一場轟動。他所期待的，一切都平常得多。他瞧見弄錯了，就轉過身來，背對着首都，永遠走了，——可憐的，莫名其妙的貴賓呵。

多麼掃興呵！彼得堡給他準備了多麼熱烈的歡迎呵！



日子好像晒焦的曠野上蠕動的瘦馬羣似的拖着。這其中有獸的愉快——一錢多重的麵包屑和虫吃的比目魚所生的愉快。這一錢多重的獸的

愉快，遮掩了無極的人類的幸福，看來是多麼可怕呵。

每日和每分鐘都是死。死是因為脚腫了，牙床出血了。死而且知道，大概知道世界上有偶然的死，這死有一陣寒冽從全身上掠過去。這樣兒的死——可以不可以當死神挽着迎面舞着的興高彩烈的一對，數十對，數百對，無量數對的輪舞的人們，飛舞着走來呢？遠遠的望着這些輪形的舞蹈，在臨終的瞬間，死死的，靜靜的躺着——這命運或者是渺小而愁人的嗎？

哈哈，什麼命運是小，什麼命運是大，我們怎會知道呢？

或者這些日子給我們帶來的，是飢餓的，悲苦的無言的熱情，這不更好些嗎？可是或者這一錢多重的獸的愉快，比已往世界上所有人類的幸福都還貴重嗎？

這就是那位帶着顫動的東方口音的人，除了命令以外，得空的時候，對安得列說：

「革命需要書記的。你會寫字，——你就去寫吧。」

那時安得列用怪聲氣嘆道：

「我不願寫！當週圍都拚命苦鬥的時候，我討厭在那紙堆裏亂翻的！」

那帶東方口音的人，大顴骨的臉上帶着幻影似的粗野的微笑，用平心靜氣的聲音回答道：

「好同志，你為什麼想着每一個人在革命裏都應當放槍呢？或者你的全部革命都是在紙上嗎？」

過後，走到一邊去，轉過身來，幾乎很溫和的補充着說：

「革命不喜歡叫反駁牠。時時刻刻的都應當歡天喜地呢……」

誠然，在這時也有人不會喪失愉快的精神呢。

安得列所服務的那一師的黨代表，準備同一個穿兔皮大衣的白白淨淨的女子結婚的。黨代表是一個好朋友的人，他愛客人，愛同志們和弟兄們。他想在海闊天空的曠野裏，大規模的來舉行結婚典禮。他的馬匹不夠，他就請師部軍醫把進城裏去騎的肥馬借給他用。醫生借給他了：因為城裏平安得多了，部隊都恢復健康了，一半天可以步行去的。

可是一半天過去了，可是沒有把馬還給醫生。他總碰不見黨代表，最後想到向他的太太——向那位穿兔皮大衣的白白淨淨的女人要自己的



馬。

「馬嗎？」穿皮大衣的女子吃驚起來。「好醫生呵，可是當我們在婚典禮上，把牠皮剝了，分給客人吃了！要是你曉得的話，我們有些什麼樣的客人呵！」

於是她就哈哈大笑起來……

呵 如果安得列會笑的話，那他的眼睛或許不會凹陷得這樣的深，他的步調或許更牢穩的吧？可是就好像風打鳥似的，每天都在打擊着他，他週圍的一切都成了古怪的，幾乎難以捉摸的了。

有一天，在下雪的晚上，在回家的時候，他在一個轉角處停起來，驚奇的向自己的週圍望了一下，就好像從另一個世界把他弄到這街上似的。濕雪兇猛的在這些剝了皮的褐色的牆壁上打擊着。人們都彷彿無任何目的的跑着，在安得列的周圍，在這活的城市裏，找不到一點兒平常的意思。

有一個姑娘，頭上頂着破布，穿着短衣，懷裏藏着一件東西，極細的長腿，在一道釘死了的門跟前逡巡着。她的臉望不見。鼻聲的呻吟，離開了她，沾到牆上，就好像被斜落的沉重的雪貼起來似的。

「你說什麼，先生？」

瘦骨嶙嶙的高個子的人，用玻璃似的眼睛盯着安得列。他的嘴微張着，水滴從荷葉邊的帽緣上，往濕透了的肩上滴着。

「你剛才似乎說過什麼話吧？」他重複了一句。

「我說了嗎？」安得列問道。

「你什麼話也沒有說嗎？」

高個子的人走到安得列的面孔的緊跟前，仔細把他看了一眼。

「先生，賞一個大麥麵包吧，」他忽然嘟囔着，他的嘴也張得更大了。

「麵包嗎？」安得列問道。

那人面色死呆的瞪着眼睛，默然的站了一會，然後轉過身來，很快的跑過轉角去了。

鼻聲的呻吟，在釘死了的門跟前又重複起來。一個老頭兒走了過去，他的上身向前伸着，兩腿落到身子後邊有半步遠。他的脚用濕透的很重的破布裹着，他後邊的人行道上留下的痕跡，就好像拖筯的痕跡似的。

•他走到姑娘的對面停起來，問着什麼。後來彎下腰對着她，又說了什麼話。那時她尖細的叫了一聲，穿過馬路，向一邊撲去了。她的細細的長腿，水濕的光膝蓋，在安得列面前閃了一下。安得列跟在姑娘後邊追了幾步。她消失了。

起初是窒息的，後來成了猛烈的，越來越頻繁的沙沙的聲音，把全街都充滿了。當時不明這聲音是從那來的。過後，從上邊，從下邊，從四周，一陣沉重的轟聲，向安得列滾來，同充溢了滿街的聲音融匯到一起，於是馬上就寂無聲息了。

這時有一個人跑到安得列跟前，架着他的胳膊把他架着。他轉過身來。黃黃的，微弱的，模糊的手燈，好像瞎眼的瞄準孔似的，窺探着他的脊背。大珠子的一陣女人的叫罵，從沙沙的喉嚨裏衝出來：

「鬼東西！我給他打電話，可是他這鬼東西，實在說……」

「你這是幹嗎呢？」一個人低聲說。

好像引瞎子似的把安得列架到人行道上的他那一隻胳膊，依然在伸着……過後安得列明白了，想謝謝他，而且好像瞎子似的，用伸着的手摸索起架他的人來。

於是他的手碰着了一個人的細細的冰冷的手指。他抓住這些手指往自己跟前拉着。

「謝謝你，」他說。

驚懼的，戰慄的一聲叫喊，鞭子似的抽在他臉上：

「安得列！」

他好像挨打了似的，把眉頭一皺，對在他面前站着圓圓的黑眼睛望了一下。

「安得列，這是你嗎，安得列？」

他撲到那女人跟前，抱住她那冰涼的，濕髮貼在一起的頭，找着嘴唇，把牠緊緊的貼到自己的嘴唇上，就啞無聲息了。

「麗妲，」他模糊不清的說，「你怎會來到這兒了？」

「我來找你來了……」

「咱們走吧，這兒都是人，」他說着，把她帶到旁邊的街上。

於是街道馬上就明瞭起來，一切也都異常清楚起來了。

「多麼樣的糊塗呵，」安得列說。

麗姐連忙打斷他的話說：

「你怎麼了，你好像瘋子似的站在路上，我勉強把你認出來，你有病嗎，安得列？」

「別忙，你說你來找我的嗎？」

「是的，安得列。我再不能夠了。」

「呵，當然的，你不能夠了，你愁悶死了！」

「安得列！」

「什麼安得列？多麼無聊，多麼糊塗呵！可是如果我今天上前綫去了呢？過後，你不是曉得我上前綫了嗎？我在前綫幹嗎呢？你怎麼能……不，這鬼……」

「安得列……」

「哈哈，你算了吧！你打算什麼呢？你從那曉得我住在這兒呢？你將來幹什麼呢？」

「我曉得你在這兒服務的。因為過了兩月了。我想……」

「可是你想着我每天領五六斤麵包嗎？你想着你要倒到什麼地方的籬笆下邊嗎？最後，或者我被打死了呢？就是說，你想着我可能被打死嗎？呵，不是被打死，而是成百次的要餓死嗎？」

「你聽着……」

「呵，你現在到那去呢？」

「到你那兒去的。」

他站着，揮着手想叫喊起來，可是麗姐用低聲的呻吟，搶先的說：

「我再沒有地方可去了，安得列！」

他把聚在心裏要叫喊的那一口氣，呼了出來，對她望了一眼。她的眼睛都濕了，眼皮形成了一副麻木的藍藍的環圈，把眼睛圍起來。飽經風雨的嘴唇在抽動着，彷彿在鼓着力氣要說出什麼話來似的。

「當然再沒有地方可去了，」安得列低聲說了，轉過身來背着麗姐，繼續站着。

「我想告訴你……」他聽見了那同樣的呻吟的低低的聲音。他抖顫了一下，即刻瑟縮了一下，把手指藏在袖筒裏，說了素來使他壯起胆子的那一句話：

「瞎扯！」

「我想告訴你我爲什麼來。」

他一下也沒有動。

於是麗妲靠到他的胳膊上，低聲的，很快的說：

「我應該來的。我懷孕了。」

安得列跳到一邊去，緊緊的貼到濕牆上。他用手掌撫摩着滑溜溜的石頭，他的膝蓋在彎着，又濕又重的軍用大衣襟在抖顫着。凹陷的眼睛，凝視着麗妲頭上的一點，他好久的沉默着。後來勉強聽得見的低聲說：

「你怎麼着……」

「我沒有錯，安得列……」

「不，不！」他離開了牆，叫了一聲。「多麼糊塗呵！總之……」

「安得列！」

「不，不！我說你爲什麼一點也不告訴呢？就是，當我一問起你的時候，你爲什麼不馬上告訴呢？」

「因爲你沒有問呵，」她用抖顫的聲音說。

他出奇的，斷斷續續的笑起來，挽着她的胳膊，就很快的，幾乎跑着似的把她帶走了。

「我們幹嗎站着呢？我們幹嗎站着呢？你是多麼樣的小傻女人！應當的呵。」

「呵，安得列，我怎會曉得你……」

「我怎麼——怎麼？我怎麼？」

她好像鳥似的彎着頭，從下向上的對他的眼睛望了一下，默然的微笑起來。

他們緊緊的互相貼着，在無人的街上走着，他聚精會神的望着路，避過那擱起的石頭和暗淡的閃光的水潭。

後來他低聲兒問道：

「你不冷嗎，麗妲？」

## 線 球

清晨的時候，安得列在樓梯上同教授碰見了。他按照他的身個和那

短短的，抖顫的，頻促的頭的動作，把他認出來。他的臉——這在早晨的光綫強起來的時候，在樓梯平台上是可以看得見的，——被交錯的縫紋裂成立體小方塊的他的臉，也在抽動着。他抖擻着安得列的手，吃驚的說：

「多麼神氣呵！你曉得，簡直令人難以相信。彷彿你不是在生活裏，而是在書裏，在什麼極妙的書裏發現出來似的。」

一天跟着一天，一頁接着一頁——一件神奇跟着件神奇。

安得列望着窗子聽着。他沒有勇氣轉過身來，對這位彈簧似的一伸一縮的小個子的亂眨的，錫箔似的光亮的眼睛看了一下。

「非常時期呵！」教授感嘆的叫了一聲，向安得列跟前走了一點。「你說吧，」他曲意奉承的說，「你，你這年富力強的人，你相信嗎？呵，相信嗎？這麼，當你孤孤的一個人，低聲兒自言自語的時候，你相信嗎？」

他還沒等到回答，於是就又熱情的，匆匆忙忙的感嘆的說：

「毫無疑義的，我毫無疑義呵！到此刻我還不會體驗過這個呢。這樣的神奇。我也不知道爲什麼。簡直有什麼東西把我架起來在地上走的一般。」

「我曉得這樣的情感，」安得列低聲的說。

「你一定知道的！比我知道得更好！如果我要處在你的地位的話！你明白，我在斯莫迺週團整整去了一個禮拜了。去着，看着，僅只看一看而已……」

教授稍微沉默了一下，過後笑起來：

「好像中學生去幽會似的——每天去，在一定的時候去，你相信嗎？我去看着，望着房子，幾乎連氣都不敢出呵。」

「可是疲倦不來光顧你嗎？」安得列素然無味的問道。

教授停止了笑聲。

「怎麼對你說呢……當然的。我不是頂健康的人。雖然現在連健康的人都……」

他偷偷的，彷彿失禮似的對安得列瞟了一眼。

「我聽說你家裏來了……」

於是他混身突然就亂動起來——從那短短的小腿，直到那極小的肉

溜與臉上小小的立方塊，都在亂動起來。

「我早就想來看你，好吧……你瞧，我的朋友從鄉下給我弄了一些麵粉，我從前在那裏……」

「不，這何必呢……」安得列把眉頭一皺說。

「我想你此刻很困難，你太太來了之後……」

「太太？」安得列反問了一聲，後來就自己對自己回答道：「呵，是的，麗姐……不，何必呢，你自己用吧……」

教授用略有點粗糙的手指尖，到他手上觸了一下：

「老實說，你別叫我見怪。我多着呢。我給你帶來。我帶來，好嗎？」

他順着樓梯上去了，隔着欄杆，彎着腰，心神不安的叫着：

「我帶來，帶來！……沒有什麼客氣的……我帶來！」

★

麗姐披着头巾，拳着腿，坐到睡椅上，她整整坐了一個陰暗的晚上。應當保護着頭巾下邊的積蓄的溫暖，她或幾點鐘的連一下也不動。

聽不見她的聲息，可是她的臉——她的帶着發裂的乾嘴唇，長着暗然無光的癡呆眼睛的白臉，處處都可以看見，從每一個角裏都可以看見，彷彿有人把這房間裏放滿了模糊的鏡子，除了她的臉以外，什麼也照不見似的。

她不轉身子，可是把安得列看得這樣清楚，就彷彿把他的頭拿在手中一般。而且背對着她坐着的安得列，對她臉上的極細的綫紋，頭巾的皺褶，支着下巴的兩膝，以及散亂在頭巾上的頭髮，也都看見了。

他們在等着孩子。

他應該在未知的遙遠的將來出世的。應該吸了母親的最後的一滴血，吞了她最後的一滴脂肪才出世的。

脂肪在從前裝在箍着粗箍的木桶裏，往各處運着；脂肪在從前是連稱都不稱，連量都不量的大塊，亂堆在櫃台上，把櫃台都壓彎了；從前地窖和地下室都填滿了，塞滿了，堆滿了脂肪；從前野市對脂肪失掉嗅覺的狗，都不吃牠——是的，是的，就是這脂肪呵。

要想得到極微的一點脂肪，應當整整的去等七天。要想積蓄一小滴脂肪，應當保持溫暖，保持虛弱筋肉的極微的力量。在未知的將來，一

定要出世的孩子所需的那一點一滴的脂肪。他出來是一個彎曲的，軟骨的，沒有手指甲和腳指甲的畸形人。

麗姐爲了這一個畸形人，爲了這一個畸形人身體中生長的覺不着，看不見的細胞，縮成一團，一下兒不動的坐着，而安得列不使麗姐積蓄的溫暖分散，怕衝破這沉寂。

可是柴波甫把這沉寂衝破了。

他衝進房間來，十字交叉的抱着手，威脅的說：

「這一樣一着的，這一樣一着的呵！」

他的夾鼻眼鏡抖顫着，溜到下邊了。他把頭仰了一下。

「這一樣一着的！」他說着，鞋底掌在地板上敲着。「安先生，你是怎樣的感謝我對你的招待呢？真不壞。真合現時的風習呵。大概你想着你是同傻子打交易的嗎？錯了，你錯了！」

「怎麼一回事？」安得列說。

「哈哈，你不明白嗎？你猜不到嗎？你說吧，多麼樣的天真呵！」

「你說吧，怎麼一回事！」安得列喊了一聲，把椅子踢開，挺起身來。

柴波甫於是走到安得列跟前，斷然的把手插到衣兜裏，把早已準備好了的話對他傾瀉出來：

「你太滑頭了，青年人。你利用每一分鐘的機會，拿我的東西來來充你自己的皮囊。我只消一背過臉來，我的東西就不見了。你好像老女僕似的，什麼都看上眼的。你……」

「你幹嗎不作聲呢？」麗姐嚷起來。

「他有什麼可說呢？當剛剛一刻鐘以前，我到鋪子裏一去，我就少了一兩牛油的時候，他還有什麼話說呢！我沒來得及上鎖，我慌着到鋪子去，我放在棹子上，放在小盆裏，放在鹽水裏，就這麼樣——有半磅來重一塊。油上邊我劃了一個十字，這我從來如此的。我回來一看，十字好好的，可是牛油似乎少了。我一過稱。少了一兩。年輕小子，滑頭，滑頭呵！只是我比你更滑呢。你用小刀子這樣從下邊切一塊來。你以爲漂着，一塊牛油在漂着，如果上邊一切都照樣的話，誰還去想到牠下邊呢。」

「安得列！」麗姐呻吟起來。

「簡直可以說我從馬路上把你收容來，這是你謝我的嗎？這是你謝我的嗎，爲了你的太太……」

安得列搖晃了一下，彷彿有誰把他推了一下似的，他走到柴波甫跟前，抓住他的肩，把他轉過來，從房間裏拖出去。柴波甫不但不加反抗，而且好像非常匆忙似的忘記把嘴閉起來，而且到門口裏轉得側着身子，以便容易通過去。可是到門外突然跺着腳，尖銳的大聲叫着：

「從我家裏滾出去，滾出去！」

安得列把門關起來，把麗妲望了一眼。於是立刻就又把門拉開，兩隻手掌抱着頭，穿過那細聲亂叫的走廊，跑去了。

在樓梯上，一股冰冷的穿堂風，撲到他臉上。他站住了。他不能回到房間裏取軍用大衣和帽子了。

他上到樓上去，敲着教授的房門。沒有人答應。他更用力的敲起來，細聽了一下，聽見叩門聲在室內轟轟的響着，就在靜寂裏消失了。後來他瘋狂的用皮靴在門上踏起來，於是從樓頂上到地下室裏，全樓梯上都起了沉重的咚咚聲。

有人在他後邊問道：

「你找教授的吗？」他聽見就轉過身來。

「是的，找他的。」

「他沒答應嗎？」

「沒有。」

「他向來這時候在家呢。」

「是的，我曉得。」

「呵，你再敲一敲。」

安得列敲了。細聽了一下。寂然無聲。

鎖鏈在安得列後邊響了一下，一個微有點駝背的高身個的人，出現在黑暗裏。

「怪得很，似乎好久沒有碰見他了，」他說着，摸了一下門。

「可能……」安得列開始說。

「可能，當然的，一切事都可能的，」高身個的人打斷着他的話說。  
• 「咱們到委員會去吧。」

「難道你想……」安得列又開始說起來，高身個的人又把他打斷了。



『我想？當然的，我想……幹嗎不想呢？』

沿着黑漆漆的樓梯，順着窄狹的迴聲轟轟響着的院子，順着那風聲呼嘯的門口，有兩個人，後來有三個人，四個人，五個人，慢吞吞的，到處在逡巡不前的走着，彷彿害怕下手似的。

後來好久的在教授的門上敲着，細聽一下，又敲起來。後來互相問着，最後一次什麼時候看見教授，他會不會上那兒去了，或者在那兒過夜了。

終於把用壞了刃的鈍斧子，插到兩扇門中間，於是門乾得就好像燒焦了似的噼噼的響起來。於是大家都好像按照信號似的。都開始搶着貢獻意見，怎樣才更敏捷的把門口弄開來。可是當鎖一離開原地的時候，就看出來再努一下力，門就要開了，大家又都寂然了。

安得列跟着委員會主席，第二個進到房裏去。大家都胆怯的，默然的，一個房間一個房間的走着。擦着洋火，到門框後邊找尋着電門，試試有電沒有。又燃起洋火來，繞過了空空洞洞的房角就向前去了。

當把走廊裏遠處的一道房門微微一開的時候，柔和的微紅的光綫，就投射出來。

『一點不錯，』委員會主席說着，就對安得列轉過身來，『我們沒有想到從院子裏把窗子望一望呵。』

『可是都掛着窗幔的呵，』一個人說道。

『呵，快些！』

主席用伸着的手把門打開。一切人都當心的在門口擠成一堆。

台燈的乳色的光綫，平展展的在書籍上，地板上，牀上，落成了一個圓圈。

教授躺在床鋪上，仰着頭，尖尖的突峭的下巴，向上擡着。他全身伸得筆直的，身段長起來了，彷彿自從最後一次同人見面以後長高了似的。他臉上的皺紋都展平了，生前那樣清楚的小肉瘤和小立方塊，都消失了：他變年輕了。靜穆的光綫的斑點，落到他那平平的額頭上。

都靜悄悄的走到他跟前，仔細的望了一下，後來都誰也不望誰的在室內踱着。誰都沒有說話，也沒有什麼話可說的。安得列幾乎聽不見的說：

『這是小耗子幹的事……』

於是大家都轉過頭來，興奮的望着靠在書櫃上的麵粉袋。麵袋四面都咬破了，咬破的布縷，垂到地板上，窄窄的一道白印痕，從地板上通到牆腳跟前。

「這應當拿出去，」主席說畢，即刻就有三個人撲到麵袋跟前，把牠拿出去了。

— ★

雖然那些犯罪的人，都沒人願意去造孽，可是在一年之間，或者在兩年之間，發生過衝突，爭吵，打架，甚至也發生過兇殺案。最後，這些人覺悟到他們是生存在社會友愛的時代，而且從今天起，他們的團體放棄了一切個人的，自私自利的舊習慣，只接受了集體主義的理想。站到同業的原則上，當時決定設立一個勞動組合。誠然這一個勞動組合的命運，是注定了祕密存在的：關於這個勞動組合的真正目的，甚至當着墳院管理人也不能露一句的。可是牠的沒有寫出來的條規，却更其堅固而嚴格呢。

墳院分爲七區，每區交給兩個掘墳人管轄。這兒對於墳院的本身，應當寫幾句，雖然這種描寫對牠是沒有什麼意思的。墳院是處在一個很寬的平原上，在荒蕪淒涼的郊外，舊的一部份墳院，生滿了白楊。教堂透過了稠密的樹枝隱現着。新區域是很荒涼的，如果可以的話，那可以說是墓塚散佈的無邊無際的荒郊。古陵，小禮拜堂，沈重的墓碑，都羅列在教堂的週圍。

可是問題不在這些陵墓和堂皇富麗的石碑。這一區，從前是收入最豐的一區，近來衰敗得好像鄉下的墳院似的，兩年來總共只收到一具新鮮的屍體，就那還是沒有收入的，——那就是愁死的墳院牧師的屍體。

石碑同帶着小禮拜堂的穹的墳墓，早已不樹立和建築了。可是十字架還沒有從日常生活裏廢掉，十字架，就是這些十字架，幫助了這些掘墓人，意識到自己的社會的本性，在這過渡時代裏，爲着有計劃的保護自己的利益，創辦了勞動組合。

但是，大家都曉得，十字架有生鐵的，有熟鐵的，而大半却都是木的。生鐵的沒有什麼實用。實際上這就好像墓石，石碑及小禮拜堂一般，都是廢物。幸虧生鐵同牠那些分等級的或分階級的葬儀，都已成陳迹了，這幾年來，只有熟鐵和木頭，才做了十字架的後補者。好像教堂的

欄欄似的，捲花的熟鐵的十字架，一點也不比生鐵有實用。可是用鐵葉作的中空的，通常染成白楊色的十字架，很容易拿來作家用。每一個都毫不費事的可以作鐵爐子的烟筒的拐彎，或者作火壺的烟筒，或者作簡便的排水管。在距白楊樹老遠的廣大的各區裏，這樣的十字架多着呢，在合理的利用下，其貯量足夠長久之用。

勞動組合社員間的區域分配的困難，是在於墳院各區の木十字架的數目，不是一樣。因此，勞動組合不得不把舊政體所留下來的財產，預行統計一下。可是在這種工作的過程中，發現了新的困難，因為墳院裏的事情和其他社會部門不同的，是舊政體在這兒不是從頭到尾都朽了的，而是只朽了一部份，雖然在統計的時候，所發現的朽十字架，比保留的重要多些。可是覺悟心幫助勞動組合的社員們，作了一個聰明的決定：兩個朽十字架，等於一個堅硬的沒有朽的十字架，這計算就是一根堅硬的劈柴所生的熱力，等於兩根朽劈柴所生的熱力。

這麼以來，當這種團結的根由找到的時候，掘墓人都向教會長老建議，叫把對於十字架亂被偷盜的保護責任，交給他們。

教會長老同意了。那以後，墳院的荒廢，就已經有計劃的進行了，掘墓人之間，存在着一種哲學的觀察，這是久看出來的這種職業中的，而且只有這種職業中才有的哲學的觀察。

當教授的死發現了兩天以後，一個年輕的，衣服襤褸的大學生，來到墳院上，在辦事室裏打聽着怎麼快些埋葬早已死去的人。在辦事室裏就談起領棺材及墳地特許證的手續，談到登記，掛號，先來後到的順序，甚至談到社會主義。結果是他們打發那位大學生在墳院裏去找掘墓人。他遇到了一個掘墓人，就對他談起自己的事情來。掘墓人所定的價錢，使大學生很很的駭了一跳。

「死的是什麼人？」掘墓人問道。

「學者，」大學生答道。

「那麼的是餓死的嗎？」

「不，不是餓死的。」

「如果不是餓死的，那一定有錢出了。」

「就是因為沒錢出。不然，我許不會講價錢了。」

「不能少的。不行——那就按次序吧，過一個禮拜，一個半禮拜……

…」

「沒有這麼多的錢，」大學生說。

「我們不是報奮勇的人，我們有定價的……隨你的便吧。」

「不，這樣的價錢我們出不起，」大學生堅決的重複了一句。

掘墓人想了一下，問道：

「可是你照正教的習俗埋葬呢，或是照公民的習俗埋葬呢？」

「照公民的。」

「那就還貴些呢。」

「爲什麼？」

「怎麼說……正教的埋葬，說來說去總有點收入。你瞧——吩咐叫照看十字架，別叫偷去了……可是難道你能看住嗎？劈柴缺得很呢……按照公民的埋葬——那有什麼好處呢？一埋就完事了。最近埋了一個飛行員，墓上按了一個飛機上的橡木推進機。你對這推進機有什麼辦法呢？你把牠劈不開的，牠彷彿鐵似的。你所出的價錢，照公民的埋葬划不來的。」

「我們怎麼辦呢？」

「這樣的價錢挖墓坑——還過得去。至於埋的話——你隨便吧。」

當時決定了：墓坑歸掘墓人挖，下葬及掩埋死者，歸送葬人去作。

四個大學生和一個憔悴的，褐色鬍鬚的，好像教員似的大學的門房，去對教授盡最後的義務去了。

這一天，嚴寒沒有那麼厲害了，灰濛濛的細雨，好像透過篩子眼似的下着。凍得瑟縮的一堆人，打着濕淋淋的下垂着的紅旗，在大門樓下等着棺材。同房的人把棺材抬出來，放到馬車上，行了祈禱，吩咐叫動身了。跟在車後邊的有打着旗子的四個大學生，憔悴的，好像教員似的大學的門房，安得列和住室委員會主席。因爲濕旗子打着很重，就把牠放到棺材上，因爲震動，旗子就好像鐵葉子包的一般，緊緊的貼到棺材蓋上。

當往墓裏撒土的時候，安得列站在旁邊，望着上邊的栽着零零落落的十字架的無數墓塚。他聽着被雨淋得鬆軟的土壤，往坑裏落着，落的聲音越來越短，越來越猛烈了，接近地平了。他覺得這教授如此偶然的出現到他的生活裏，把說出最重要的一種最後的可能，從他的生活裏

帶去了。這種最重要的——安得列大概是不知道的。可是他有一種感覺，彷彿什麼人的殘忍的手，揪住了他的喉嚨，而且他明白，什麼時候他不說出來這最重要的，那手是不會撒開的。

他弓着脊背，遲鈍的，被黃昏的霧侵襲着，最後的離開了墳院。他不是走着，而是拖着，幾乎是順着近郊的無人的走不盡的街上爬着。當時他好像從病院裏趕出來的病人，大概還沒來得及戰勝了病魔。

到家裏麗姐給開了門。

「有一個兵在等着你。」

「兵？」

「是的。他沒有說他是誰，他說你知道他的。」

「奇怪，」安得列淡然漠然的慢吞吞的說着就進到屋裏去了，同在街上似的，疲憊的，遲鈍的拖着自已的挺起來的身子。

一個士兵，臉對着火，在爐子跟前取暖。他的軍用大衣，搭在爐跟前的椅子上。他蹲着，搓着兩手。當門吱嚶響了一聲的時候，他抬起頭來，光影從他的額上，跳到若隱若現的皺紋圍成一個細圓圈的他的半張着的嘴上，他的嘴唇歪得好像微笑似的。

「是你呵，」他說着，就從地下站起身來。

只在那光影在客人的嘴唇上跳動的時候，安得列才把他看清了。他抓住門框。片刻間，一切的溫柔，都在他心裏消失了。他從一個柔弱的，彎腰弓脊的人，變成了一個堅硬的，挺直的，好像木柱子似的偶像。麗姐脚跟脚的隨着他進來，關上門，把他推了一下，他總共只走了一步，於是就呆在那兒了。

「你好吧，」士兵說着，往安得列跟前走着。

安得列的手向後伸去，彷彿他想把手放到背後似的，後來他向麗姐瞟了一眼，就很快的握着客人的伸着的鎮靜的手。士兵也對麗姐望了一眼，向她鞠了一躬。

「尊夫人……貴……呵——呵……她很客氣。你瞧，我在烤……我想最好我們……」

於是他很流暢的用德國話說：

「對我們更方便的是不說俄國話。」

安得列就像因為聽不慣的，斧子砍着似的這句外國話，搖幌了一下

就很快地問道：

「你怎麼找着了我呢？」

「我在街上看見了的。我在一營士兵中間把你認出來的。後來就追縱着你。」

「爲什麼到現在你還沒來得及呢？」

「這故事長着呢。」

「你找我有什麼事呢？你來幹嗎呢？」

安得列異常緊張的把問題往外擠着，彷彿拚力的要用這些問題把那絕望的叫喊塞起來似的。

「我打算用更妥善的方法呢，」客人答着，用密縫的眼睛，照安得列臉上溜了一下。

「把衣服脫脫吧，你渾身都濕了，」他謙恭的補充了一句，聳了聳肩。「你是多麼樣的煩噪呵！我看事情更沉着了。我永遠對自己說，我每分鐘都可以死呢。我對於最可怕的——對於死，已經準備好了。因此，我時時刻刻都是平心靜氣的。什麼還有比死更危險的呢？」

「大概是如此的，如果在人生裏沒有什麼留戀的話，」安得列脫着軍用大衣，低聲說。

他把袖搭到椅靠上，往爐子跟前挪了一下，不慌不忙的，消消停停的注視着自己的一舉一動，坐下來。

「你怎麼沒有走呢？」

客人同他並排坐下來。

「我勉勉強強的到了莫斯科。這就費去了一個來月的光景。我孤單單的一個人到的。在莫斯科我第一次決定利用自己的新名字。結果竟不大順利。關於從前這姓名的所有者，我一點話也不想說，可是有人在我以前，把這名字糟蹋過了。承認吧，」客人用笑眼瞟着安得列，微笑了一下，「承認吧，有一個時候我到你……」

「人家知道了嗎？」安得列低聲問道。

「知道了，」客人說。

安得列跳起來，向麗姐撲去，在可怕的驚懼裏低聲說：

「知道了，天呀！麗姐，人家知道了！麗姐，你要明白，人家知道了……」

麗姐坐在床上，同平常一樣的披着頭巾，下巴支到膝蓋上。

「安得列，」她說着向他伸着身子，把手從頭巾裏伸出來，「我不明白，你說什麼呢？我請你……」

「呵哈，你不應該明白的，」他呻吟着，又撲到自己的椅子跟前，「她什麼也不應該明白！難道人家知道了嗎？」

客人少沉默了一下，彷彿故意慢慢的，吞吞吐吐的說：

「不過，你的沉着力太不能持久了。如果易地而處的話，你怕早就完了。你瞧，我還好好的。」

安得列抓住他的衣袖：

「去你的吧，你說吧，知道了嗎？」

「這樣更好些呢，」客人說着，於是他的嘴就又抽成微笑似的了。

「知道了，」他嫌惡的說。「可是我不能確信的說他們就是知道了。大概他們曉得我是冒充別人的。可是我的確是什麼人——他們只能去假定罷了。關於你……」

「我的天呀！」安得列又呻吟起來。

「關於你，我什麼也說不上來。有一個時候我想着，就是你會糟蹋過我的新姓名。可是後來我想着這對你是冒險的。」

「冒險？」

客人凝神的對安得列望了一下。

「是的。就讓你想把我出賣了，這樣好使自己的情況多少單純化。後來我想你是俄國人。據我所研究的俄國人，出賣都不是他們所幹的。」

「我沒有心情空談這些民族性問題的。我想叫你把你所想的告訴我……你覺得怎麼樣……都知道了嗎……」

「哈哈！你開始得多麼好，結果你弄得多麼糊塗呵！你想知道人家曉得不曉得你所扮演的那脚色嗎……」

「呵，是的，是的！我所扮演的脚色……反正不都是一個樣嗎？」安得列打斷着他的話說，「說吧！」

照你平心靜氣在這大城市裏逍遙自在的看來，誰也疑惑不到你有什么的。一般說來，我覺得事情的經過頗順利。這一層我差不多是相信的。至少在這兒會一帆風順的叫我搭軍車走的。」

「什麼？你到過……你告訴你是誰了嗎？」安得列叫起來，抓住對談者的肩。

「沒有說是我……」

「說是石泰茵嗎？」

「你放心吧，我的好朋友。從這方面任何危險都沒有的。石泰茵再沒有了。」

「沒有了？」安得列閃開了一下。

「石泰茵死了。」

「我一點也不明白！」

「呵，你聽我說吧。在莫斯科本可以把一切都弄出來的。我及時逃之夭夭了。我到了克林，從那兒到了合維里。我在那兒做過短工。我有一個同伴，是柏林人，是一個好小夥子。我們過夜有時在這兒，有時在那兒，沒有固定的地方。在那兒得到工作——就在那兒住。那兒也不會切實的曉得我們。那麼着，當這位柏林人嗚呼哀哉的時候，一切事情就自自然然的發生了。我把他的證件取來，把自己的塞到他身上。

安得列默默的坐着，彷彿沒有聽似的。

客人對他的眼睛望了一下，就像醒悟過來似的說：

「不，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你把我當什麼人呢？我忘了告訴你，這位柏林人害過這傷寒。我招呼他了一半個禮拜。挺好的小夥子。」

安得列站起來。

「這麼以來，石泰茵一死，關於他的一切事情就完了。」

「大概是的。」

「那麼，咱們兩清了嗎？」

客人馬上跳起來，瑟縮了一下，慢吞吞的用鋒利冰冷的話說：

「不，咱們還不算兩清呢，安得列同志。」

客人搖搖頭，臉色笑嘻嘻的走到安得列跟前，抓住他的肘子彎。

「我的好朋友，我這樣說的是因為我覺得自己得恩未報呢。好心腸能够作到的，你統統都作了。可是咱們還不算兩清呢。我答應替你帶一封信給你的未婚妻。我認爲這是我應盡的天職。我甚至連她的名字都記着呢：吳碧霍·瑪麗小姐，畢紹芙斯堡人，不是嗎？你幹嗎不作聲呢？似乎是我錯了嗎？瑪麗小姐，不是嗎？」



安得列用手把臉蓋起來。

「可是你瞧，我把你的信弄丟了。不是弄丟了，而是同石泰茵的證件一塊兒塞到那位已故的柏林人身上……」

「你瘋了嗎！」安得列幾乎喘着氣，沙着嗓子說。「如果叫人家把我的信同石泰茵的文件一起發現了呢……」

「你說那兒的話，誰會想到把你的名字同石泰茵聯繫到一起呢？」

「你別開玩笑！你敢拿我開玩笑！」

「我想什麼說什麼。」

「文件一定要送到塞米都，給古爾特呢！可是古爾特即刻把一切都明白了！」

「我沒有想這一層，承認……」

「你聽吧，你……鬼氣……你聽着吧！你再去找什麼人開玩笑去吧！你到忘了，你是在我手心裏呢……」

客人用伸着的手指，在安得列面前指劃了一下。

「可是就連你我也不奉勸叫你忘掉你是在我手心裏的。是的……不過，犯不着爭吵呢，」他又裂着嘴笑了，「難道你覺不着我對你感激不盡，準備不顧一切要報答你嗎？」

「你怎能沒想到……」

我開玩笑的，好朋友，你相信吧，我是開玩笑的。我塞到死人身上的只是石泰茵的證件。別的什麼也沒有。」

「信留在你身邊的嗎？把牠給我，給我！」

「沒有。爲了不使偶然連累了你，我把信撕了。」

「哈哈，我不信，我連一個字也不信！」

安得列由一個屋角裏到一個屋角裏來回跑着，兩手抱着頭，彷彿頭痛似的搖着。客人密縫着眼睛，注視着他，慢吞吞的說着，就好像把字往鈎子上串着似的。

「你幹嗎要發煩呢，我的好朋友？再寫一封信難道真困難嗎？這是再多給你一次滿足——同心愛的女人談談心。我向你發誓，我一回國，就去找瑪麗小姐——大概是這樣的嗎？——我把信交給她，把我知道的你的一切情況告訴她。」

「你認得瑪麗嗎？」安得列突然停住跑，問道。

客人不作聲，一直瞪着安得列。

「不認得。」

「對她一點也別提我，」安得列同客人臉對臉的站着說。

「你自己請求過我呢。」

「可是現在我請求你別這樣作吧。別找瑪麗吧。不用的。」

客人又沉默了一下，後來到安得列肩上拍了一下，照麗姐點了一下頭就笑起來。

「咱們完全把太太忘了。我把你了解得很清楚。可是你白担心的：瑪麗小姐對這一點也不曉得的。」

於是他又照麗姐點了一下頭。

「咱們來談正事吧，」安得列用自己把麗姐遮起來說。「你爲什麼來找我呢？」

「咱們來談正事吧，」客人順着安得列的口氣說。「我來到你這兒過夜的。明天人家叫我搭車的。那兒人太多，我避開了。」

「好吧。你答應我，你永遠不要擾亂吧。」

「我答應你。」

安得列大步的走出了房間。

「柴先生，」他走到房裏跟前說，「有一位同志應該在我這兒過夜的。這是必需的。我叫他睡在隔壁房間裏，睡到沙發上。」

柴波甫把手一拍。

「等一等，」安得列堅決的繼續說，「一點也不能反對。他應該當留下的。不然要糟了呢。你聽見了嗎？而且——別作聲。無論對誰都別作聲。謝謝你。」

他轉過身來就走了，沒有看見柴波甫驚懼的在自己身上頻頻的劃着十字。

安得列把客人領到隔壁房間裏，把沙發指了給他，把門一關，就回到自己房裏了。

他在那兒凝然不動的站了幾秒鐘，用手到頭上拂了一下，拭額頭，兩頰，頸子。後來捏起拳頭，自己對自己說：

「他認得她的，認得的，認得的！」

他幌盪了一下，走到床跟前，把頭放到麗姐的兩膝上。後來閉起眼

睛。

麗姐抱着他的頭，俯在他上邊。熱淚珠落到他的唇上。他不睜眼的  
低低兒問道：

「你哭什麼呢？」把齦嘴唇舔了一下。「如果能重新從頭過活的話  
……在一條綫上滾綫球，把綫球滾盡了，滾到了該死的一刻，就另起爐  
灶的幹起來。完全另起爐灶的幹起來……」

麗姐大聲的哭起來，臉頰觸着他的額頭。

「親愛的，親愛的……」

「你哭什麼呢」他又問道。

「你說吧，這人是誰？你們說些什麼？」

他好久的沒有回答。

當時靜得很，聽見窗外遠遠的有什麼聲音。電燈慢慢的，不甘心滅  
了。

安得列轉過頭來，臉放到麗姐的膝蓋上——放到膝蓋上，衣服上，  
溫暖的腿上——說：

「這我誰也不能告訴的。誰也不能告訴的。」

（本章完，全書未完）

（曹靖華譯）



高爾基  
(М. Горький)

## 小市民

(МЕЩАНЕ)

[續自第 21, 22 期]

### 第三幕

還是那間房間。早晨。史吉邦尼達在拂拭傢俱上的塵埃。

阿 (一面洗茶具，一面說)。今天的牛肉不肥，你就這麼辦：昨天的燒肉一還定有脂油剩下來的，——你就去把它放在菜湯裏……菜湯就會顯得油了……聽見沒有？

史 聽見……

阿 你要煎小牛肉，攤鍋裏油可不要倒得太多……禮拜三我買了五斤，昨天，我一看，連一斤都剩不到了……

史 那就是說，用完了……

阿 我知道，用完了……你看你頭上的油有多少……就像鄉下人小油桶裏的松油一樣……⊖

⊖ 指農人用以揩車軸的小油桶，此小油桶即掛在馬車車軸的中間。

史 難道你氣味聞不出，我是抹的長明燈<sup>⊖</sup>裏的木油嗎？  
阿 好，算了……（啞場）。早晨達吉羊娜把你打發到什麼地方去的？  
史 到藥房去的……去買鹽<sup>⊖</sup>……她說，你去，給我買十二個戈貝的鹽<sup>⊖</sup>……  
阿 必是，頭痛……（嘆了一口氣）。真麻煩，她生病了……  
史 給她出嫁就好了……她也許一下子就好了……  
阿 現在要把一個姑娘出嫁可真不容易啊……有學問的姑娘還要更難……  
史 你只要給好好的陪嫁，就是有學問的姑娘也有人要……

〔彼得從自己的房間裏往外看了一眼，即隱而不見。〕

阿 我的眼睛看不到這種快樂的事情了……達吉羊娜不願意出嫁。  
史 多分，在她這樣的年紀，那有不願意的。  
阿 唉！……昨天誰到樓上女房客那去做客了？  
史 那個教書的……紅鬚子的。  
阿 就是太太逃走的那一個嗎？……  
史 是的，是的，就是他！還有收稅的……就是那個……臉上看起來，瘦瘦的，黃黃的……  
阿 我知道。是娶的買賣人比密諾夫（Пименов）家的外甥女……他有癆病，聽說沒有……  
史 你還用說？……看也看得出呀……  
阿 我們那唱唱的去沒有了？  
史 唱唱的，彼得都去了……唱唱的鬼叫似的唱歌……一直叫到兩點鐘……像牛叫似的……  
阿 彼得什麼時候回來的？  
史 我給他開門的時候，天已經發亮了……  
阿 噢喲喲！……  
彼 （上）。喂，史吉邦尼達，快點做，快點走……  
史 馬上就走……我自己倒高興快一些……  
彼 要高興，就多做些事，少說些話……（史吉邦尼達鼻子裏哼了一下，就下去）。媽媽！我不祇一次請你少跟她說話了……這是不好的

⊖ 指神像前的油燈。

呀，而且，你要明白，和老媽子做親密的談話，並且打聽她……各種各樣的事情，不好。

阿（惱怒地）。怎麼，你發命令，要我問你，我可以和誰說話嗎？你和父親都不肯跟我說話，那末也容許我和用人說句話呀……

彼 可是，你要明白，她和你配不上。因為，除了什麼流言之外，你從她嘴裏，什麼也聽不到。

阿 我可以從你嘴裏聽到什麼呢？你在家裏住了半年了，一次也沒有和你親生的母親在一起坐過個把鐘頭，……莫斯科怎麼樣，還有什麼怎麼樣……一點也沒有講給她聽……

彼 喂，你聽我說呀……

阿 有時你一開口，——只聽到你怨苦的話……這又不好了，那又不好……把親生的母親，當個小丫頭似的，你教訓起來了，又是責備，又是譏笑……（彼得，把手一揮，很快地走到外間去，阿庫林娜對着他的後影）。看，他說了多少閒話！……（用圍腰布的角擦眼睛，吞泣起來）。

畢（上；他穿着破了的短襖，破洞裏戳出污穢的棉花來，腰裏繫根繩子，穿草鞋，戴皮帽）。你爲什麼愁眉苦眼的？難道彼得又得罪你了嗎？爲什麼他在我面前走過，像燕子似的翹翹尾巴……甚至於連好也不問一聲。波里雅在這裏嗎？

阿（嘆了一口氣）。在廚房裏，在斫白菜末……

畢 可是鳥的秩序就很好。小鳥羽毛豐富了，就飛到四方去……牠一點也不用父親和母親的督促和教導……有茶給我留下沒有？

阿 你，看來，在自己的生活中是遵守鳥的秩序已？

畢 是的，正就是這個。並且也很好呀。我什麼也沒有，我誰也不妨礙……好像我不是在地上而是在空中生活。

阿（矚視地）。並且人家的尊敬你一點也沒有。拿去，去喝……不過是冷茶……並且還有些稀……

畢（舉杯照亮光）。不濃……好，謝謝，只要不空就行了。濃的，還要粘在裏面呢……至於說到尊敬，那末請你做個好事，請你不要尊敬……我自己也不尊敬什麼人……

阿 誰又要你的尊敬？誰也不要……

畢 那好極了……我本來就看出，人們在地上揀自己的一塊麵包，是互相從嘴裏搶奪。我是從空中得到食物……靠天上的鳥來養活……我的事業是乾乾淨淨的……

阿 喂，快要結婚了嗎？

畢 誰？我，還是怎的？那隻要嫁給我的佈穀鳥，還沒有飛到這裏的樹林子裏來，昏蛋……也許，簡直要遲到了……等不到，我就要死了……

阿 你別說空話了，你就直說，什麼時候你去行婚禮？

畢 給誰？

阿 好像不知道，……你看！

畢 女兒？她什麼時候要成婚，我就什麼時候給她成婚……假使他要和誰結婚的話……

阿 他們早就有這個主意了嗎？

畢 什麼？誰？

阿 你別裝腔了。她總會告訴你的。

畢 關於什麼？

阿 關於結婚……

畢 這是說誰結婚？

阿 呸你的！老頭子裝傻也該害臊。

畢 你等一會。你別上火……你就明白地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阿 不高興和你說話……

畢 你說呀……你還要說多少時候，老是不明不白……

阿 （無味地，懷着羨慕地）。你什麼時候給波里雅和尼爾成婚？

畢 （喫驚地跳了起來）。什……麼？和尼爾……啊——啊？

阿 難道她沒有對你說實話嗎？唉，人變了……對親生的父親……

畢 （高興地）。你說什麼？你說笑話嗎？尼爾？啊，吹他們的牛！真的嗎？呀，小鬼！啊呀，波里雅：這簡直不是半步舞，這是整整一大隊的雙人舞了⊖……不，你不是撒謊嗎？噯，好極了！可是我的腦經裏却以為尼爾是要娶達吉羊娜的……真話。是有這樣的樣子，

⊖ 波里雅在俄文中為 Поля，其愛稱則為 Польшка，此字又可解作一種甚為迅速的半步舞。此處老父養女已經昇格，簡直不是 Польшка，而是 Кадриль了，кадриль 之意為一對一對的結成一大隊的舞蹈。

好像是要娶達吉羊娜……

阿 (受辱地)。有誰肯把達吉羊娜給他。我們要覓他的寶……這樣一個臨陣脫逃的傢伙……

畢 覓尼爾的寶？你說什麼？要是我呀……就是我有十個女兒，我閉着眼睛也把所有的女兒都嫁給他。尼爾？他呀……他一個人能養活一百個人。尼爾嗎？哈，哈！

阿 (帶着諷意地)。我看，——他的老丈人倒很好呀；很——很討歡喜。  
畢 老丈人？去吧。這位老丈人不願意騎到任何人的頸子上去……你呀！我簡直樂得要跳起柯馬林的舞來了……我現在完全是一個自由的孩子。現在我——就要這樣過日子了。誰都看不到我……我簡直就到樹林裏去，——畢爾契興不見了。噯，波里雅！我曾經想過，女兒……怎麼過活呢？我在她面前甚至於有些難為情……生倒生下來了，可是再也無能為力了……可是現在……現在我……要到那去，就到那去。我到最遠的三十個國家那邊去捉火鳥去。

阿 你怎麼好走呢？有福享人家是不跑開的……

畢 有福享？我的福氣就是走開……波里雅倒是有福享的……她要……尼爾一起過活？健康，快樂，純樸，我腦袋裏的腦髓都跳起舞來了……心裏末，有雲雀在唱歌。噯，——我運氣來了。(用足踏拍子)。波里雅把尼爾勾住了，她這一首做得真正好……啊呀呀！呀呀得兒高！

別 (上；他穿大衣，手裏拿着一隻無邊帽)。又喝醉了！

畢 一時高興。聽見沒有？波里雅……(高興地笑)。要嫁給尼爾了。啊？好吧，啊？

別 (冷冷地，殘酷地)。我們不管這個事情……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收穫……

畢 我老是以為，尼爾是打算娶達吉羊娜……

別 什麼？

畢 真話。因為看得出，達吉羊娜總是不放鬆地……這樣看着他……這個樣子，你知道……噯，該怎麼樣一般地說……以及其他等等……啊？突然……

別 (安靜而惡毒地)。我來告訴你，親愛的……你雖然是個傻瓜，可



是應該明白，對於一位小姐說這樣下流的話是不允許的。這是一  
（漸漸地提高聲音）。然後：你的女兒看誰，並且怎樣看，誰怎樣  
看她，她是怎麼一個丫頭，——我不說，我只是要說一點：假使她  
要嫁給尼爾，那正是她的路。因為他們兩個人的價值都是一個小錢  
，雖然他們兩個人都受過我很多恩，可是我從今以後唾棄他們了。  
這是二。噯，現在還有：我們雖然是遠親，可是你看看你自己，你  
是什麼樣子？討飯的。你倒告訴告訴我看，是誰允許你這樣破爛的  
樣子走進我乾乾淨淨的房間裏來的……穿着草鞋和這一套打扮？

畢 你怎麼啦，萬西里，——你怎麼啦，老弟？難道我第一次這個樣子  
嗎……

別 沒有算過幾次，並且也不願意算。不過我看出一點，你既然這樣進  
來，那就是說，你不敬重這房子的主人。我又要說：你是誰？叫花  
子，浪蕩子，褻褻漢……甍兒沒有？這是第三。滾吧。

畢 （木瞪口呆）。萬西里。爲什麼？爲了什麼事情……

別 滾！別玩花巧。

畢 你清醒清醒吧。我在你面前是毫無罪過的……

別 喂！滾開……否則……

畢 （一面走着，懷着非難和惋惜地說）。唉，老頭子！唔，我還可以憐  
你呢。別了。

〔別斯謝妙諾夫，站直了身子，默默地，用堅決而沉重的脚步在房  
間裏走來走去，嚴峻陰沉。阿庫林娜洗碗盪，怕懼地跟踵着丈夫的後影  
看；她的手發抖，嘴唇在私語着什麼。〕

別 你在咕咕着什麼？你在念咒還是怎麼的？……

阿 我在禱告……我在禱告，父親……

別 你知道……我做不成參議會的主席了。我看得出——做不成了……  
…這壞蛋！

阿 噯，你怎麼啦？唉，老天爺……啊？爲什麼呢？也許，還能夠……

別 什麼——也許？陀塞京（Досекин），銅匠部的頭腦，他在想當  
主席……小孩子！小狗！

阿 也許，還不致於選舉他……你別操心……

副 會選他的……從各方面看來……我一到，看見他坐在參議會裏……我聽見，他唱開了——滔滔不絕：他說，生活很困難。他說，應該互相幫忙……他說，大家要一條心地做……所有小組，……他說，……現在，……要所有工廠……做手藝的人不能分開來過日子……我說：猶太人是萬惡之源。應該限制猶太人。我說，我們去向省長告他們：猶太人不讓俄國人有生路，懇求他，把猶太人攆走。（達吉羊娜輕輕地開門，一無聲息地，搖搖幌幌地，走到自己房間裏去。）

• 可是他却這樣笑嘻嘻地問道：那些比猶太人更壞的俄國人擺到什麼地方去呢？於是他使用各種各樣小心的字眼來暗示我……好像我不明白，可是我可覺得，他是往那裏鑽……這壞蛋。我聽了聽，——就走到一邊去……我想，等一會，我來給你顏色看……這個時候米海爾·克留柯夫（Михаил Крюков），那爐匠，走到我跟前來……你知道，他却說：主席，恐怕，要讓陀塞京做了……他往側面張望，怪尷尬的……我想要對他說——哼，你這個斜眼睛的猶大⊖……

葉 （上）。您好，萬西里。您好，阿庫林娜……

副 （愛理不愛理地）。啊……是你嗎？請……有什麼見教？

葉 我是送房錢來的……

副 （比較和氣地）。好事情……這是多少？二十五個魯布……還要跟你算那走廊裏窗戶上的兩塊玻璃錢——四十戈貝，還有爐門上的一個扣子，是你家老媽子弄掉的……好吧，就算是二十戈貝吧……

葉 （笑了起來）。你算得多準啊。對不住……我沒有另錢……這裏是三個魯布……

阿 你拿了一袋煤……你們家老媽子拿的。

副 煤多少錢？

阿 煤三十五戈貝……

副 一共九十五戈貝……找兩魯布零五戈貝……請拿去。至於說算得準，親愛的太太，你說得很對。全世界都是守着一個準……太陽出山下山也很準，好像千年萬代都給他派定了……既然天上有規矩，那末地上就更加應該有了……而且你自己也很準，一到期，就把錢送

⊖ 耶穌的十二門徒之一，耶穌被釘十字架，就是被他出賣的。

來了……

葉 我不喜歡欠債……

別 好極了。所以誰都相信你……

葉 好吧，再見！我要出去……

別 再見。（看着她的後影，然後說）。好漂亮，這婆娘。可是要是我把她趕出我家房子，那就再好也沒有了……

阿 這就好了，父親……

別 唉，就隨她去吧……她在這裏的時候……我們還可以盯着。要是搬走了，——那末彼得就會老是幌到她那裏去，背着我們眼睛，她就會更快地把他騙上鈎……應該計算到一點：她付錢倒是付得很準期的……並且房子裏無論破了什麼，不用多話，總是賠錢的。是的。彼得……當然，危險……甚至於很……

阿 也許，他也並不想娶她做妻……不過就是這樣……

別 要是知道，真是這樣……那末我們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並且也用不着擔心。反正都是一樣，拖到窰子裏去也好，這裏就在手頭邊也好……甚至於還要好一些。（從達吉羊娜的房間裏傳出沙啞的呻吟聲）。

阿 （輕聲地）。啊？

別 （也是）。這是什麼？

阿 （輕聲地說，不安地環視，好像傾聽什麼）。好像是在小間裏……

別 （高聲地）。一定是貓……

阿 （囁嚅不決地）。你知道，父親……我要對你說……

別 那末，你說呀……

阿 你那樣對付畢爾契興，不太兇嗎？他是個和善沒有火氣的人……

別 沒有火氣的人，就不會生氣，假使生氣的話，——我們也沒有大損失……和他交朋友並不是了不起的光榮……（呻吟聲更高地復起着）。這是誰……母親？

阿 （忙亂起來）。我不知道……真的……這是什麼……

別 （衝到彼得的房間裏去）。是這裏，還是什麼？彼得呢？

阿 （恐怖地跟着他跑去）。彼得，彼得……彼得……

達 （啞聲地叫喊）。救命啊……媽媽……救命……救命……（別斯謝

妙諾夫和阿庫林娜從彼得的房間裏跑出來，向叫喊聲默默地跑去；他們在房門口停下來一秒鐘，好像不敢進去，然後兩人一同撲向門去。達吉羊娜的叫喊聲向他們迎面傳來）。燒呀……噢！痛呀……要水喝！給我水喝……救命呀……

阿（從房間裏跑出來，打開通外間的門，喊道）。大伯大叔呀！善心的人呀！……彼得！……（聽得見達吉羊娜房間裏別斯謝妙諾夫沉重的聲音：「你怎麼啦……小女兒……你怎麼啦……你攪了什麼……小女兒……」）

達 要喝水……我要死了……什麼都在燒……噢……天呀！……

阿 來呀……到這裏來呀，大伯大叔……

別（從房間裏）。快跑去，請醫生……

彼（跑上）。怎麼回事？你們怎麼啦？

阿（抓住他的手，喘息地）。達吉羊娜……要死了……

彼（掙脫）。放我……放我……

吉（一路上把上衣披上）。着火還是怎的？

別 請醫生……請醫生，彼得……給他二十五個魯布。

彼（從姊姊的房間裏跑出來，——對吉見列夫）。請醫生！去找醫生……你說：吞了毒……一個女人……一位小姐……喝了鹽氨水……快些，快些！

[吉見列夫跑到外間裏去。]

史（跑上）。我的天哪！……我的天！……

達 彼得……我在燒。我要死了……我要活。活……給我水喝。

彼 你喝了多少？你什麼時候喝的？說呀……

別 我的小女兒……小達吉羊娜……

阿 親愛的，你毀了自己。

彼 媽媽，你走！……史吉邦尼達，拉她出去……走呀，對你們說……

（葉林娜跑進達吉羊娜的房間）。請你把母親扶出去……

[一個婦人上，在門口停下，向房間裏張望，竊竊私語。]

葉（挽着阿庫林娜出來，咕噥着）。還沒有關係……還不危險……

阿 我的親愛的！小女兒……我得罪你什麼啦？生了什麼氣？

葉 就會好的……醫生來了……他會救好的……噢，多不幸啊！

婦人 （挽住阿庫林娜的另外一隻手）。別着急，老伯母。還有更厲害的呢？唉，可憐的，商人西達諾夫（Ситанов）家……馬蹄踢了馬夫的腰……

阿 我的親愛的，……我怎麼辦呢？是我的獨養女兒呀……（她被攙出去）。

〔在達吉羊娜的房間裏，她的叫喊聲和父親沉重的聲音，和彼得神經質的，斷斷續續的話語聲混和着。不知是什麼碗盞砸碎了，椅子倒下了，床上的鐵吱吱地叫着，枕頭軟和地落在地板上。史吉邦尼達從房間跑出來，蓬頭散髮地張着嘴，瞪着眼，從櫥裏拿出碟子，茶碗，有東西打破，然後又走下。從外間裏有人探頭往門裏看，但是誰都不敢走進來。有一個油漆匠學徒跳進來，張望了一下達吉羊娜的房門，立刻又回去，高聲私語地報告說：「要死了」。院子裏有八音琴的聲音，但是立刻又中斷了。在外間的人們中間有沉重的話語聲：「殺死的父親……他對她說：噢，你看我的！……砍在頭上？……用什麼砍的？不知道？你胡說什麼，——她是用自己的手殺的……」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問道：「出了緣的嗎？」有人高聲地惋惜地啞着嘴唇。〕

婦 （從老人的房間裏走出來；走過桌子的時候，拿一個白麵包塞在自己的頭巾裏，走到門跟前，說）。別鬧。走開……

男人的聲音 叫什麼名字？

婦 麗莎維達（Лизавета）……

女人的聲音 她這是爲什麼？……

婦 是末，還是在聖母昇天節，他對她說：麗莎維達……

〔羣衆中有移動。醫生和吉見列夫上。醫生戴着帽子，穿着大衣，一直走進達吉羊娜的房間。吉見列夫向門裏看了一眼便走開，雙眉深鎖。從達吉羊娜的房間裏一直繼續傳出混和的談話聲和呻吟聲。從老人的房間裏傳出阿庫林娜的號叫和她的喊叫聲：「放我呀！你放我到她那裏去呀！」外間裏有沉重的喧嘩聲。分辨得出這樣的呼聲：「很正經的人。這是唱唱的……是嗎？真的？……」「施洗的約翰」教堂裏的。〕

吉 (走到門口)。「你們在這裏做什麼？快滾開！喂？」

婦 (也擠到門口去)。「請善心的人們走開……這不關你們的事……」

吉 你是誰？你要什麼？……

婦 大伯，我是賣菜的……賣大葱，黃瓜……

吉 你要什麼？

婦 大伯，我是去看謝免根娜(Семягина)的。……她是我的教母……

吉 怎麼呢？你在這裏做什麼？

婦 我走過這裏……聽見吵鬧……我以為着火了……

吉 怎麼呢？

婦 就走進來了……我進來看看災禍的。

吉 滾出去……你們都走。滾出外間！

史 (跑出來)。「去領一桶水來……快去領！」(有一個灰白頭髮的老頭子面頰上綳縈着，睜着眼睛，對吉見列夫說：「先生！她在這裏拿你們桌子上的一個白麵包……」吉見列夫走到外間去，把人從外間裏推出去。外間裏有踏腳聲，喧鬧聲，小孩的尖叫声：「喔唷——喔唷！」有人笑，有人受辱地高聲道：「輕點呀！」)

吉 (不見其人)。「滾你媽的蛋！快滾！」

彼 (從門裏探頭出來看)。「輕點……(轉向房間)」。走，父親，到媽媽那裏去。噯，去呀。(向外間叫喊)。「誰都不要放進來！……」

[別斯謝妙諾夫出來，腳搖幌着。坐在桌旁的椅子上，遲鈍地看着前面。然後又站起來，走到自己的房間裏去，從那裏傳出阿庫林娜的聲音。]

阿 我不愛她嗎？我不護着她嗎？

葉 噯，安心點……親愛的……

阿 父親，我的親人……

[門被別斯謝妙諾夫隨手關好，話語的末尾聽不見。房間裏空無一人。從兩面向這裏傳來喧鬧的聲音：別斯謝妙諾夫夫婦的房間裏傳來低微的話語聲，呻吟聲，喧鬧聲。吉見列夫領進一桶水，放在門口，小心地用手指敲敲門。史吉邦尼達開門，把水桶領進去，也走出房間來，拭去臉上的汗。]

吉 怎麼樣？

史 不要緊，聽見沒有……

吉 這是醫生說的？

史 是他。那裏已經……（絕望地揮手）。不許父親和母親到裏面去……

吉 她好點了嗎？

史 誰知道？不哼了，止住了……渾身發青……眼睛很大……一動不動地躺着……（用非難的私語說）。我對他們說過……不知說了多少次：把她出嫁吧。唉，嫁了吧！不聽末……可是，現在看吧。難道一個姑娘到這時候沒有丈夫還會好嗎？還有是：不相信上帝……也不給你禱告，也不給你畫十字……看弄成這個樣子。

吉 住嘴……烏鴉。

葉 （出來）。怎麼樣啦，她怎麼啦？

吉 不知道……醫生好像說，不危險……

葉 老人們急死了……可憐他們。

〔吉見列夫默默地聳聳肩。〕

史 （從房間裏跑出去）。天呀！把廚房給忘記了……

葉 什麼原因？發生什麼事情了？可憐的達吉羊娜……怎麼樣，她一定很痛吧……（皺起眉頭來，打了一個寒噤）。這是痛的呀？很痛吧？很？十分？

吉 我不知道。我從來沒有喝過鹽氨水……

葉 你怎麼能說笑話？

吉 我不說笑話……

葉 （走到彼得的房門口，向裏面看了一眼）。彼……彼得還是在那裏，在她那裏嗎？

吉 大概是吧……因為他並沒有從那裏出來末……

葉 （深思地）。我想像，這對於他有什麼影響……（啞場）。在我……在我有機會看到……像這種事情的時候……我心裏就會感覺對於不幸的一種憎恨……

吉 （微笑）。這是可讚美的。

葉 你明白嗎？我就要揪住它，把它揪倒在自己的腳下……完全，永久，把它踹死。

吉 把不幸？

葉 是呀。我並不怕它，是恨它，我喜歡快快樂樂地，熱熱鬧鬧地生活，我喜歡看到很多的人……我會做得使我，使我近邊的人都生活得輕鬆，快活……

吉 這應該再讚美。

葉 還有——你可知道？我向你懺悔……我很無情……是這樣一個狠心的女人。我，連不幸的人都不喜歡……你明白嗎，有這樣的人，是永久不幸的，你要把他們怎麼樣，就怎麼樣。你給這樣的人，把太陽套在他頭上當帽子戴——這也許再好也沒有了，——他還是哼哼，訴苦說：「唉，我是多麼不幸啊，我是多麼孤獨啊，誰都不注意我……生活又黑暗又寂寞……啊呀！唉呀！嗷哨！嗚呼！」在我看見這種爺們的時候，我就覺得有一種惡意的願望——要把他弄得更加不幸……

吉 可愛的太太！我也要懺悔……在女人發表哲學的時候，我是忍不住的，可是在你發表議論的時候，我却簡直要吻你的手……

葉 （狡猾和任性地）。只不過？並且只不過是在我發議論的時候？……（猛然醒悟）。啊呀呀！我開玩笑，我愚弄人，可是人家却在那裏受罪……

吉 （指老人的房門）。那裏也在受罪。你手指無論指到什麼地方，——什麼地方都有人在受罪。人的習慣已經是這樣……

葉 無論如何人是痛苦的……

吉 自然囉……

葉 應該可憐人。

吉 並不是永久……而且那有什麼時候是應該不應該可憐人的……最好是幫助人……

葉 所有的人是幫不盡的……不可憐，也就不幫忙……

吉 太太！我這樣判斷：苦惱是從慾望來的。人有應該受尊敬的慾望，也有不應該尊敬的慾望。幫助他滿足那些爲了健康和有力所必要的身體上的慾望，再滿足那些使他高尚起來，高過畜牲……



葉（不聽他的話）。也許……也許是這樣……那裏怎麼啊？怎麼，她睡着了嗎？這樣安靜……像在竊竊地說着什麼……老人也……走了，擠到自己的角落裏去了……這一切是多麼奇怪啊。突然呻吟，喧嘩，叫喊；忙亂……突然又是安靜，一動也不動……

吉 生活。人們叫喊叫喊，叫乏了，——就不作聲……休息過了，——又叫喊起來。這裏，在這房子裏，……無論是痛苦的叫喊，無論是快樂的歡笑，一切都消沉得特別快……無論什麼震動，對於這房子都像棍子打污泥水塘一樣……最後的聲音總是卑鄙的叫喊，卑鄙是這地方的女神。不管她是善良或是狠毒，她總是在這最後一個說話……

葉（深思地）。我住在監獄裏的時候……那裏要有趣得多。我的丈夫是一個賭徒……酒喝得很多，常常去打獵。是一個縣城……城裏的人都是什麼……退休了的人……我很自由，我那也不去，誰也不招待，和犯人住在一起。他們很歡喜我，真的……假使你往近裏看看他們，他們是怪物。我可以向你担保，他們是和氣，老實得了不得的人。我看着他們，有時候，我也覺得完全不可捉摸了：這個人是殺人犯，這個人搶過東西，這個人……又做過什麼什麼事情。有着候你問一聲：你殺過人？殺過人，葉林娜大嬖，殺過人……有什麼辦法呢？所以我覺得，他，這個殺人犯，是担当別人的罪過……他不過是一塊石頭，這塊石頭被別人的力量拋出去……不過如此罷了。我給他們買了各種各樣的書，每一個監房發給棋子和紙牌……給烟……也給酒，就是給得不多一點……散步的時候他們玩球，打木棒，——完全像小孩一樣，說真個的。有時候我給他們讀好笑的書，他們聽了哈哈大笑，像小孩子似的……我買小鳥，籠子，每一個監房有一隻小鳥……他們愛小鳥，像愛我一樣。你尿道，——我穿了什麼漂亮的衣服，——紅衫子，黃衫子，他們便歡喜得了不得……我可以向你保證說，——他們很喜歡輕快的，漂亮的顏色。所以我便故意為他們穿得儘可能花花綠綠一些……（嘆息）。跟他們在一起好極了！我不知不覺地過了三年……我丈夫被馬踏死的時候，我哭他倒沒有哭監獄哭得那麼多……因為捨不得離開監獄……犯人也是的……他們也很難過……（環顧一下房間）。這裏，在這個城市裏，我生活得比較不好……在這房子裏有一種不好的東西。並

不是人不好，而是……什麼別的……可是，你知道，我覺得我難過……有些沉重……我和你坐在一起說話……可是那裏，也許，有人要斷命……

吉 （安靜地）。我們並不可憐人……

葉 （很快地）。你不可憐？

吉 你也不……

葉 （輕聲地）。是的，你說得對。這不好……我明白的……但是我並不覺得，這不好……你知道：是有這樣的事情的，——你明白，這不好，但是却感覺不出來……你知道：我對他……對彼得，比對她更可憐……我根本是可憐他的……他難過……是嗎？

吉 這裏大家都難過？……

波 （上）。你們好……

葉 （跳起來，走到她跟前）。噓——噓！低聲點！你知道……達吉羊娜服毒了。

波 什麼——？

葉 真的，真的。你看，醫生和兄弟在她房間裏……

波 要死……會死嗎？

葉 誰也不知道……

波 爲什麼？她說了？沒有？

葉 不知道。沒有說。

波 （從門裏探出髮絲蓬亂的頭來）。葉林娜……來一下……（葉林娜很快地下）。

波 （對吉見列夫）。你爲什麼這樣子看着我？

吉 你這樣問過我多少次了？

波 假使老是一個樣子……總是一種特別的目光……那可爲什麼？（一直走到他身跟前，很嚴厲地）。你怎麼……認爲我……對這件事情……有過錯嗎？

吉 （笑）。難道你感覺到像過錯之類的東西嗎？

波 我覺得……愈來愈利害……不喜歡你……就是這句話。你還是講一講，——全部經過情形怎麼樣？

吉 她昨天被人輕輕地推了推——她很軟弱——今天便倒下去了……這

便是全部經過。

波 不對。

吉 怎麼不對？

波 我知道，你是指的什麼……這是不對的……尼爾……

吉 難道是尼爾？尼爾在這裏有什麼相干？

波 不是他，也不是我……我們兩個都不相干。你才……不。我知道，你怪我們……怪什麼呢？不過，我愛他……他也愛我……這早就開始了。

吉（嚴肅地）。我一點也不怪你……這是你自己怪自己——一遇到人就辯護起來，何必呢？我很尊敬你……是誰總是經常地，頑強地說，——快些離開這房子，不要到這座房子裏來，這裏——不健康，這裏會攪壞你的靈魂……這是我說的……

波 那末怎麼呢？

吉 不怎麼。我不過是要說，假使你不到這裏來……那末你就不用經受你現在所經受的事情……不過如此吧了。

波 是的……但是她這是爲什麼？危險嗎？他吃的什麼？

吉 我不知道……

〔彼得和醫生出。〕

彼 波里雅！請你去幫一幫葉林娜……

吉（對彼得）。怎麼樣了？

醫生 小事情，實在說。不過她本身是很神經質的，旁的倒沒有什麼……她喝了不多……燒傷了食道……進到肚子裏去的鹽氣，看來，也不多……並且那也弄出來了。

彼 你累了，醫生，請坐……

醫 謝謝……要騎一個禮拜……我前天遇到一件有趣的事情……一個漆匠，喝醉了，把一茶杯漆當啤酒喝下去了……

〔別斯謝妙諾夫上。停在自己的房間的門口，他默默地站着，詢問地陰沉地看着醫生。〕

彼 安心吧，父親，這並不危險。

醫 是的，是的。別怕。過兩三天她就能站起來了……

別 真的嗎？

醫 我向你保證。

別 好！……謝謝！要是真的話……要是不危險的話——謝謝！彼得，你那個……到這裏來。（彼得走到他跟前。別斯謝妙諾夫在他面前退到自己房間的門裏。私語聲，錢聲。）

吉 （對醫生）。那末，那漆匠怎麼樣呢？

醫 啊……什麼？

吉 那漆匠怎麼了？

醫 啊，漆匠……沒有什麼，好了……唔……我，好像，見過你……在什麼地方？

吉 也許……

醫 你……噯……在傷寒病房裏住過沒有？

吉 住過……

醫 （高興地）。哦！你看你看。是嗎，我一看，是很熟的面孔……請問……這是在春天吧？是嗎？好像，我還記得你的姓名呢……

吉 我也記得你……

醫 是嗎？

吉 我記得。我開始全愈的時候，我曾經請你增加我的口糧，你放下你醜陋的醜臉，對我說：「給你什麼，你就得滿意什麼。醉鬼，瘋三，你這樣的傢伙，有得是……」

醫 （不知所措）。對不住。這……這個……對不住……你……你的大名……我是特洛亦魯柯夫（Троеруков）醫師，而……

吉 （向他走近）。而我是祖傳中酒毒的，綠蛇<sup>⊖</sup>的騎士吉見列夫。（醫生在他面前退却）。別怕，我不碰你一碰……（在旁邊，走過。醫生手足無措地看着他的後影，拿帽子扇風。彼得上）。

醫 （看看通外間的門）。不過，要再見了。有人在等我……假使她說痛的話……那末你就再來一下……再給她……一滴……決不會大痛……再見……啊……請你告訴我，剛才在這裏的那位……很奇怪的先生……他是你們的親戚嗎？……

⊖ 指酒醉之後，眼目昏花，如見綠蛇亂舞。

彼 不是，是吃閒飯的……

醫 哦……很好……大奇人。再見……謝謝你。（下。彼得送他到小間那。別斯謝妙諾夫和阿庫林娜從自己的房間裏走出來，小心地擲動着腳，移動到女兒的房門口去）。

別 等一會，別到裏面去……什麼也聽不見。也許，她睡着了……不要叫醒她……（領老婦到屋角的箱子跟前去）。噯，母親。我們算是等到……好日子了。現在滿城都要亂造謠言了——沒有底……

阿 父親！你怎麼啦？你說這個話嗎？就讓所有的喇叭都去吹好了……只要她活了就好。讓他們把所有的鐘都敲起來好了……

別 是的……我知道……是這樣的……不過你……唉呀！你不明白。要知道這對於我們倆是丟臉的呀。

阿 那……什麼丟臉呢？

別 女兒服毒了，你要明白。我們給她受了什麼痛苦。什麼難過？我們是什麼——對於她是野獸嗎？人家要說各種各樣的閒話……我可唾棄，我都是爲了孩子忍耐，……不過——爲什麼呢？爲了什麼？倒要知道……孩子……活着——一聲不響……他們心裏怎麼樣？不知道。腦子裏是什麼？不曉得。真可恨。

阿 我明白……我也很恨。無論如何我總是母親……忙啊，一天忙到晚，誰都不說一聲謝謝……我明白。那有什麼關係呢……只要活着，身體好……否則你看這個樣子。

波 （從達吉羊娜的房間裏走出來）。她睡着了……你們低聲點……

別 （站起來）。喂，她怎麼樣了，怎麼？去看看可以嗎？

阿 我輕輕地走進去好嗎？我和父親一同去……

波 醫生沒有吩咐放什麼人進去……

別 （懷疑地）。你爲什麼知道呢？醫生在的時候你還沒有來……

波 葉林娜轉告我的。

別 她却在裏面嗎？你看，外人可以，親人倒不可以。奇怪……

阿 飯應該在廚房裏吃……好不要煩擾她……我的親愛的……連看一眼都不行……（揮一下手，走到外間裏去。波里雅站着，斜倚在欄上，朝達吉羊娜的房門裏看。她的眉毛是緊蹙着的，嘴唇是緊閉着的，她直立着。別斯謝妙諾夫坐在桌子旁邊，好像等候着什麼。）

波 (低聲地)•我的父親今天沒有到這裏來過嗎？

別 你完全不是問的父親•你要父親做什麼？我知道，你要找誰……(波里雅奇怪地看着他)•你的父親來過……是的•骯髒的，破爛的，一點都不齊整的……但是無論如何你應該尊敬他……

波 我是尊敬的……你爲什麼說這個呢？

別 要你明白……你的父親是一個沒有家的浪蕩漢，但無論如何不應該違反他的意志……但是難道你明白，什麼叫做父親嗎？你們都是沒有感情的……就說你吧，是一個窮苦的，寄住在人家的姑娘，你應該謙虛……對於誰都親暱……可是你呀——也跑到那條路上去了……居然也發起議論來了，學起有學問的人來了。哼！你要出嫁了……可是這裏一個人幾乎傷了自己的命……

波 我不明白，你說的什麼……並且爲什麼說？

別 (看來，他自己失去了思想的聯系，刺戟)•你明白吧……想吧……我就是爲要你明白才說的•你是誰？不過，你要出嫁了•可是我的女兒却……你插在這裏做什麼？到廚房裏去……去做些什麼事情……我來巡邏……去！(波里雅狐疑地看着他，想要走)•站住！剛才我……和你父親鬧過……

波 爲什麼？

別 不關你的事。滾……走！(波里雅莫明其妙地下。別斯謝妙諾夫輕輕地走到達吉羊娜門跟前，把門推開，想要看一下。葉林娜走出來，把他擋住)。

葉 別進去，她睡着，好像……別打攪她……

別 唔……大家都打攪我們……那倒沒有關係•就不許打攪你們。

葉 (奇怪地)•你說什麼？可是，她是病人呀！

別 我知道……什麼都知道……(到外間裏去•葉林娜向他後影聳聳肩•走到窗戶跟前，坐在躺椅裏，雙手枕在頸項裏，想着什麼事情•她的臉上顯出微笑，她幻想地閉起眼睛。彼得走進來，陰沉，懶散；他搖動一下頭，好像要把什麼從頭上搖下來。看見葉林娜，站住)。

葉 (並不張開眼睛)•這是誰？

彼 你笑什麼？看見微笑的臉奇怪……現在……在這件事情之後……

葉 ( 看一下他的臉 ) 。你生氣？累了？可憐的孩子……我多麼可憐你呀……

彼 ( 坐在她旁邊的椅子上 ) 。我自己可憐我自己。

葉 你應該到什麼地方去……

彼 是的，應該。實在說——我待在這裏做什麼？這生活把我壓得要命……

葉 你要怎樣生活呢？你倒說說看……我常常問你這句話……可是你從來沒有回答過……

彼 坦白是很難的……

葉 對我？

彼 對你也是……難道我知道……你對我究竟怎樣？你對於我所可以告訴你的話，又怎樣？有時候，我覺得，你……

葉 我怎樣？說呀……

彼 你對我好……

葉 我對你很，很好。你是我的好……孩子。

彼 ( 憤然地 ) 。我不是孩子，不是。我想了很多……喂，你告訴我……你喜歡——你對於尼爾，西施京，次維達亦娃……所有這些愛鬧的人們所做的這一切忙亂發生興趣嗎？……你能相信，一同唸聰明的書，演戲給工人看……理性的消遣和這種一切奔忙，——真是應該爲了它而生活的重要事情嗎？你說呀……

葉 親愛的！我並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我不會評判，我不懂。我是一個不嚴肅的人……無論是尼爾，無論是西施京，他們我都喜歡……快樂的人永久是會做些什麼的……我喜歡快樂的人……自己就是這樣一個人……你問這個做什麼？

彼 可是這一切都刺戟我。假使他們喜歡這樣生活的話……假使他們在這中間找到滿足的話，那末我並不阻礙……我不願意妨礙任何人，但是我要怎樣生活，你們也不要妨礙我呀。他們爲什麼要把什麼特別的意義放進自己的行動裏呢？……爲什麼他們對我說，我是懦夫，是自私自利的人呢？……

葉 ( 摸到他的頭 ) 。人家把他折磨了……他疲倦了吧？……

彼 不，我沒有疲倦……我不過受了刺戟。我有權喜歡怎樣生活，就怎

樣生活。我有這個權利嗎？

葉（玩弄他的頭髮）。這對於我又是高深的問題……我就知道一點：我自己會怎麼，就做怎樣生活，我願意做什麼，就做什麼……假使有人要勸我進修道院，——我是不進的。有人要強迫，——我就逃走，就挑河死……

彼 你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比和我在一起的時候多，你……你對他們，比對我更歡喜。我感覺到這一點……但是我來說，我可以這樣說：他們是空的桶。

葉 什麼？怎樣的……

彼 空的桶……有一個關於桶的寓言……

葉 啊，我知道……可是……我也是……那就是說，我也是空虛的了？

彼 噢，不！你不是。你是活的，你，像小溪一樣，使人清新。

葉 呀！就是說，照你的意思，我是冷的？

彼 別開玩笑。我請你。這個時候……你却笑。爲什麼？難道我可笑嗎？我要生活，要生活……照我的理解……照我的意志生活……

葉 你就生活吧。誰妨礙？

彼 誰？有某個人……有某件東西。當我想，應該怎樣生活的時候，——一個人，獨立地生活……我就覺得，好像有什麼人說，——不行。

葉 良心。

彼 這裏與良心有什麼關係？我……不……難道我要犯罪？我只要做一個自由的人……我是要說……

葉（向他俯下身去）。這不是這樣說的。這應該說得更簡單些。我幫助你，可憐憐的孩子……你這樣簡單的東西也要攪不清楚……

彼 葉林娜！你……用笑話……來磨難我。這是殘酷的。我是要對你說……我全身全心顯露在你的面前。

葉 還是不對。

彼 我，大概，是一個軟弱的人……這生活——我的氣力擔當不住。我感覺出它的卑鄙性，但是我又什麼也不能改變，什麼也無力供獻……我要走，一個人去生活……

葉（拿他的頭放在手裏）。你跟着我說，重複一遍：我愛你。



彼 啊，是的，是的！但……不是。你開玩笑……

葉 真的，我十分嚴肅地說，我早已決定嫁給你了。也許，這不好……  
但是我很願意這樣做……

彼 但是……我多麼幸福啊。我愛你，正像……（牆後有達吉羊娜的呻吟聲。彼得跳起來，茫然若失地環顧周圍，葉林娜從位子上安安靜靜地站起來。彼得低聲地說）。這是……達吉羊娜嗎？我們……却在這裏……

葉 （在他面前走過）。我們並沒有做什麼壞事情啊……

達的聲音 喝水……給我喝……

葉 我去。（向彼得微笑，下。彼得站着，用手抓住頭，茫然若失地看着自己的前面。小間的門開開，阿庫林娜高聲地私語）。

阿 彼得！彼得——你在什麼地方？……

彼 在這裏……

阿 去吃飯……

彼 我不要……我不去……

葉 （走出）。他要上我那去……

〔阿庫林娜不滿意地打量她一下，即隱而不見。〕

彼 （向葉林娜撲去）。這事情……攪得不好。她在那裏躺着……而我們……我們……

葉 我們去吧……這有什麼不好的？就是在戲院裏，演玩了悲劇之後也要給些什麼快樂的東西……在生活裏，這更加必要……

〔彼得靠近她，她便挽着手領他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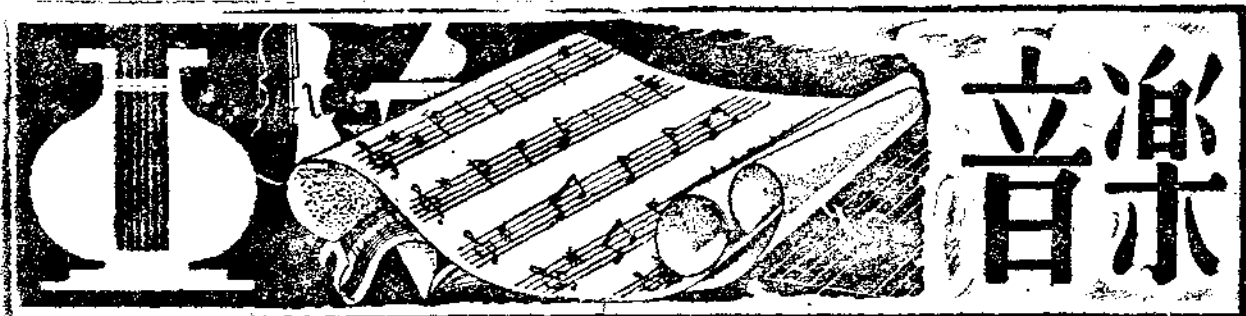
達 （沙啞地呻吟）。葉林娜……葉林娜……（波里雅跑出來）。

〔幕〕⊖

（林 陵譯）

---

⊖ 未完，本劇尚有一幕。



西尼亞維爾

Л. Синявер

## 俄羅斯音樂史綱〔四〕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МУЗЫКИ

### 六 恰伊柯夫斯基

一八六五年十二月，彼得堡音樂院舉行畢業考試時，演奏了音樂院學生彼得·恰伊柯夫斯基（Петр Чайковский）所寫的聲樂曲（Cantata）「歡樂頌」（«К радости»）。這位青年作家因此獲得了畢業證書。他在安東·羅賓斯坦領導之下所獲得的學識這樣的切實，以致於他受聘擔任剛剛開辦的莫斯科音樂院音樂理論教授之職。開始了獨立的勞動和創作的時期，因此他激烈地改變了起初的一切生活計劃和企圖。

恰伊柯夫斯基以一八四〇年生在烏拉爾一個冶金廠廠長的家裏。童年時代起，他就接觸音樂。彈鋼琴是家裏極普通的事情。後來這孩子被送出烏拉爾的荒僻之地，轉到彼得堡去，進法學院攻讀（順便提及，我們已熟悉的符拉其米爾·斯達索夫和亞歷山大·謝洛夫也是在該校受教育的）。畢業之後，開始在司法部服務。青年的恰伊柯夫斯基的餘暇是完全化在上歌劇院，跳舞會和晚會之上。在這些地方，可以聽到音樂或者使友人們認識他自己的即興樂曲。這位正在開始他自己的創作之路的音樂家所寫的不大的哀讚曲（elegia）和羅曼斯曲得到了朋友們熱

烈的激賞。因此對於音樂的愛好一天一天的高漲，最後決定從事研究作曲理論，以便做一個專門的職業音樂家。終於他獲得了學識而且預備傳授給下一代青年了。

從一八六六年到一八七七年止，恰伊柯夫斯基在莫斯科音樂院授課。他的創作得到了尼古拉·羅賓斯坦的熱烈的支持。在羅賓斯坦指揮之下，演奏了恰伊柯夫斯基的第一交響曲「冬天的夢幻」（«Зимние грезы»）——瀰漫着俄羅斯大自然的迷人的魅惑的交響曲。除了教育家和作曲家的職責之外，恰伊柯夫斯基並且寫作許多才氣橫溢的短文和小品，為俄羅斯音樂和巴拉基列夫青年作曲家李姆斯基·柯爾薩河夫辯護。至於他的音樂作品，那時候在十年之中他已經在創作中表現出了驚人的多樣性和趣味的廣大性。他寫了歷史歌劇「督軍」（«Боевода»）和「禁衛軍」（«Опричник»），幻想歌劇「水精」（«Ундина»）和「鐵匠伐古拉」（«Кузнец Вакула»），優秀的俄羅斯羅曼蒂克舞劇「天鵝湖」（«Лебединое озеро»），三部交響曲，交響幻想曲「羅米歐與朱麗葉」（«Ромео и Джульетта»），「暴風雨」（«Буря»）（這兩部作品均取材於莎士比亞），「法蘭姬斯卡與李米凡」（«Франческа да Римини»）（取材於意大利大詩人但丁），一部含有烏克蘭民歌音調的鋼琴協奏曲（這是作曲家到烏克蘭去旅行之後的結果）。至於室樂，恰伊柯夫斯基的覺醒中的天才在這方面也有了表現：在這早期的創作時期中，他寫了許多含着動人的溫情的羅曼斯曲，三部絃樂四重奏曲，幾部出色的鋼琴曲。

在不斷緊張工作之中，恰伊柯夫斯基常常受到若悶、不安和絕望的襲擊。這裏的原因有個人的，有家庭的，也有社會的：七十年代莫斯科生活空氣之窒息腐化對於作曲家的多情善感的性格不會不起影響。精神的危機驅使他離開了音樂院。

一八七七年，完成第四交響曲，該曲中第一次鮮明地表現出了宿命的哲學思想，努力趨向於幸福的人的生命力和命運的威力之間的衝突。由於這一部交響曲，恰伊柯夫斯基把俄羅斯的交響樂創作提高到了世界交響樂的巔峯。次年正月，根據普希金的韻文小說寫的天才的歌劇「葉夫格尼·奧涅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要把普希金那些以地主莊園和彼得堡生活為背景的人物（妲姬喬娜〔Татьяна〕，奧涅金，

林斯基〔Ленский〕)的悲劇搬上音樂的語言，對於俄羅斯的靈魂需要多麼深的了解！

恰伊柯夫斯基好動不好靜，他的歲月是在遊浪之中過去的。冬天，他有時候在瑞士的湖畔，有時候在繁華的翡冷翠或者在巴黎度過——然後興高采烈地回返風景醇樸的俄羅斯鄉村。他一天不斷地工作。剛剛完成一部作品，他就已經感覺到新的又痛苦又愉快的創作慾。

恰伊柯夫斯基的晚年是在莫斯科附近的風景區克林（Клин）度過的。這裏，在其作品之中，他寫了那完成偉大藝術匠人之路的第六悲愴交響曲（6-я Патетическая симфония），八部歌劇，六部交響曲，一部標題交響曲「曼佛萊德」（«Манфред»），三部舞劇曲，幾部交響組曲和幻想序曲，三部鋼琴協奏曲和一部提琴協奏曲，幾部各種樂器獨奏和合奏的樂曲，幾部聲樂曲（Cantata），合唱曲，二重合唱曲，羅曼斯曲和歌曲——這就是恰伊柯夫斯基給予俄羅斯和世界文化的寶貴的貢獻。

恰伊柯夫斯基在初次演奏悲愴交響曲之後過了九天逝世了。這是在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初。

從那時起，過了半世紀。俄羅斯發生了驚人的風暴，起了許多新的變動，但是千百萬俄羅斯人心中還是沒有熄滅對恰伊柯夫斯基的愛，——相反地，對他的愛戴和傾倒之忱變得更深了。

爲什麼會這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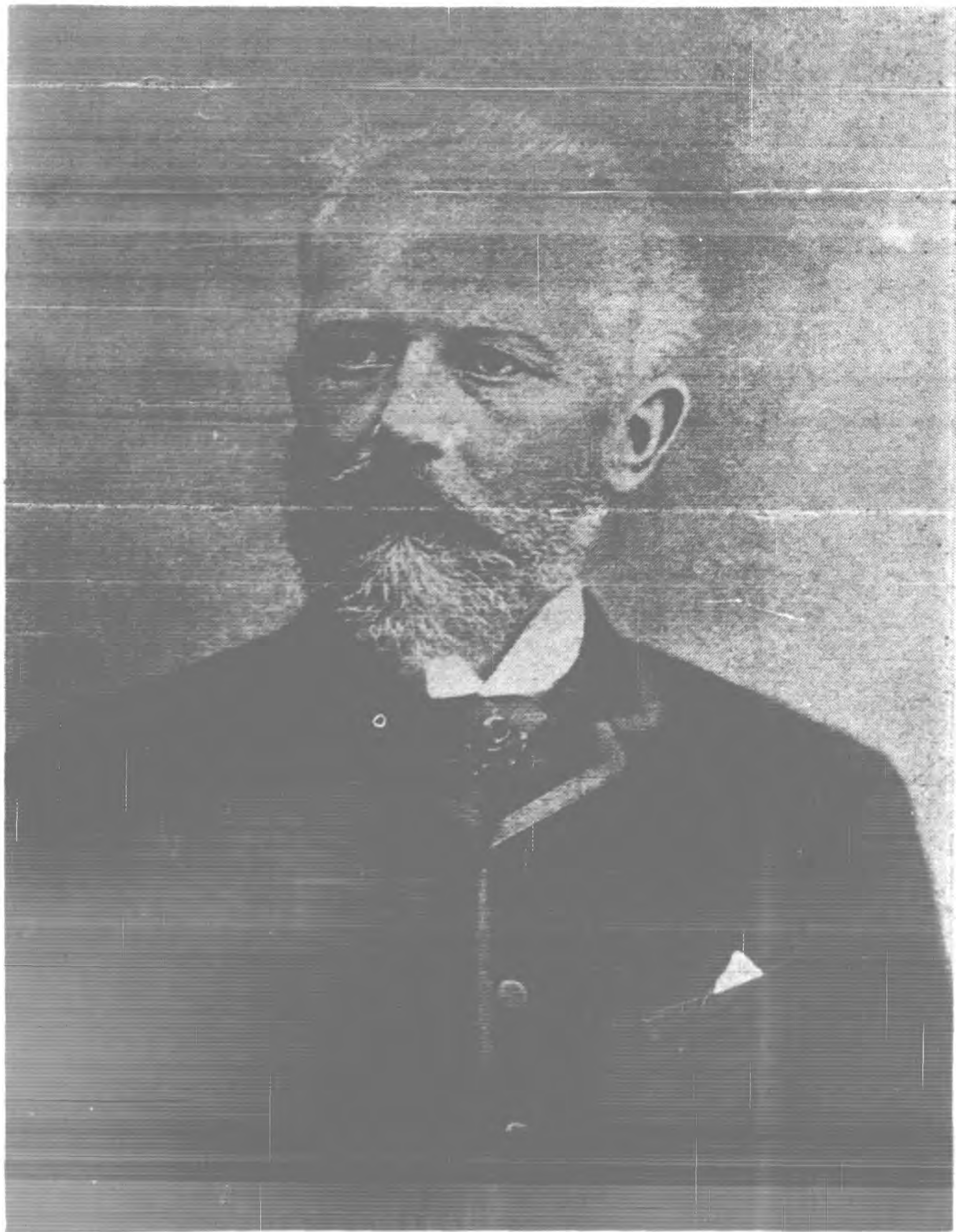
首先，恰伊柯夫斯基最吸引人的地方是那總是活生生的、有表現力的、伸縮自如的旋律的性格。這是他的音樂的中心——不論在歌劇中，在舞劇中，在交響樂中，在室樂中，最後在羅曼斯曲中，都是如此。有許多恰伊柯夫斯基的羅曼斯曲構成了真實的情感的全部——憂鬱的哀傷，戀愛的苦痛，明晰地經驗到的悲劇或者光明的狂歡的熱情的衝動（祇要提出下列幾部最有名羅曼斯曲就足夠：「忘得這麼快」〔«Забывать так скоро»〕，「等一等」〔«Погоди»〕，「在喧鬧的舞會中」〔«Средь шумного бала»〕，「狂瘋之夜」〔«Ночи безумые»〕，「是白日的世界嗎？」〔«День ли царит?»〕。如果我們能把恰伊柯夫斯基的音樂加以化學的分析，我們可以相信，它是由種類最不同的成分構成的，這裏有農夫的民歌，有城市的羅曼斯曲，有吉布賽的

樂曲，有世俗形式的華爾滋曲，——但是一切都是經過重復再三的考虑的，一切都是賦有着純樸、自然、情感的真誠和飽滿的生命感等高級藝術的面貌。

恰伊柯夫斯基特別是抒情藝術家，但是他不僅是抒情藝術家。他是最偉大的音樂哲學家，是供給內容深刻和情感熱烈的歌劇、交響曲和舞劇的音樂戲劇家。生、愛、死——這是使作曲家驚擾不安的永久的痛苦的問題的範圍。他在最巨大的作品中所表現的主要思想是：幸福是可以達到的，但是在達到他的路上有着宿命的障礙，衝突，死亡。這思想存於恰伊柯夫斯基的取材於普希金的小說的最悲慘的歌劇『黑桃皇后』（«Пиковая дама»）和最後三部交響曲——第四，第五和『悲愴』交響曲之中。全世界音樂界很難找到一部作品能像『悲愴』交響曲尾聲中這樣強烈地感到苦難和明澈偉大的感覺。對於免不了的死亡所生的悲傷是為恰伊柯夫斯基所反對的，他認為生命是最高貴的天賦。有一點很值得指出，就是幾乎和『黑桃皇后』及『悲愴』交響曲同時，他寫了樂天的舞劇曲『胡桃夾子』（«Щелкунчик»）和充激着愛的力的復原的信心的歌劇『郁蘭妲』（«Иоланта»）。

恰伊柯夫斯基是深刻的人民的和國民的作曲家，而且完全並不是因為他提煉民歌的緣故。的確，這一類的例子可以指出不少：俄羅斯民歌『花開了』（«Цвети цветики»）之在第一交響曲尾聲部；烏克蘭民歌『田野裏有一棵白樺樹』（«В поле береза стояла»）之在第二交響曲尾聲部；俄羅斯民歌『華尼亞望着』（«Сидел Ваня»）之在絃樂四重奏曲；許多俄羅斯和烏克蘭歌曲之在其他作品中。恰伊柯夫斯基在這方面豐富了俄羅斯的音樂文化，有如『強力集』諸作曲家——巴拉基列夫，鮑洛亭，摩索爾格斯基，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所做過的。但是，雖然如此，恰伊柯夫斯基音樂的國民性，是由它內部的結構和音調，由深入俄羅斯人心理和創造俄羅斯典型與性格的本領所決定的。

恰伊柯夫斯基把他自己的思想含蓄在那以研究古典與現代的範作（莫札爾德，悲多汶，葛林卡）為基礎而鍛煉成的完善的形式中。像羅賓斯坦和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一樣，恰伊柯夫斯基和『強力集』是同一顆俄羅斯文化樹上的兩個極枝，它們的結果都是很豐盛的。



俄羅斯大作曲家恰伊柯夫斯基

在蘇維埃歌劇院裏，在音樂演奏會中或在家庭生活中，沒有比恰伊柯夫斯基更得衆望的名字了。恰伊柯夫斯基的同時代人達聶葉夫（Танеев），亞林斯基（Аренский），卡林尼珂夫（Калинников）都是在他的高貴而有着深刻的人性的音樂上培養起來的，同時他對於許許多多現代蘇維埃作曲家也不是沒有影響。

（本節完，全文未完）

（高明譯）



許克洛夫斯基  
(В. Шкловский)

## 德米特里·叔斯達柯維赤

(ДМИТРИЙ ШОСТАКОВИЧ)

——紀念叔氏四十生辰——

聖彼得堡，在一九〇六年可說是一個城裏的城。外城起自有着煤港，淺灘和埠頭的海岸。裝載着俄羅斯木材和亞麻的船隻離開了聖彼得堡駛向英格蘭去。裝滿着像是壓艙物樣的英國煤的船隻泊在聖彼得堡。煤是轉運到聶瓦河去，以供給那些向什列斯爾堡伸展成一條無尾的綫樣的機廠和工廠的。

裏城是被稱為海軍區，因為在它中心，屹立着一座迤長的，有着支撐着一個巨大的白色球儀的石膏像的莊嚴入口的黃色海軍部巨廈。

在這裏，在海軍區中，在那個有着亞力山大圓柱廳的大宮場上便是冬宮。在亞力山大圓柱廳之後便是參謀本部的旋門，那條貴族的穆爾斯卡耶街，而在宮場的左面，那隱修院，有着它的燦爛的花崗石的女像柱以及它的廣闊的羊皮紙樣的大理石梯級，都是人們認為全世界罕有其匹的。

靠近於隱修院處，正在旋門外跨過齊姆尼運河處，便是米利翁那耶街頭，這條街的堂皇並不下於穆爾斯卡耶街；它接着大理石宮引伸到麥爾斯神<sup>⊖</sup>場去，而這神場是被用一條粗練穿過了許多剝落了的柱頭所圍圍隔開了起來的。在這裏，閱兵式是伴和着軍歌、鼓聲、橫笛的清越的吹唱而舉行的。

⊖ 麥爾斯——羅馬戰神



前頭便是夏園，在右邊便是祕奧的，淡紅色的工程師宮堡的巨廈，而向左邊便高拱着托洛伊茲基橋。

這一切便是海軍區的一角。在這裏，同時也有着議會，宗教集會處和那座作戰部的三角形的建築物，兩隻獅子守在入口處。而這裏，也是彼得一世的紀念碑，參謀本部和聖伊撒的大禮拜堂。

這裏，最後，便是許多的博物館和音樂館。

音樂的置基在這裏如同處在一個珠寶匣中似的——在愛好音樂協會的巨廈中出現了的米哈洛夫斯基宮，在瑪林斯基劇院中，以及在對面的音樂傳習所。

尼夫斯基風景區貫穿着海軍區。這條廣闊的街道有着永遠燃亮着燈光的時髦的店家，懸掛在高長的白桿上的瓦斯燈的排列和戈斯丁尼·特伏爾的蹲伏着的大廈，永遠羣集着各種時新的服裝店。

在那些日子，車輛和那些車夫高倨得幾與屋頂相平的雙板車仍在尼夫斯基風景區穿梭着。

而在聶瓦以外的地區上，直到亞力山大·尼夫斯基修道院，在什列斯爾堡公路上的吊穀機以外，從維堡側道處，傳來了輪盤的轉響，工廠汽笛的尖銳的呼嘯聲，機器的營營聲。

聶瓦和那些工廠同整個海軍區，李傑尼區，以及這城市的整個商業區交叉。

在這裏，在這個河邊的城市中，舊的俄羅斯政府與年青的俄羅斯無產階級是彼此面面相對着的。

這海軍區常常充塞着一些手執旗幟的衣衫襤褸的人民，但更頻繁的是羣集着一些來自城市的中心的工人。

這是一九〇六年。

在九月二十五日，在一個聖彼得堡的小吏，德米特里·叔斯達柯維赤的家庭中，一個小孩誕生了。這孩子跟着他的父親叫做德米特里。他像他母親一樣的亮髮，藍眼。

叔斯達柯維赤家，在會客室有着一隻大鋼琴，牆上掛着許多相片的明顯的飾列。是聖彼得堡的典型的低微的中等人家的排場。

音樂在叔斯達柯維赤家中是主要的會談題目。小德米特里的母親彈着鋼琴和教音樂。這孩子很早就學習彈奏，而到了九歲的時候，他便有

規律地學習了，開始是在他母親的指導下，後來是在格拉塞爾學校裏。

當他十歲的時候，世界大戰已經打得劇烈的時候，軍隊一批批地調到前綫上去。但不顧一切，音樂仍在音樂協會中繼續着，著名的鋼琴家和指導者是首都的經常訪客，大的弦樂隊在轟奏着，舊的樂器開始淘汰，新的樂器也開始登台了。

「一方面，你有一種足以打破和諧的境界的驚人的樂器……」一位著名的評論家在一本雜誌叫「現代音樂」上這樣的寫着，「那種樂隊的集體的，無比的動員和一種倍於正常數的樂隊的聲音。而在同時，你增加添着了古舊的和新發明的樂器，於是作為這些改革的結果的便是全然的希罕的優越的效果，歌劇作品的相異的新奇的方法……而在另一方面……便是一種情感上的貧血和確確，並且還伴同了一種脆弱的，短命的，與生活脫節的和完全喪失了活力的音樂上的概念。大氣中是充滿着如此的炫人的矛盾，像是給予音樂家增加嚴重的焦灼不安似的。音樂到何處去？」

這便是這一個現在重稱之為彼得格勒城的當前的音樂環境，也便是當時年青的德米特里·叔斯達柯維赤在學習音樂的地方。

他已開始作曲。受戰爭的影響，他寫了一首冗長的音樂詩篇題為「兵士」。

同時，戰爭越來越逼近於這城市。之後是來了「二月革命」。街上都擠滿了一些灰軍服的人們。工人階級的人們侵入到海軍區來了。

憲兵穿着黑大衣，棲伏在屋頂上，向羣衆開火了。

一九一七年二月。這一年，春天格外地早臨。街上的甌穴都充滿了溶雪，而在蔚藍的天空下，密集的人羣，提着旗幟和各式悅目的旗幟在行進着。

樂隊奏着國際歌。

人民唱着革命的歌曲。

羣衆所擁聚着的地方，年輕的叔斯達柯維赤也在那裏。他還不滿十一歲。那個二月，他看見了一個憲兵在街上把一個小孩槍殺了。

當那些在二月革命中犧牲了的男男女女安葬的時候，他也參加了葬儀，在他的心底裏向那一位前所親自看到的不知名的被殺的小孩致以靜默的敬悼。

街道上都鼎沸着生命；到處都舉行着羣衆集會。

一九一七年十月。灰霧向這城的週圍伸出了它的迷網的手指。夏里亞賓在彼得格勒側道的大歌劇院演出。

在城裏有槍擊聲。紅色守衛者站在交叉路口，在熊熊的烟火中取援。

通過聶瓦河的那條吊橋已吊起來了。遠處，傳來了槍聲的悶響，在屋傍，彼得砲台與保羅砲台的矮牆上激起了一陣回聲。

普蒂羅夫電力廠的工人們，戴着黑小帽，穿着絲絨領的大衣，肩上背着步槍，向冬宮前進。

隔天早晨，吊橋放下來了，街車仍像往日樣的奔馳着。

德米特里·叔斯達柯維赤，這一個十一歲的小鋼琴家，在街上奔來撞去，聽聽看看。

彼得格勒在朝未來駛去。

這城市是處在五顏六色的標語傳單，大小旗幟的騷動中了；它指向未來，裝飾得像是過節似的，鑿鑿而滿面喜氣。

俄羅斯走上了一種新音樂了。

劇院在獻演着莎士比亞的「李爾王」和「奧德洛」，以及席勒的「琴盜」。

紅軍士兵都向卡爾·摩亞歡呼，爲的是他說：「子彈是我們的大救。」

人類文化是要以新的眼光來重加研究了。

便在這樣的氣氛中，一個孩子，一個年青的俄羅斯鋼琴家，在長成，寫着他自己的音樂。

一九一九年，叔斯達柯維赤進了音樂傳習所。同年，著名的俄羅斯音樂家，格拉淑諾夫，聽過了由這個十三歲的小孩所作曲的音樂後，他勸他去學習作曲。

叔斯達柯維赤開始去上由斯丁堡教授傳授的作曲課了。

同時，他仍繼續於其大鋼琴的研究。他辛勤地工作着。一個音樂家必得不倦地工作；傳說中的莫扎爾特的很容易便學會了音樂的故事是連神話都不如的。莫扎爾特，正如普希金，馬雅柯夫斯基和托爾斯泰一樣的不停地工作着的。真正的藝術往往便是辛勤的工作的同義。

彼得格勒已是冰天雪地了。無人打掃街道。人們拉曳着小雪橇沿着狹小的轍痕在深雪中往來。

那些日子，生活對於叔斯達柯維赤並不是容易的一回事。這期間，他又偶然地遇到了格拉淑諾夫。這位著名的老作曲家在喀山街上的他的那一間大而黑且無熱氣設備的公寓裏聽着這位小孩的演奏。他沉默而驚奇地諦聽着。在那曲調的斷片上，他注意到了一種新音樂的聲音，一種跨入於未來的步法，一種音樂的新傾向。他被這孩子在樂器上所發現的那種新價值驚奇着。

格拉淑諾夫決定要和高爾基去商討這孩子的未來。當時，學者和科學家們都有一種特別的領取食糧卡。在這些卡上都註明了他們可以取得糖，麵粉，魚和向日葵子油的額外的供應。格拉淑諾夫要求着給這天才的孩子以同樣的待遇。高爾基，這位高高的，寬肩膀的人，仔細地聽着格拉淑諾夫的訴說，撫摩着他的長棕的美髯，深思地，過後在他臉上閃上了一層愉快的微笑，寫下了申請的條子。

叔斯達柯維赤自己用一隻舊椅子作成一隻雪橇，用以到店舖裏去裝食物回家。

他和那些與他作溫和的，老式的談話的老人們一起去排隊領物，並且幫助着那些擁着厚重的羊皮衣的老婦人們裝放着那些乾魚的食糧到他們的雪橇上去。

「科學家之屋」是在米利翁那耶街上的。他從那邊回家去的道路，穿過了宮場，在那些未曾打掃過的雪堆中蜿蜒着，經過了那從地上矗起着的銀色的圓柱，這圓柱一如突然的音樂的合奏般的驚人的美麗整個的廣場充滿了旋律。

在參謀本部的拱門下，像是全音樂隊的凱旋的合奏樣的，出現了古銅的四馬二輪車。

那一隻杜製的雪橇在他背後滾動着，發出澎聲滑過了那些被踏過了的雪上。

在尼夫斯基風景區上，一個老乞兒在吹「康內脫」<sup>⊖</sup>，那聲音尖利地直響遍了這城市，人們在路過的時候，都把錢丟在這老人的口袋裏。

房子都分成一塊塊的而被一個偶然的禮拜堂或是一個柱形的屋面所

⊖ 康內脫——喇叭之一種。

分散着，像一首交響樂般流過去。

這一個有着凹額，小而善感的嘴巴和高額的小孩，雙手深插在口袋裏走着。

他的生身之地的城市在他週圍慢慢地移動着……

德米特里·叔斯達柯維赤做得多而吃得少。國家是被封鎖了。在這小孩的營養不足的身體中肺癆已得到了立足之地。一九二二年，他父親逝世了。爲了要維持他的家庭，這孩子開始到一個本地的小戲院裏去奏鋼琴。

那是一些無聲片的日子，馳速的片子包括着一連串機智的相關的插話。比較大點的戲院在開映的時候有一個音樂隊的演奏，而小一點的影戲場只消一架鋼琴便可敷衍過去。鋼琴上掛着一面鏡子以反照出銀幕上所映出的一切。在鏡子裏，人們匆忙地奔來馳去，浪在飄盪，郊外河流在潺潺地流着。那鋼琴手，雙眼注視着鏡子，隨時得配合着銀幕的動作奏出各種相應的音樂來。

年青的莫扎爾特是在宮庭中演奏的，而年青的叔斯達柯維赤却在小影戲院演奏，時刻得當心地與疾速的快景保持合拍，明白着背景的藝術，注意地聽着觀眾的反應。

這雖不完全是苦差事，然而却也是一件辛勞的工作。

一九二三年，叔斯達柯維赤以一個鋼琴手的資格畢業於音樂傳習所。他時刻都在作曲。他所知曉的都全把它拿來放在一支交響樂裏，其中主要的是使用於鐘鼓上，樂隊裏的其他的部門僅作爲一種伴奏而已。這位年青的作曲家看出音響的世界比之於他的老同伴的時代是有着全然的不同的，這一支交響樂是年青的，富有生氣的，雖還是業餘的但却是很有望的。

二十歲的時候，叔斯達柯維赤寫了十隻叫做「格言」的短篇。這是有理性的，有計劃的音樂，提出了各式各式的新對案的。

這已是明顯的了，一個新的主人已跨入了俄羅斯的音樂，一個有勞力的，指尖有着老技巧但却嘲弄它的人。在俄羅斯的音樂和文學上正有着類似的許多年青而有魄力的戲謔者。年輕的音樂家們，即使是那些後來「定局了」的而變成了嚴肅了的與易於領悟的，也在他們年青的時候喜作戲謔的。

在羅西尼的歌劇「絲梯」中，那梵啞鈴手在序曲的中間粗魯地中止了，欠身地輕呼着那遮蔽着樂架的錫燈。叔斯達柯維赤，也是故作若干的戲謔。他戲謔着，同時力求合於他那時代的呼聲。那是很簡單似的，有人選了一個新的題材，於是乎叔斯達柯維赤便寫了一隻叫「獻給十月的交響樂曲」的小曲。在這同一的時間他回返到小影戲院裏去，只是現在他已是一個作曲家了，為無聲片「新巴比倫」寫音樂。那是一九二九年的事。之後，他給最早的蘇維埃的有聲片以及其他「金山」和「反計」等片寫歌，在後者的主題歌中：

「起來幹啊，寇利洛克斯  
迎向初升的太陽」

是直到今天還是有名的句子。

大約也是這個時候，叔斯達柯維赤開始寫其第一個歌劇。他轉向戈果理的題材，揀了戈果理的最發噱的一個故事——「鼻子」。

「鼻子」是一種遊戲文字，一切台上的人物都戴上了一隻大假鼻，那主角戴的更大，用假音唱着意大利調。這是一個戲謔大家，這位戲謔大家以假高音代替其原來的聲音。叔斯達柯維赤是為彼得格勒和其本人的利益而大開玩笑的，因為他覺得他需要用一種離奇的戲劇文字以表現一種新怪調，需要貢獻出一種有計劃的音樂來。這歌劇包括了在喀山大禮拜堂中的一個祈禱和波斯官臣的合唱。

「鼻子」做了十五場後方收束。

那是當時的彼得格勒歌劇的最為特出的，也是對於西方音樂和形式主義的流行的風格。

在「鼻子」之後，叔斯達柯維赤對於銀幕上的音樂，像是有着要加多一些更民族的和更富情感的東西。他已得到了歌曲的作曲家的名聲，但深存在他心裏的是想根據舊俄羅斯的情歌來寫一種新歌劇，一種在同時要有強壯的和更有力的東西——一種歌劇，換一句話說。在這一期間的萌芽時期賦與音樂的「姿勢」以更高的聲價，在一種形式主義的，自然主義的和遊戲文字的奇形怪狀的潮流中急奔猛進。

這便是叔斯達柯維赤如何寫「來自姆青斯克的馬克白夫人」的由來。

在這劇本中，叔斯達柯維赤是左袒着卡傑林娜·伊茲馬洛娃的，她

的煩悶與可憐是被提高至成就的高峯。卡傑林娜的環境是被體現於一種審慎熟籌地牽強附合與可鄙的局面的。

卡傑林娜·伊茲馬洛娃是一個以自己的方法力爭美麗的羅曼蒂克人物。環繞着她的是一種叫人窒息的世俗的，無理性的生活，一種僅是加重了她自己的震顫的活力，而她所謀殺的人都似乎不是有肉有血的人類而僅是一種無生命的人諷刺畫而已。這諷刺的世界是被寫實的地表現了出來。

在歌劇中的若干段落，比如以囚徒之歌來說，是近於摩索爾格斯基的傑作。

在列寧格勒，這歌劇深得大家的歡迎。薩摩蘇特指揮着樂隊。在莫斯科，無論如何。一個不同的歡迎會是在等候着「馬克白夫人」的。

在莫斯科，該劇的演出大抵是循着現實主義的方向。

但根植於叔斯達柯維赤的歌劇的是自然主義的，而劇場方面也着重於這一趨勢。

這位年青的作曲家受有當時廣泛地流行於大部份善良的人民間的一種理論的影響。照這理論所說，藝術中存有二種——為人民的純藝術，舊藝術的直接繼承物，正如有兩種歷史樣的——俄羅斯的歷史以及蘇維埃聯邦的歷史。我們以僅只有二十或者二十五年的歷史來代替着過往的歲月的古老年代。

這是一種錯誤的方向。它不必去戲弄舊藝術而是要來承繼着舊藝術，時刻配合着人民的步伐：它是需要步着勃洛克所摸索的而被馬雅柯夫斯基所揀中的那一條路。

這樣，大街上仍有容納叔斯達柯維赤的新音樂的地位，一如恰伊柯夫斯基的音樂一般。不過叔斯達柯維赤所介紹的是在於其奇異的效果，而恰伊柯夫斯基的却是給加上了音樂的明晰性而已。

「馬克白夫人」中旋律是破碎支離的，不連貫的，零碎的，歌劇整個地是富有悲觀色彩的。

真理報上刊載了一篇題為「不是音樂而是紛擾」的論文，這篇論文的作者以一種銳刻的響氣來批評這歌劇且攻擊叔斯達柯維赤。他指出了他們是在理論上頌揚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但在實際上却稱頌了自然主義與形式主義，

這批評是嚴厲的，但却也正確而使人心服。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葉維赤·叔斯達柯維赤是史大林時代的人。他的藝術也屬於史大林時代的。他對於未來的看法一如現時蘇維埃的發展。

以後的二年，他辛勤地工作着。他打消了他的第四交響樂的預演。他不滿意於這樂曲。它把它放在一邊而開始動手其第五交響樂，在這樂曲裏他付下了全付精力。「我的交響樂的主題，」他在—篇文字上這樣的寫着，「是擁護個人的；一種有着其全付情感的經驗的人便是這作品的中心，這是在心境上從頭到底抒情的。」

這交響樂的結末，從其開始的段節的緊張的悲劇直揚升至於快活的樂觀的程度。

結尾的主題是固執於鑼鼓的伴奏——那是新的，堅定的，長調的。這位作曲家的瞥見它一如我們在黑雲中瞥見了遍佈星星的天際一樣。

但那些星星是經過暴風雨的清洗，顯得非常肅穆的了。

馬雅柯夫斯基的在「我的最高音」一詩中，或者足以解釋叔斯達柯維赤的理念的。

死了吧，我的詩，  
像一個平民般的死去，  
像我們的無名小卒  
在攻擊時死了一般。

但馬雅柯夫斯基的詩以至於叔斯達柯維赤的樂歌却都並沒有死。

叔斯達柯維赤寫完了第六交響樂。他的第五交響樂是被全世界所欣賞過的。

第六交響樂是一隻使許多人失望的樂曲。它造成了一種使人感到這位作曲者突告停止了進步的印象。

★

當一九四一年的夏季，戰爭突然爆發於西部的時候，叔斯達柯維赤正住在列寧格勒。

德國人由滿俄鐵路探的波羅的海直打到列寧格勒。

德國人跨河越湖的進展着，就是在這些湖沼上他們過去曾被亞力山



大。聶夫斯基那麼可恥地痛擊了一陣。

德國坦克車滾過了許多世紀來屬於我們的土地，這塊諾夫戈洛德的人民，伊凡雷帝，彼得大帝曾經戰鬥過的土地。德國坦克車滾過了普希金的墓地，經過了普斯柯夫區的湖沼。

俄羅斯的存在，的未來，以及它所創造了的文化都被放在天秤上了。

當宣戰後的那天，這位年青的音樂傳習所教授，德米特里·叔斯達柯維赤，自願投効紅軍，但，他被拒絕了。

在史大林於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以無線電廣播喚起全體人民武裝反抗法西斯主義後，叔斯達柯維赤又去作第二次的申請，但又復被拒絕。「等我們需要你的時候，我們會通知你的，」在區作戰部中，人們這樣和他說。「同時，請你仍繼續你的工作。」

音樂傳習所已逼近結束了。這位作曲家終日消磨在那裏，不回家去睡覺。他又作第三次的志願投軍。這回，他被接受了，派他去負責人民近衛劇院的音樂組。

劇院出發到前綫去，叔斯達柯維赤跟着同去，但，在那裏，難得有事可做，因為樂隊只包括了幾隻手風琴而已。

地方當局擬將叔斯達柯維赤自列寧格勒撤退，但他不願離開。

德國人把路一條條的切斷了。他們佔據了彼得霍夫，這些傑德茨可亦·賽羅的宮院，這個現在冠以普希金之名的城市。普提羅夫工廠已入於德國機槍的射程之內。芬蘭人已從北方推進。戰鬥在賽斯特洛列茨克的沙丘上進行着。德國人試圖從什列斯爾堡那方向打過來。他們的砲彈真打入了這城市的中樞。

德國砲彈轟碎着海軍部的古老的石膏像，轟擊着基洛夫街，格羅，馬雅柯夫斯基街。

城在火燄裏。普提羅夫工人的縱隊出發到前綫上去——男男女女都穿了土灰色的大衣，戴上了黑帽子。

德國人的技巧確是精確而一致。普魯士戰爭中的那些機械是在菲特烈二世時代中顯形的，它的基本的道理便是剝奪了所有的兵士的思索力，把他們變成一架機器，它制使每一個士兵走着特定的速度和特定的動作，直到成爲他們的習慣爲止，比如怎樣背槍和推板機，怎樣進行側面

攻擊和突破——這些同一的德國原理，被永遠地翻用着。

每隔四分之一世紀，德國便將可怖的戰禍降臨人類。這是一種循環性的德國傷寒症。

德國人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贏得開始的戰爭上。他們自信着贏得第一個戰鬥便是等於贏得整個戰爭。

德國的裝甲惡魔爬過了歐洲的地圖，吞毀了城市，使得一些有其昔日的輝煌的鄉鎮盡為暗淡無光。

它直入我們的疆城而威脅着我們的首都重鎮。

德國人一相情願的以為那些著名的俄羅斯城市，莫斯科和列寧格勒是會如巴黎一樣的投降的。但那些德國人却未算計到蘇維埃的人民，也沒有算計到蘇維埃人民的組織力，更沒有算計到蘇維埃人民的獻身於其國家的熱忱。德國人圍困了列寧格勒，他們那焦急的魔爪幾已將所有的建築物團團籠住了，但，這城市變得堅不可拔，並且開始防衛自己。於是乎，他們這才相信每間房子都在抗拒他們了，這個城市不僅是俄羅斯文化的衛城，且也是一座巨大的抗坦克堡壘。

德國人不得不停步了。他們沒有足以還擊那些與他們對抗的人的品質的現成的策略，而這些作為一個人的品質的却是遠超於這些侵略者的。因此，這惡魔不得不在列寧格勒的邊緣凍結了，雖然鋼爪仍緊緊地纏牢這城市。

德國人決心要制服列寧格勒。他們開始以長射程的砲火來轟擊了。以一種典型的德國的精確與規則來轟擊。

砲彈殺死了成列成陣的人民，殺死了街旁的人民，殺死了家裏的人民。

列寧格勒的人民揀着那些砲彈不常落到的街邊走着。以前人民是慣常地說到街上的陰面和陽面的，如今却改稱為「平安」面和「危險」面了。

這城市大大地遭劫。在聶瓦河上堆滿着食物的棧房都燒得滑塌精光了。飢餓闊步於城中。工廠除了軍火的生產以外別無出品；燃料只用來供給防衛的需要。電車停駛了。自來水管滴滴答答的流得很少，普通住戶的自來水供給已被明文切斷了。裝甲的德魔把列寧格勒圍得更緊了。

叔斯達柯維赤正忙於製作一隻新的交響樂，以描寫德國人的猛攻，



蘇聯作曲家叔斯達柯維赤

德國軍隊的一般的殘虐。他暴露了德國人的意識的整個的恐怖的機械性。

他表現出了德國軍隊是聾的，瞎的並且有着一種憎恨一切的瘋癲性。

叔斯達柯維赤描寫着戰爭，抵抗和蘇維埃人民的苦難。

單純是有許多種類的。硬斧是最簡單的。一個火車頭是繁複的，但一隻輪鍋可是簡單的，是帶着另一種單純的簡單，一種形式上的簡單。一個野蠻人的概念是簡單的，在他的想像中的天空是一個掛滿着星星的屋頂。托羅梅氏<sup>⊖</sup>的天動說，以為星星是在一種彼此相錯雜的軌道裏移動的，這是複雜的，錯綜的。至於哥本尼<sup>⊖</sup>的太陽系統却是簡單的了。

叔斯達柯維赤的新音樂更有着一種哥本尼的單純的氣質。

從來沒有一種音樂是在這樣悲慘的境況下寫成的。

蘇維埃土地是在單獨作戰，救助還在不可及的遠方，敵人却在眼前。

裝甲的蜘蛛已繞着列寧格勒的四周結下了致死的蛛網了。

每天都有成打成打的空襲警報。母親們都帶着小孩們跑到防空壕裏去。而在空襲中間德國砲兵又在轟擊這城市。簡直是不夜的，由閃光，淡黃色，藍白色的這一連串的顏色在化夜為日。

德機在雲端裏嗚嗚着。探照燈在空際伸出它的白指來。燈光交織着，搜索着法西斯蒂飛機的閃爍的鋼體，在天空中追逐着他們，一如一隻手指在追逐着窗格上的蒼蠅一樣。

一陣陣的搜索的砲彈直朝天空飛騰上去。高射砲發出一種類似於木鑿頭的燦響的聲音，鋼片一如夏日的陣頭雨樣的落在屋頂上。

叔斯達柯維赤望望窗外，在李傑尼街上的一間屋子正在燃燒；紅光以及那些站在屋頂上的居民的側影迎着鎂光的無情的眩眼的閃光。

空中回響着高射砲的砲火，大地在遠距離的重砲的放射下震動着，房子在發抖。在大光中列寧格勒的街道像黑河樣地流向海軍部那邊。鄰近的街道上的地瀝<sup>⊖</sup>發着光，聶瓦河像地瀝青樣的閃爍着。

這些日子是對於大家的一種可怖的試煉。列寧格勒，整個國家，都

⊖ 紀元前約二百年的倡天動說的埃及天文學者。

⊖ 德國星學家，倡太陽系說者。

武裝起來抵抗侵略者了。叔斯達柯維赤站在戰鬥者的行列裏。他的武器便是藝術。他的靈感的來源便是蘇維埃人民在保衛他們的鄉土時的那種莊嚴的勇敢，剛強和光榮。在戰爭的轟動中，他聽到了一種雄偉的音樂的旋律，一種即將到來的勝利的讚歌，他的國家正在試煉和苦難的路上朝那方向走去。

叔斯達柯維赤在被困的列寧格勒中渡過了許多的夜晚。我們的砲火在週遭的地平綫上搖曳着。整個城被砲火的焰圈和砲彈爆炸的黑羽狀煙所包圍着。砲聲永無停止。房子在呻吟，每個窗櫺都在格格作響，回響從這條街到那條街地回響着，一直飄向闊胸的聶瓦，在鋼琴中引出一種回音，直入這位音樂家的心底。

有時，在天將破曉的時候，轟炸是會稍戢的。於是太陽便會射閃在海軍部和彼得及保羅的砲台的尖頂上而洒滿了聖伊撒教堂的圓屋頂。

叔斯達柯維赤日以繼夜地在作着他的交響樂。

他動手於七月十九日。到了九月三日，第一樂章完成了；到十七日第二樂章也完成了。

九月二十五是叔斯達柯維赤的生日。他整天工作。到廿九日，第三樂章做好了。

已經有五十二分鐘的音樂產生了。

列寧格勒，他自己的熱愛的列寧格勒，正在戰鬥。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葉維奇不僅熱愛着聶夫斯基風景區，也不僅熱愛着羅希街和斯摩爾尼，他也愛着波佳切斯卡耶街，普希卡爾斯卡耶，席林尼娜，楊姆斯卡耶——這城市所有的各式各樣的地方。

在聶瓦河上樹起着一座荒涼的水隄。

代替着三和土的是一隻棚架隱放着一排沙袋和彼得大帝的小艦彫像。

在這後面，屹立着遍體砲痕的議會和它的半燒掉了的屋頂。

戰艦在聶瓦河上拋錨。它們越過城市而發射着。

在城內炸塌了的房子裏，呈露出那些曾經一度生活於這被破壞的房間裏的私生活。照相架仍掛在糊着紙的牆壁上，這邊掛着一塊面巾，或者是一件大衣，或者是一隻火爐緊貼着牆壁，一如一隻燕子窩。

城被敵人圍困了；人和軍火都堅定地投向前綫。

叔斯達柯維赤，以他的音樂爲伴的，沉思着未來。

在他的交響樂的平靜的音樂中潛入了一種粗暴的，不調和的德國人的題材——一種在它的本身勢必隱藏着和腐蝕着一切的銹菌。

這題材，力圖支配一切，從容地向你走去，到你那邊，在你身上，像是一隻雙腳釘着絞練的金屬鱗魚一樣。

這位作曲家以我們的憂戚，我們共同的動因的題材來處理它。

這交響樂告訴了我們的國家，是怎樣的像一座屹立於暴風雨前的堡壘。

叔斯達柯維赤的音樂訴說了一個國家是如何地在其試煉的日子裏戰戰兢兢着，訴說了一個國家如何時刻準備迎向勝利。

德國人把列寧格勒箍緊了。

有一天，叔斯達柯維赤得到了從斯摩爾尼打來的電話通知，要他離開這城市。

一隻巨型機把他和他的妻子以及二個孩子連同那部第七交響樂搬走了。

飛機在城上繞了一圈後飛向南方去了。

在空中，他們可以看到了這城市的遭劫是多麼的厲害。

好久之後，列寧格勒在迷濛的距離中消失了。

兩個戰鬥員伴隨着這架客機。他們飛過了森林，而到處所看到的，都是男男女女在挖壕溝。……

叔斯達柯維赤在庫壁雪夫定居下來了。在那裏，他向他的音樂家朋友們作其作品的首次演奏。

在這交響樂的序言上他寫道：

「在這作品中，我是化下了很多的力氣的。我從沒有像現在這樣的熱誠地工作過。有一句動人的說話：「大砲響了，音樂停止。」這在那些碾碎了生活，歡樂，幸福和文化的大砲而言確是如此。因爲那些正是黑暗、暴力和災難的大砲。但我們是爲理性戰勝野蠻而戰鬥的，是爲正義戰勝獸性而戰鬥的。沒有一件工作比之於戰勝希特勒主義的黑暗勢力更能至尊而崇高地激動我們了。我們的作家，藝術家和音樂家們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都辛勤地在工作着，緊張而有成效地工作着，因爲他們的藝術是建基於我們這時代的最進步的思想上的。因此，當砲聲響了的時

候，我們的音樂便表揚出他們的雄偉的聲音了。誰都永遠無法從我們的手中把筆桿折掉的。」

這交響樂傳遍了許多蘇維埃的城市，它演奏於斯維德羅夫斯克，烏拉爾，列寧格勒，莫斯科等地方，它是從頭到尾毫無中止的演奏下去，不管空襲警報在中間響了起來。

而到處在列寧格勒以至於全國各地，這交響樂都收到了現成的回應。

叔斯達柯維赤的音樂訴說了侵略的故事，我們的人民的力量和不屈不撓的精神。這音樂是俄羅斯的，一個與自有人類以來從沒有如此卑劣的敵人戰鬥的國家的音樂。「叔斯達柯維赤的第七交響樂是一個完整無瑕的作品，它是俄羅斯音樂的凱歌。它是恰伊柯夫斯基和摩索爾格斯基兩人的偉大的繼承品，它除了繼承他們的天才而外，其他是與他們有絕大的不同的。同時，整個的世界音樂上的經驗可說都由這位將出的俄羅斯作曲家孕育了出來，一位有智力的，熟練的，值得敬仰的音樂家是由蘇維埃土地在一種尊敬的精神和熱愛於世界文化所培養出來。」這些是葉夫格尼·彼得洛夫的意見。

這交響樂跨越了蘇維埃蘇邦的國境而在美國得到了衷誠的歡迎。

美國是世界上若干最優越的指揮者的家，是托斯卡尼尼之家。

音樂家們都研討着這交響樂而以取得演奏它的權利為榮。

它現在已被二十三位樂家指揮者演奏出了。

根據許多音樂家們的判斷，都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遍地烽煙中已產生了一部在音樂中從沒有過的最偉大的作品了。他們認為這是一部表達了俄羅斯人民之聲的交響樂，這些人民的力量是和他們的國家一樣巨大的，而這音樂是無限量的，人類和我們的國家現在也同樣的有權提出要居於那曾經一度屬於貝多芬的，在他的時代引起了音樂界的革命的，在音樂文化中是最前的地位。

那操勝的氣質仍可發掘；未來的勝利者是在於首先握緊他們的武器。

俄羅斯的面貌是有壕溝的痕跡的。俄羅斯的城市已變成僅有的廢墟了；通了那些沒有屋頂的房子的缺了窗格的窗門，可以看到了戰爭的第二個冬天的沉悶的，暗淡的天際。但我們知道公理是站在那一邊的，我

們知道未來是屬於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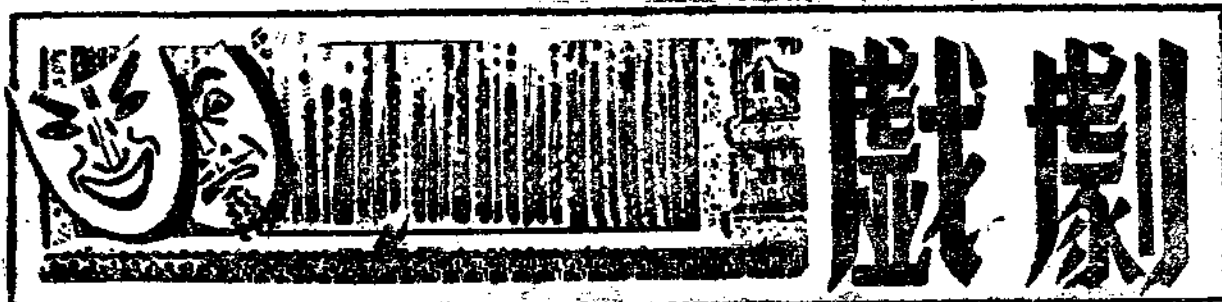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葉維奇·叔斯達柯維赤，俄羅斯人民之子史大林獎金的得主，是盡其最大的力量戰鬥着的。叔斯達柯維赤已產生了一部有着巨大的藝術力量的音樂作品。在戰爭的烽火中他的才華已至爐火純青。在他的新的交響樂中，他表現了成千百萬的面向戰爭的人民的思想和情緒，他們發現了本身的力量與勇氣以進行一種抵抗永是威脅人民的幸福的最黑暗的與最兇殘的敵人的不可寬貸的戰鬥。

他給這個現時的人類在進行的正義戰爭創造一塊音樂的巨碑，一塊大家都能領悟的音樂的巨碑。

(曹 庸譯)







列米淑夫  
(К. Ремизов)

## 最好的戲和劇本 (ЛУЧШИЕ СПЕКТАКЛИ И ПЬЕСЫ)

蘇聯的劇作家，演員和導演們在一九四五年史大林獎金得獎名單中，像過去一樣，佔着光輝的地位。蘇聯的劇藝工作者是值得因為他們忠誠地，光榮地服務人民而驕傲的。蘇聯劇作家和舞台工作者不但企圖以藝術的方式銘刻出我們這時代的偉大歷史，而且要激勵人民去創造新的功績，去完成新的鉅大的任務。戰爭時的不朽事業和創造勞動的英勇精神溶合在一起了，戰鬥的英雄成爲建設的英雄了。全心全意向着未來的蘇聯人民，從戰鬥的回憶中汲取了力量，勇往直前，走向了新史大林五年計劃所展開的光明境界。這就是爲什麼真切的，輝煌的關於戰爭史實的演出，充滿了活生生的現代的情感，它是向着將來的。

莫斯科藝術劇院創造了這樣的演出。在克隆的「海軍軍官」一劇裏（該劇的演出會獲得一九四五年一等史大林獎金），敘述的是戰爭的初期，關於初期的困難和試鍊，關於勝利的蘇聯戰士的性格是怎樣構成和鍛鍊成的。雖然劇本的情節很簡單，雖然它的英雄們，初看之下，幹着很平常的事。然而，這劇本的真正內容却使敏感的導演和演員能夠向觀眾表達出許許多多的意思。

莫斯科藝術劇院光輝地利用了這種可能性。在浮面地看到這劇本時，可能以為整個故事祇是敘述海軍軍官郭爾布諾夫怎樣成爲一個軍事專家。但導演該劇的戈爾恰柯夫和扮飾主角的鮑爾杜曼給自己提出了並且完成了更大的任務——他們顯示了蘇維埃人的偉大性格，表現了在最複雜的環境下，當他爲祖國的自由而戰時，他的道德觀念和舉止行爲。這種性格是在郭爾布諾夫和生人或熟人接觸時，在大大小小的爭論中，在許多細節中顯露出來的。鮑爾杜曼的演技純熟而且動人。他確切地表現了各種不同時候的郭爾布諾夫，——在痛苦和歡樂的時候，在對待下屬和上司的時候，在行動和思想的時候，在失敗和成功的時候。在這演出中，鮑爾杜曼的同志——鮑戈留勃夫，格里勃夫，戈托夫采夫，也獲得了傑出的成就。藝術劇院的高度的戲劇文化，前輩藝術巨匠的傳統，在這些天才的演員們的創作中都表現出來了。

「海軍軍官」的演出顯示了藝術劇院的創造力是多麼豐富，它多麼善於感覺現代性，多麼善於表現我們的英雄的形象。

年青的戲劇團體——葉爾莫洛華劇院，因爲「老朋友」一劇的演出而和藝術劇院同時獲得二等史大林獎金。這是每一個珍重蘇維埃戲劇藝術的人感到欣喜的。可喜的是在這演出中，年青的劇作家和年青的演員們遇在一起了，他們的工作是獻給蘇聯的年青一代的。

馬柳金的劇本是敘述一羣戰爭前夜的青年男女。它強調出每一個蘇維埃人的命運和祖國命運的不可分離的關係。在敘述主角們的傳記時，劇作者剖示了每一個蘇聯愛國者的生活法則——和人民一同分担着艱難時日的痛苦，危險和貧窮時，他在人民的幸福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葉爾莫洛華團員——首先是藝術指導洛班諾夫，和主要演員奧爾唐斯卡雅和雅庫特——卓越地表現了這劇本中的樂觀主義的精神。他們以準確的藝術方法傳達出劇中主角們所處的友愛氣氛，用直率的，但是真誠的關於他們的悲觀，關於他們的忠實和純潔的描寫使觀衆感動。活生生的人物從葉爾莫洛華劇院的舞台上瞧着我們——而觀衆會覺得他們是自己的真誠的友人。觀衆與主角們的友愛，他們之間的聯繫——是這個獨特的，充滿着內心的溫暖的演出的特點。

在著名喬治亞劇院裏演出「大君」以及在國立猶太劇院裏演出「弗萊依列赫斯」（Фрейлехс）的劇藝工作者。得到了一等史大林獎金

• 偉大的俄羅斯文化孕育了蘇聯各民族的藝術創作。民族的藝術作品已經不是第一次受到蘇聯社會的注意了。「大君」和「弗萊依列赫斯」的巨大成就——是社會主義文化替民族藝術開闢了遠大前程的一個新的明證。

魯斯達維里劇院完成了關於伊凡雷帝的演出。劇院在梭洛維約夫的劇本中獲得了豐富的非常動人的材料。飾伊凡雷帝的霍拉華，飾華西里·樹依斯基和鮑里斯·戈杜諾夫的華沙才及達維塔·威爾創造了明確的形象，充分表達出俄國歷史上一個最緊張時期的戲劇性。霍拉華能夠表現出雷帝的各方面——他一會顯出是政治家，一會是祖國前進的思想家。這位傑出演員的高度演技使他在扮演雷帝這個困難的角色中獲得了非常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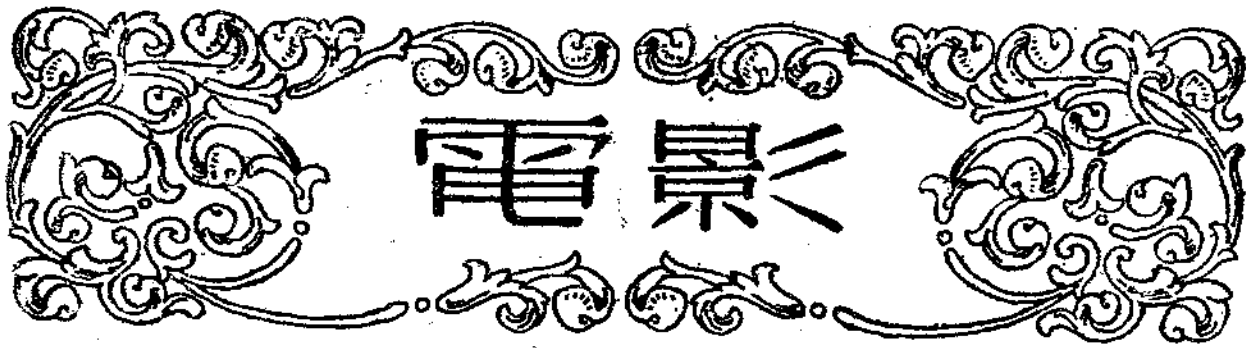
雷帝的政敵——華西里·樹依斯基——的演出也不見弱。雷帝和樹依斯基的鬥爭，並不是單純的競爭，並不是宮闈的陰謀。真正的思想的演員霍拉華和華沙才顯示了這一鬥爭的歷史意義，決定國家命運的意義。

「弗萊依列赫斯」的上演是國立猶太劇院的一大收穫。這不是普通的舞台劇，導演米霍爾斯在演出中把歌與舞，說話和行動聯繫起來了。這是描述人民的悲與喜，描述光明戰勝黑暗的歌劇。在這裏，演員樹斯金——他能完全地表現出主角們的喜，鬱，智，愚的特徵。

獲得史大林一等獎金的拉甫列烏夫的劇本「爲了海上的英雄」，已引起各劇院的極大的興趣。高度的文學性和舞台性，思想的豐富，使蘇聯最好的劇院都注意着這個劇本。拉甫列烏夫的劇本重新給我們顯示了戰鬥的海員，在這裏，英勇的，誠實的，忠於人民的蘇維埃人又挺起身子站立在我們的面前了。

蘇聯劇作家和一切蘇聯劇院是不知道主題的限制的。在蘇聯劇院的戲目中呈現着一切的時代和一切的民族。但劇作家和劇院的獲得的最大成就還是在它們把創造勞動貢獻給我們的英勇的現代的詩人。這是當然的，這也是蘇聯劇藝工作者的責任。

(租 立譯)



卡拉托淑夫  
(М. Калатозов)

## 蘇聯電影的大師

(МАСТЕР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КИНО)

在藝術電影和紀錄電影部門裏邊，於一九四五年度，獲得史大林獎金的優秀作品，最值得一提的該是：「偉大的轉捩點」（上海譯「背水一戰」《Великий перелом》），「柏林」（上海譯「會師柏林」《Берлин》），「擊潰日寇」（《Разгром Японии》），「解放了的捷克」（《Освобожденна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無罪的罪人」（上海譯「銀星淚」《Без вины виноватые》），「阿爾興·馬爾·阿蘭」（上海譯「有情人終成眷屬」《Аршин-мал-алан》），以及彩色紀錄電影「一九四五年體育檢閱」（上海譯「蘇聯之光」《Физкультурный парад 1945 года》）。蘇聯電影的先進大師，以堅毅的努力使工作做得比他們以前所做的更要輝煌燦爛，努力使他們的作品底內容趨於深刻，藝術手法趨於完美。

「偉大的轉捩點」這張影片，是埃爾姆列爾（Ф. Эрмлер）和他的同事集體製作的。這張影片明白地並且激動地敘述着偉大的史大林格

勒之戰，描繪着它那偉大的場面和有史以來未有的規模，蘇維埃人民底崇高的性格，使他們終於打贏了這次戰爭並且一直邁進到最後勝利。

埃爾姆列爾這是優秀卓越的蘇聯電影藝術家中的一個。他的作品主題總是蘇維埃愛國主義的敘述題材；而其中最令人敬愛的主人公也總是那些無限地敬愛着自己的社會主義祖國底蘇維埃人民。在「偉大的轉捩點」裏可以看出偉大的藝術家的無比的才能，對於生活深刻的認識，對於專門文化精深的理解。從導演埃爾姆列爾，劇本作家奇爾斯柯夫（Б. Чирсков），攝影師柯爾察蒂（А. Кольцатый），畫家蘇伏洛夫（Н. Суворов），到演員傑羅若文（Державин），士拉席夫斯基（А. Зражевский）都具有着這種品質。這一張影片是真實地並且激動地描繪着成隊的戰士，軍官，將軍的各種動態，創造了浴血苦戰的蘇維埃人民軍隊底光輝完整的形象。影片中還有一個最值得一提的優點，那就是它確信地顯示出蘇維埃軍事思想，史大林的軍事戰略及其科學底偉大的優越性。

「偉大的轉捩點」可以說是顯示着我們的藝術對於處理偉大的軍事題材的一種決定性的轉變關鍵。這種題材的基礎是建築在戲劇的構想上的，它被生動活潑地，令人興奮地，並且是帶着最高限度的確信，通過整個畫面顯現出來。

「偉大的轉捩點」證明出色的導演和攝影手法，卓越的藝術置景工作，演員的生動的演技。這部影片該是綜合了蘇維埃電影藝術中最珍貴的特質，以及在戰前時期和衛國戰爭時期所集積起來的創作經驗。

「偉大的轉捩點」這一電影劇本可以說是極充實的文學作品，它的藝術性較之純文藝作品並無遜色的地方。劇作家鮑里斯·奇爾斯柯夫充分顯出他是一個真實的作家，對於表現生活具有豐富的感情，並且能靈活地運用文學和電影的表現手法。

由這「偉大的轉捩點」可以聯想到另一部影片上去，它們的風格雖然各各不同，但是在主題的方向上却是非常相近的，這就是那部紀錄電影——「柏林」，它敘述着另一次光榮的紅軍所進行的偉大的戰役，敘述着在戰爭趨向結束中法西斯德國的都城怎樣崩潰下來。

「柏林」這一影片，引導觀眾經歷在我們獲得最後勝利的時候所發生的白熱化到頂點的戰爭。在個別的戰爭場面中，激動的攝影師冒着砲

火，正確地擷取每一片段，然後匯成一個爲着解除戰爭的恐怖而向法西斯蒂進行神聖的復仇戰爭底統一畫面。這部影片，由於導演拉伊士曼（Ю. Райзман），史維洛娃（Е. Свилова），隨軍攝影師馬士魯霍（Л. Мазрухо），潘諾夫（И. Панов），東堡（В. Томберг），傑明奇葉夫（Б. Дементьев）和史篤雅諾夫斯基（С. Стояновский）的共同努力，顯示着是一部極正確極嚴肅的戰爭史的紀錄。

而同時——這也是一種深刻的政論藝術的作品，它激情地毫無憐憫地宣判着法西斯主義的死命，並且光榮地歌頌着紅軍的英雄主義，紅軍戰士底勇武絕倫。

另外還有張紀錄電影，也是以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偉大戰爭爲題材的，這就是「擊潰日寇」，它敘述關於紅軍澈底粉碎日本侵略者的事蹟。這部影片的製作者——導演是柴爾希（А. Зархи），黑菲茨（И. Хейфиц）和謝特金娜-聶斯傑洛娃（Сеткина-Нестерова），他們運用着豐富的材料，這些材料有的是蘇聯隨軍攝影師攝取的，有的是過去的新聞記事片，有的是新聞照片，有的是在戰爭中奪獲的日本戰利品的記錄片。這一影片描述着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企圖和法西斯觀念怎樣趨於成熟，怎樣跟希特勒的德國結爲同盟，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和平和人類之前他們犯下了怎樣的罪行，一直到最後怎樣得到公正的報復。通過銀幕整整有半個世紀——從日本背信襲擊停泊在旅順口的俄國艦隊起，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武裝力量無條件投降爲止！前綫攝影師弗洛洛夫（А. Фролов），陀爾戈夫（Н. Долгов），克里莫夫（А. Климов），索洛古波夫（А. Сологубов）和福明（С. Фомин）真誠地襄助着導演們——他們都是製作這一深刻動人的影片底重要角色。

此外還有一部爲導演柯柏林（И. Копалин）以及幾個攝影師們所集體製作的紀錄電影，那就是「解放了的捷克」，它描繪着捷克遊擊隊同德國征服者苦鬥和英勇的紅軍解放捷克的事蹟。攝影師列別傑夫（А. Лебедев），普姆比揚斯基（Б. Пумпянский）和卡斯比（Д. Каспий）明白事件的意義——他們是被喚去銘刻下這些事件的——，所以在他們所攝的插話裏，生活和戰爭的真實是完完全全的呈現出來了。有許多捷克的，英國的以及俘獲的新聞紀事片中的材料，都被導演柯柏林

巧妙地運用在這部影片裏。『解放了的捷克』——這是蘇聯紀錄電影中光輝燦爛的作品，它特別強調着斯拉夫民族軍事互助的友誼，

另一紀錄電影『體育檢閱』它也收到了獨特的成功，它使蘇維埃電影進展到彩色化的領域裏。這張影片生動地傳達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廣大人民的節日底光輝熱烈的場景。鮮豔悅目的色彩，蘇維埃運動員的力量，再加音樂家和美術家的藝術手腕，錦上添花的裝飾着這人民的節目，——這一切都使畫面格外生動美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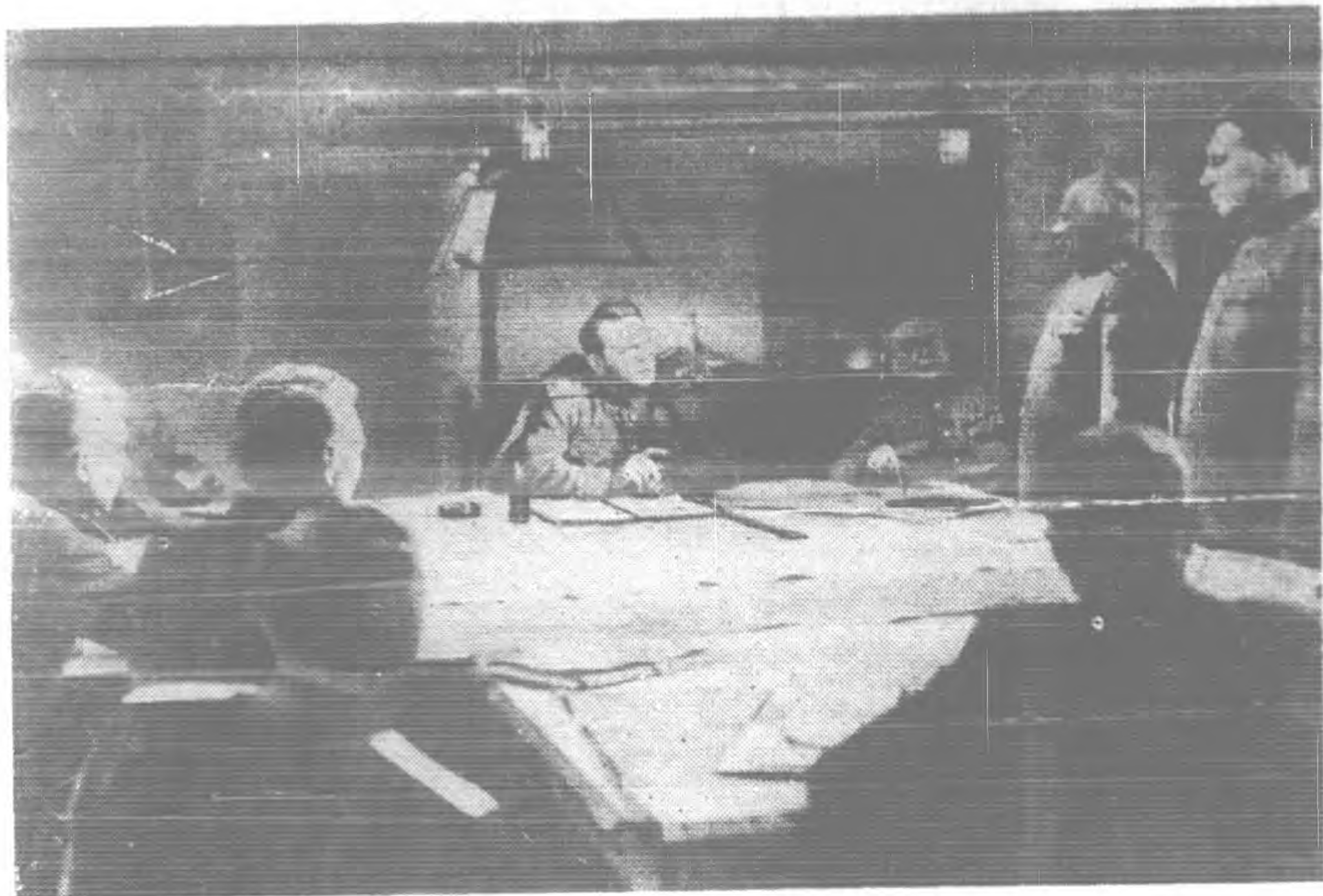
攝影師謝妙諾夫(С. Семенов)，馬卡西葉夫(Б. Макаеев)，史遷古奇葉夫(А. Щекутьев)，和蒙格洛夫斯基(Ю. Монгловский)努力攝取着美麗的充滿着活力的人民節日底最好片段。『一九四五年體育檢閱』可以說是努力使電影彩色化的紀錄電影工作者一次重大的勝利，由於這一勝利，使我們的電影藝術於技術方面開了一個新的天地，更臻於完美了。

在我們藝術電影裏得到巨大光輝的成功的，該是彼得洛夫(Б. Петров)改編的奧斯特洛夫斯基(Островский)的劇本『無罪的罪人』。

彼得洛夫及其第一流的合作者——攝影師雅谷夫列夫(В. Яковлев)，畫家葉戈洛夫(В. Егоров)和他美麗的女演員達拉索娃(А. Тарасова)，經過精密的思考體會工夫，把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戲劇搬演到電影裏——它已經得到非凡的成功。要把奧斯特洛夫斯基戲劇中，人物性格的深處，他們的生活的真理，他們的內心思想都能一絲不走樣的搬演於電影裏，這是需要巨大的導演技術跟演技臻於化境的一部作品。

達拉索娃飾演的克魯奇寧娜(Кручинина)，她的精湛的演技，正是符合偉大的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戲劇藝術理想中所需要的女演員的。對待人們的高貴的操守感情，溫和，親切的性格，在命運壓力之前毫不動搖的偉大的精神——這些屬於克魯奇寧娜的基本性格，都被達拉索娃表演出來。

『無罪的罪人』這一影片的力量——在顯露舊俄的風習，表演出活生生的崇高的善良的俄羅斯人民的性格，同時藉着演出者，攝影師，畫家的高超的技術，使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古典戲劇底永垂不朽的形象，得



榮獲一等史大林獎金的蘇聯影片「偉大的轉捩點」中的一個鏡頭



榮獲二等史大林獎金的歌唱巨片「阿爾興·馬爾·阿蘭」中的一個鏡頭



以通過銀幕而顯現。

最近幾年中，在我們的兄弟共和國之中，成長了許多藝術劇團。民族攝影成功的最有力證據是由巴庫劇團攝製的音樂家烏瑞爾·迦及別柯夫（Узеир Гаджибеков）所作的大眾音樂戲劇「阿爾興·馬爾·阿蘭」。

在作曲家迦及別柯夫的作品中，傳統的民間音樂跟已經有很高成就的古典音樂得到非常諧和的結合。他那歌劇中的音樂感情是非常深邃的，並且多樣性的。吸引觀眾的除這之外，還有寫得非常精高洗鍊的歌劇劇本，作者也是迦及別柯夫自己，導演是爾石·達哈馬西白（Рза Тахмасиб）和列希慶柯（Н. Леценко），他們精心熟慮地把蘇維埃觀眾所家喻戶曉的古典歌劇——迦及別柯夫的作品搬演到銀幕上，歌劇得以電影化的面目原原本本的再現在觀眾之前了。拉綏達·別衣蒲篤夫（Рашид Бейбутов）（飾河史開爾 Аскер），萊拉·柴鳳希洛娃（Лейла Джаванширова）（飾甘爾屈赫拉 Гюльчохра），阿里克比爾·戈綏 - 柴德（Аликпер Гусейн - Заде）（飾蘇爾唐培克 Султанбек）柳達法里·阿白魯拉也夫（Лютафали Абдуллаев）（飾維爾），米諾維爾·卡倫達爾雷（Миновер Калантарлы）（飾吉剛·哈拉 Джиган Хала）——由於他們的分工合作，使這一音樂的喜劇電影得到更大的成功。

亞塞爾拜然電影工作者底藝術研究團體的蓬勃熱烈的活動，給予我們一種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使巴庫的攝影團可以增加攝製的機會，並且更加提高藝術的水準，解答各種更複雜的更現實的創作上的問題。

綜觀所有得到一九四五年史大林獎金的影片，可以看出，我們進步的電影藝術家已經得到新的重大的成就。我們希望一切憑着他們的勞作而得到特殊獎勵的電影藝術家，爲了我們蘇維埃藝術底光榮，努力爭取新的光輝的勝利。

（樓 逸譯）



安德列亦夫  
(К. Андреев)

## 繪畫，彫刻，圖案

(ЖИВОПИСЬ, СКУЛЬПТУРА, ГРАФИКА)

蘇聯政府非常重視畫家，彫刻家和圖案畫家的新成就，最近陳列在全蘇藝術展覽會中的許多佳作都獲得了史大林獎金的嘉賞。

大部份得獎作品是在一九四五年完成的，但其中有許多是戰時設計的，因此流露着那些日子的熱情的氣息。它們活生生地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捍衛社會主義祖國時的激昂情緒。

這些作品充滿着人民的激動，深刻的愛情和勝利的堅信。其中，對我們這非常時代的內容有多方面的表現。

很自然的，在獲獎的作品中，現代傑出人物的畫像佔着主要的地位。正是在這樣的繪畫中最有力地表現了新事物的探求和創作的多樣性。

年青的亞美尼亞畫家納爾板強所作的史大林畫像獲得了一等史大林獎金。這個畫像是蘇聯肖像畫的一大成就。納爾板強在這張偉大領袖的畫像上工作了好幾年。許多著名的史大林像都出於納爾板強之手。納爾板強的新畫像是最成熟和完整的藝術作品。這肖像具有非常的活力，溫情和至深的仁愛。史大林被繪在他的辦公室裏。藝術家真正達到了傳神

的境界，印下了這位親愛的人物的準確輪廓。

蘇聯人民藝術家摩興娜所作的科學院會員克雷洛夫像，是彫像藝術方面的最佳創作。這彫像是木質的——彫刻材料中最溫柔的一種，但是並不失去表現的明確性，反而增加了迷人的力量。可驚的是僅僅其頭部的放置就已經表現出了許多性格。而在那張俄國農民型的臉上，在深陷的眼睛和緊閉着的嘴上我們似乎看見了緊張的內心的生活——這是卓越的俄羅斯人，大發明家和愛國者的深刻形像。莫興娜的新作品值得稱爲蘇聯彫刻藝術中的珍品。

最近幾年來，青年彫刻家符傑吉奇也發揮了巨大的天才。他彫塑了幾十個衛國戰爭中的英雄銅像和大理石像，擬定了許多有趣的彫像計劃。他是一個氣魄雄偉的藝術家。他順利地創造了英勇的，美麗的彫像，大胆承受了俄羅斯彫刻藝術的傳統。符傑吉奇在他的作品中不但能表達出被彫者的神氣，而且想造成英勇的形象。符傑吉奇爲紀念衛國戰爭的統帥而作的彫像中，最優秀的是契爾尼亞霍夫斯基銅像，這是充滿着力和偉大意志的形象。它值得以爲卓越的統帥的紀念品。

喬治亞老彫刻家，共和國人民藝術尼古拉采是一位對自己的藝術非常嚴格和苛求的大師。他的新作，十二世紀的喬治亞詩人查赫魯哈采的大理石像是真正的藝術作品。他建立了詩人的崇高而動人的形象。整個彫像都充滿了一種內在的和諧，詩意，活生生的創造的思想。瞧着這不大的彫像，我們不需任何解釋就能確定他描繪的是誰。這彫像的每一根綫條中都透露着真實的詩意，創造的氣息。

蘇聯圖案畫的高度發展是世界公認的。在這方面起着極大作用的是最老的列寧格勒圖案畫家之一維列依斯基。他是一位寫實的，不斷改進着自己的技術，永久追尋新的表現方法的藝術家。他早先對於肖像和背景，石印與銅鑲很有興趣，最近，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石印肖像上。在他的新的畫像中具有非常的準確性，單純性和特徵的描寫，他能够活潑和明確地表現每一個人的特點，表現他自己的創造的特點。他的獲得史大林獎金的大型羣像畫是紀念蘇聯最著名的畫家，彫家和圖案畫家的。那上面有蓋拉西莫夫，約翰生，俞恩，關舍爾，列別傑華雅，摩興娜，密爾頓洛夫等肖像。

在這些創作者的肖像中有一種內心的溫暖，親切，同時這些形象充

滿了重要的，甚至紀念的意義。

獲得史大林獎金的普拉斯托夫和鮑戈洛德斯基的油畫證明了蘇聯主題畫的巨大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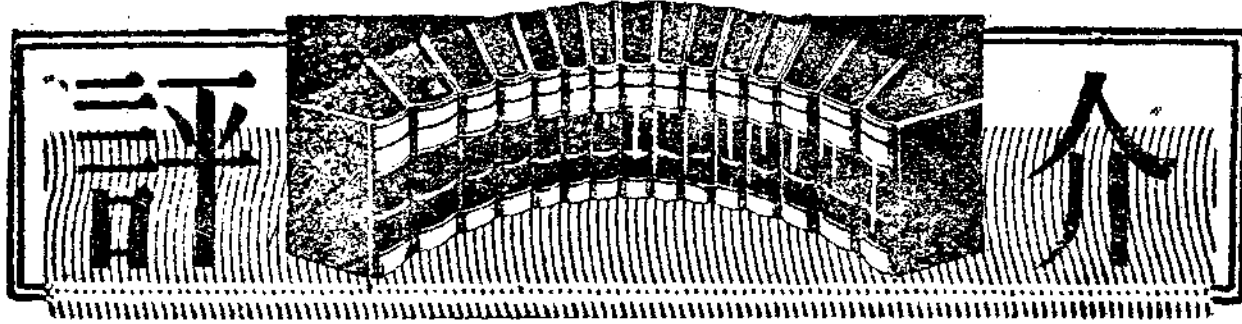
普拉斯托夫的名字在蘇聯繪畫中好像是一個祖國的土地和集體勞動的歌頌者的名字。在他的油畫裏具有着深刻的生活的感情。普拉斯托夫會表現出勞動的詩味，土地的豐富的仁愛。他是具有極大的繪畫天才的藝術家，是卓越的農民典型的畫家，同時他也是優秀的鳥獸畫家和風景畫家。普拉斯托夫值得稱爲是蘇聯世俗畫的最優秀代表之一。

這位藝術家的最近兩幅油畫——「刈草場」和「收穫」——證明了他的新的有效的繪畫的探求，證明他正努力使自己的繪畫達到更有力，更明顯，使人物更和諧的程度。所有的普拉斯托夫的油畫都滲透着一種健康的樂觀主義，他的一切作品都流露出堅信生活的感覺。但是像「刈草場」中那樣鮮明活潑的色彩他還從來沒有過。這幅油畫是真正的俄國勞動農民的頌歌，是美麗的俄羅斯自然風景的讚詞。

以紀念內戰英雄的繪畫而著名的鮑戈洛德斯基，創作了新的，動人至深的油畫——「光榮歸於戰死的英雄」，這是紀念德國戰爭的英雄的。這幅雄偉的作品不但在鮑戈洛德斯基的創作中，而且在整個蘇聯畫壇上刻劃了新的界綫。這位藝術家受到各方面的嘉獎是因爲他勇敢地踏上了復興英雄的紀念畫的道路。鮑戈洛德斯基給自己提出了一個任務：在刻畫出母親和戰友們與戰死的英雄告別的場面時，把主題提高到勝利的信念。這個任務他完全解決了。莊麗的構圖，嚴峻的冷酷的色調，充滿勇氣和內在力量的戰死的親友們的臉——這一切是堅定的，感動的。藝術家企圖用繪畫的材料創造出戰死英雄的紀念像，他順利地完成了這個任務。

在蘇聯，藝術家的創作成績——就是全民的財產。它具有全國的意義。蘇聯政府代表全體人民頒給最優秀的藝術作品以史大林獎金。這就是蘇聯藝術的新成就，它的不斷改進和不斷前進的保證。

(小 諸 譯)



蓋拉西莫夫  
(С. Герасимов)

## 英雄的青年

(ГЕРОИЧЕСКАЯ МОЛОДОСТЬ)

從法捷耶夫的長篇小說「青年近衛軍」出版以來還不到一年，千百萬的讀者已經知道、讀過和反覆讀過這本優美的小說了。法捷耶夫新的長篇的獲得全民的承認是理所應得的，明白易解的。它在讀者面前展開了年青的蘇維埃人的性格；讀着這本書的青年男女們在長篇的主人公身上認出了那蘇維埃國家在這次大戰時為之激動的思念和感覺。

「青年近衛軍」——這是描寫青年的長篇小說，雖然在一個天才的、成熟的、聰明的作家的手裏，這一題材已遠遠地超過了它的傳統的界限。法捷耶夫創造了巨大的畫幅，它用新的方法解釋了普通蘇維埃人——無論是年青的或是成年的——的覺醒，行為和偉績。

像任何大作家一樣，法捷耶夫也有他自己經常的題材。這題材——就是新人，共產主義社會的創立者。所有他的小說都是深深地有黨性的。在自己每一個主人公身上，法捷耶夫竭力搜尋決定主人公性格的基本核心，對自己的每一個主人公他都要提出一個問題：你是同誰一起的？

同我們一起呢還是反對我們？而在談着一個共產黨員的臨切不移的真摯心提出這問題時，他逼使自己的主人公也懷着那種真摯心顯露到底。也許，正是因為這樣，年青的克拉斯諾頓人的偉績才這樣有力地從他的長篇小說上震響起來。

處置自己的主人公的生活時，法捷耶夫從不用悲壯的囑語或是實驗的英雄圖表來侮辱他們的偉績。他審視着每一個克拉斯諾頓人，心中懷着至敬的感覺，懷着一個生活比任何想像都要豐富的正直藝術家的不絕的注意。

我們的同時代英雄在書裏一頁跟着一頁地成長。這是生來爲了消度有意義的，有利於世的生活的知識分子和聰明人。也許，青年近衛軍悲劇性毀滅之所以帶着這樣的銳痛復現出來，正是因爲他們大家活着並不是爲了死——即使是英勇的死也吧，——而是爲了英雄地生活。他們的偉績並非幼稚的興奮或是絕望的結果。他們懷着永不離開他們的爲祖國、爲未來的自覺責任感履行他們的義務。

作家是這樣的易於被外部的戲劇現象與情況所吸引，在這種情況下，差不多還是小孩子的青年男女做着遠非每一個成人都能做的英勇舉動。但是小說的所以強烈，還是因爲法捷耶夫的青年男女首先是思想着的人。他從不着重他的主人翁的年齡。他完全一律看待他們，有一次他被他們弄得贊嘆不止了，彷彿是替自己，也替自己的讀者展開了那些似乎從前不會指出的，但却很生動的，重要的氣質，這種氣質使我們的蘇維埃青年和革命前的或資產階級的青年有所區別。根據這些氣質讀者就認出了自己的子女，兄弟和同輩。是的，他們就是這樣的：當他們從自己的學校裏出來在我們的城市和鄉村的街道上走的時候就是完全不易被察覺的，完全平平常常的。可是如果同他好好的談一下，好好的把他們審視一下，那麼你就看見在外形，而且常常還是有點粗野的外形後面却隱藏着一個有思想的，受過教育的人的好探究頭腦和一顆愛國志士的果敢的心。

小說裏有許多許多的地方寫得體裁明常明晰，它使文字接近了音樂。這就是頓河的擺渡，謝廖士卡·邱列寧的初次回家，奧廖格·柯歌伏亦家的場面——在這一場面裏奧廖格的母親的動人而詩意的形象獲得了展開。克拉斯諾頓慶祝十月革命節的場面也是動人而美麗的，而監獄和

結尾則使小說賦有真正紀事的嚴肅和偉大。

從一開始起就不加騙人的裝飾似乎成了全部作品的原則，無論在描寫上，無論在抒情的撤退上，無論在行動上，無論在對話上，崇高的趣味的感覺從不會背離過法捷耶夫。因此，這部小說是以雙重的力量被接受着——作為英勇時代的文獻和作為完善的藝術作品。這部小說將被無數代的人們所喜愛、閱讀和重讀。

(十 宜譯)

彭科夫斯基  
(Лев Пеньковский)

## 史大林獎金桂冠詩人 ——伊薩克揚

(АВЕТИК ИСААКЯН — ЛАУРЕАТ СТАЛИНСКОЙ ПРЕМИИ)

現代亞美尼亞詩歌的創建者之一——阿威梯克·伊薩克揚的名字和創造，不僅僅在蘇聯的亞美尼亞人中間，同樣地也在那些由於歷史的條件而散居在差不多全世界的大部分的亞美尼亞人民中間，喚起了一種恆久不易的民族驕傲的感覺。

遠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俄羅斯，阿威梯克·伊薩克揚就已經獲得了盛名，那時候，蘇聯各弟兄民族的文學，對於絕大多數的俄羅斯讀者，甚至文學家們，還是一片「空白」。俄國大詩人布留索夫(В. Брюсов)在講到亞美尼亞的三位文壇巨匠——圖曼仰(Туманян)、約安尼西昂(Иоаннисиан)和伊薩克揚——對於亞美尼亞文學的意義時，他曾這樣寫道：「這三位詩人，在亞美尼亞文學的天空中，組成了三顆最明亮的星，而亞美尼亞文學的歷史發展路程，就是通過了這三位作家的事業的」。

伊薩克揚的那位敏感的、悲傷的、好動的，同時又是富於智慧的繆斯<sup>⊖</sup>，在當時魅惑了俄國的大詩人勃洛克(А. Блок)，那決不是偶然的。在他一九一六年所寫的一封信中，以他特有的詩歌的洞察力，懷着狂喜的心情稱讚了伊薩克揚的詩作，說「伊薩克揚是位頭等的詩人，

⊖ 繆斯(Муза)，希臘神話中司文藝美術的九個女神之一，即詩神。



也許，這樣一個光輝而直接的天才，就是在全歐洲也沒有」……。「光輝而直接的」——這就是伊薩克揚的天才的特點。雖然他的詩歌帶着悲傷的音樂，雖然他抒情和深遠的心靈裏有着悲劇的聲調，但他還是光輝的。

伊薩克揚在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初走上文學的道路。在那些「遙遠的，沉寂無聲的」年代裏，甚至一個俄羅斯的詩人都不很容易汲取樂觀主義和勇氣時，而受着三倍苦難的亞美尼亞人民之子的詩人，那是更不用說了。

伊薩克揚懷着特別苦痛的心情感受着全人類的那種社會紊亂現象，他是不能不感覺到自己民族的悲劇的命運的；而亞美尼亞人民的古老的文化和文學，還有詩人很早的時候起和深深地接受了俄國與西歐的文化，都成爲他迷人的詩歌才能發展的土壤。

不用說，伊薩克揚「唱過陰沉的憂鬱的歌」；不用說，他感覺他自己「生了病」，「心靈受了創傷」，和「患着不治之症」。

【雲雀歌唱着愛情，  
但在我的心裏——永遠是冬天；  
太陽比鮮血還更明麗，  
但是我的心裏——永遠是長夜的黑暗！】

在詩人的心中，個人的感情和共同的感情，是緊密地交纏在一起，以致你不能時常區別清楚，他什麼時候在講自己的母親，什麼時候又在講「母親——祖國」。

【只是歌聲在溫柔地唱着，響着，  
從心的深處；  
那是母親在歌唱，在召喚着我  
從那親愛的故鄉……】

對於生活的不滿，和因爲祖國人民的命運而感到的悲傷，就在詩人的心中，產生出了「某些引導向什麼地方去的沉重的，曖昧的，幻影似的激發之情」，而他好像要用「他整個的存在」衝到那兒去。從這兒，就產生出了詩人最喜歡的遊浪，被逐和漂泊的主題，而在一九一一年詩

人被沙皇政府放逐到國外之前，這一切就已經成了詩人的傳記的一部分。

「毫無邊際的路程。  
毫無止境的冬天。  
我漫步前進，  
我既不知道希望，也不知道同伴！  
只有黑暗。風和冰……」

但在伊薩克揚的悲傷中，依然還存在着對於美好的未來的希望：

「希望，射出光芒！——我懇求你。  
我等待着——希望將會實現！」

假如說伊薩克揚感覺到自己是「病態的」，那麼他就意識到，他「好像天空滿孕着雷雨似地病着」。他騷動着的心靈不只是嘆息和悲泣，他的語言也不只是「憂鬱的」。在他的身上，還存在着一個叛逆者和先知。

一八九九年，詩人寫了一首「全世界的鐘聲」（«Вселенский колокол»）。結尾時這樣寫道：

「我走向人羣，我手中帶着  
另一種遺訓和另一種誠律。  
我把幻想注到人羣的心靈裏去，  
用歌聲去燃燒它，用語言去錘鑄它」。

在另一處地方他又寫道：

「我的心靈是那掛在遠空的雷雨，  
而我的語言——就是鐵槌和巨火」。

當一九〇〇年初解放鬥爭的雷雨閃出最初的電光時，這位溫柔的安詳的哀歌作者——伊薩克揚，曾經用許多充滿着另外一種音調的詩歌來響應它：

『神聖的敵意和復仇的毒藥，  
穿透了我的心靈和燃燒着我的心。  
滾開吧，平和的語言。你會千百倍地  
加重了那壓在工人雙肩上的重負！』

伊薩克揚——還又是一位抒情的和帶着哲理的工筆畫的大師：

『牡鹿看見在水中  
有着牡鹿的影子。  
她到處疾馳着，尋覓着，  
牡鹿究竟在那兒。』

『牡鹿透過了輓夢  
聽見牡鹿的響音，  
他疾馳着，尋覓着，  
他成天成夜地在尋覓着。』

除此之外，他還創造了許多敘事體的作品——寓言、故事詩和長篇敘事詩，其中特別有意義的，就是他關於阿剌伯詩人阿布爾·阿拉·瑪亞里（Абул-Алла-Маари）的一首長詩，這首詩在當時曾由布留索夫譯為俄文。

伊薩克揚離開祖國在國外過了很多年，但他還是懷着熱情不停地思念着故國和想回到那兒去。一九三六年返還亞美尼亞，這是他的衷心的夢想的實現，同時也是亞美尼亞人民的一個偉大的盛節。在他一九一九年在日內瓦開始和一九三七年在耶勒望完成的『沙遜城的穆格爾』（«Мгер из Сасуна»）一詩中，他採取『沙遜城的大衛』（«Давид Сасунский»）的題材，歌詠了在他祖國土地上勝利了的社會正義的思想<sup>①</sup>。

① 『沙遜城的大衛』是亞美尼亞民族的史詩，描寫亞美尼亞人反對阿剌伯侵略者的鬥爭的史蹟。這部詩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一九三九年正是它的千年紀念。關於英雄穆格爾，共有兩部分的記載：史詩第二系是關於大穆格爾的，第四系是講小穆格爾的，俱以他們兩個人的英勇鬥爭為主題。

遠當一九三五年在巴黎的時候，詩人就寫過一首『獻給我的祖國』（«Моей родине»）的詩；在這首詩裏面，詩人預期着返還故國時的那種喜悅。一九四〇年，他又寫過一首題目相同的詩。當他看着故鄉的田野時，他就回想起祖國的艱苦的過去，但他已不能相信，就是這個『驕傲的』祖國，很多世紀以來經常是各征服民族的犧牲者。現在這個親愛的祖國又重新歡騰，百花怒放，平靜的炊煙又重新飄浮在屋頂上，而詩人的母親曾經在這兒搖着他睡眠，『賦給他意識』和『祖國的有力的語言』。

『還有你，我心愛的永遠年青的語言，  
——你那樣遠見，那樣偉大，——  
將在奇美的歌聲中，永遠響着，響着，響着！』

再過了一年，人類歷史上最殘酷和最卑劣的侵略者的新匪幫，衝進了詩人的偉大的祖國，差不多快要七十歲的伊薩克揚，以他全部的熱情和憤怒，對這件恐怖的事件作了回響。他在一九四一年寫了一首『作戰的號召』（«Бранный клич»）的詩，號召蘇維埃國家的武士們去作戰：

『喂，武士們，注意！  
大家都在哨崗上嗎？大家都不再睡眠嗎？  
拿起武器來！  
武士，充滿着意志，  
充滿着敵意，復仇，  
憎恨和蔑視！  
.....  
.....撲滅敵人的纓旗！  
我們，像瑪西斯山的峻崖一樣的，  
永遠攻不破的，強大的，  
自由的祖國，將永生不朽！』

在『我的心呀在高山之巔』（«Сердце мое на вершинах гор»）那首詩裏，詩人祝頌了蘇聯戰士和英雄們的『光輝的旅程』，『在他們

手中和武器同拿着的，就是永不會熄滅的自由的火炬」。

「風暴，急馳過去，爆發成爲雷雨吧，  
從人類洗刷清那些腐物和污泥！……」

一九四二年，伊薩克揚在「我們的鬥爭」（«Наша Борьба»）一詩中，向自己的同胞們，指着那些「爲歲月的風暴」所半毀了但直到現在還遺留着的遠古的石柱和寶塔——這些人民的聖蹟，又重新號召他們。

「爲了自己祖國的燦爛的永恆，  
去參加最後的一次戰鬥，去參加那威嚴的鬥爭」。

一九四三年，伊薩克揚又寫了一首詩，紀念在和法西斯匪羣的鬥爭中以勇者逝世的亞美尼亞英雄柴吉揚（С. Загиян）。

「安眠吧……光榮覆蓋了你流過的血！  
新的英雄們正跟在你的後面繼續前進。  
亞美尼亞會重新開花繁榮。  
你的墳地上也將披滿了玫瑰的花朵」。

伊薩克揚所寫的很多的詩，都已經譜成音樂，他的「民間詩人之歌」（«Песни ашуга»）中的許多詩，已經列進亞美尼亞的民間文學，並爲民間詩人作爲沒有署名的詩歌在歌唱着。難道這不是亞美尼亞人民對於詩人的最高的公認嗎？人民的創造曾經哺育過伊薩克揚的年青的謬斯，而詩人在久遠的創造生活中所聚集起來的詩歌的寶藏，又再度成爲人民羣衆的寶物，和教育了今後各代的新的亞美尼亞的詩人們。

今年六月間這位亞美尼亞的老詩人——阿威梯克·伊薩克揚，榮獲蘇聯最高的獎賞——史大林文藝獎金詩歌部的第一獎；這對於全亞美尼亞的文學和所有真誠的詩歌之友們，是一個最大的喜悅。

（北 泉譯）

# 文藝消息

埃德爾曼  
(Эйдельман)

## 蘇聯藝文消息

### (一)

特皮列西攝影場所攝製的新片「大衛·古拉米希微里」在莫斯科的戲院及其他城市放映已經獲得成功。主題是歷史的。故事發生在十八世紀，前後經過許多年，起先在喬治亞，後來在俄羅斯。這影片交織着喬治亞為民族獨立而向土耳其人和波斯人抗戰的幾個最重要的場面。人物大部份是歷史上的人物；喬治亞的沙皇伐克唐六世，俄羅斯女皇安娜·伊凡諾芙娜以及她的權力無邊的寵臣，比隆，彼得大帝的女兒伊麗莎白——未來的女皇，伏令斯基，內閣大臣等等。中心人物是大衛·古拉米希微里，詩人兼軍人，他的個人命運反映了當時喬治亞人民的悲劇，他聰明而有遠見。他十分了解他的祖國不能夠抗拒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侵略，了解要求得國家獨立一定要有強大的鄰邦俄羅斯的協助，因為兩國都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宗教。伐克唐六世對於他的見解也有同感，同時彼得大帝也肯給他幫助。當敵人攻入國境的時候，伐克唐就派了這位可敬的詩人，大衛，到聖彼得堡去請求俄羅斯沙皇遣派援軍。但是在路上，大衛却受了桑茲金黨的襲擊。最後當他逃出圍圍，逕往俄國的時

候，他知道喬治亞已經全被蹂躪了，而伐克唐以及他的侍臣都到莫斯科了。

喬治亞的進步派所依靠的彼得大帝死了。安娜·伊凡諾芙娜承繼他的帝位。她完全受她的寵臣，公爵比隆，的影響，不肯負起大俄羅斯沙皇所給與她的責任。她和喬治亞的敵人，波斯，進行談判。這時大衛重歸淪亡的祖國已經是絕望了，只好投入俄羅斯的軍隊。他的解放喬治亞的希望都寄託在俄羅斯上。觀眾可以看到一些歷史的事件了。其中他參加克里米亞戰爭。他曾經被普魯士人所俘虜。腓烈德力二世早知道高加索人的勇敢，請他從軍。但是大衛輕蔑地拒絕了。他逃出牢獄，又再加入俄軍。他參加了著名的康納斯多夫之戰，大敗腓烈德力二世，終於隨同俄軍進入柏林。大衛·古拉米希微里在看到他的夢實現了的時候，已經很老了。喬治亞得到俄國的協助，已經把舊時的敵人驅逐出去了。

這影片的內容是歷史上的真實，時代的精神和風格的藝術的複製，戲劇性的故事。演員所表現的喬治亞人民的特性非常成功；他們的偉大，英勇，堅貞，富於詩情，和熱烈高貴的愛國主義是令人感動的。

## (二)

最近蘇聯出版局出版的書，梭羅維約夫的「庫里爾島」(「千島」)和馬爾柯夫的「尤康之劫掠」特別引人注意。梭羅維約夫把發見庫里爾島的俄羅斯航海家和旅行家的景况敘述出來。他描寫日本帝國主義所採取野蠻的殖民方法。當日本人在這裏統治的時候，土著們都被驅逐到荒蕪的地方當奴隸。他們不准離開居留地，不准打獵，也不准用任何武器。作者詳細說明日本政府所用的手段是在製造這一羣島成爲進攻蘇聯和美國的跳板。

「尤康之劫掠」是一本歷史小說。故事發生在阿拉斯加，那時這地方還是屬俄國的。馬爾柯夫在這本書裏描寫了俄羅斯的阿美利加，俄國的第一個殖民地，阿拉斯加，以及俄國在這些地方的經濟和文化的方策。

## (三)

科學院出版局出版了一本卡薩赫的書，這是科學院的一位奧爾各夫

會員著的。這位語言學家就是俄國文學史的著作人。戰爭期間，他撤退到卡薩赫斯坦，就在那兒研究語言，並且醉心着民族的史詩，決定把它寫下來。他把俄國的和卡薩赫的史詩作比較的分析，並且在卡薩赫斯坦，吉爾吉斯，烏士別克斯坦，以及其他中亞細亞共和國重新把歌曲和故事通俗地編出來。

#### ( 四 )

遠東哈巴洛夫斯克(伯力)的雜誌「葉尼賽」，是西比利亞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的作家出版的。

散文的第一本書是韃靼國家出版局在喀山印行的，這是關於韃靼人的小說集。他們是獲得蘇聯英雄的尊號的人。書中文字用俄文和韃靼文。西比利亞文學月刊已經在諾伏西比爾斯克復刊了。包括高爾基給西比利亞作家和名人的書信集也在那兒出現了。高爾基在這些書信表示他關心着西比利亞未來問題以及經濟文化的發展。

有兩件有趣的世界事件吸引了一般人的注意。第一就是林娜·坡的彫刻展覽。這位天才的彫刻家過去是卓越的舞蹈家。十二年前，她患了流行性感冒，結果因為病情複雜而成爲瞎子。她的舞蹈事業就此終止。但是她並不灰心，只把精力專注在另外的藝術部門，這是她從小就愛好的。過去眼睛所留下來的印象還是深刻的，根據這些印象以及獲得姊妹和朋友的協助，她就創造了一些美妙的彫像，最成功的是梳髮的女郎，柴霍夫，普希金。許多參觀展覽的人都在來賓簿上寫着熱情的意見。

新的歌劇院福瑪·戈爾捷耶夫在高爾基城開幕的報告，已經送到首都被人們讀着。

歌劇院第一次根據高爾基的著作，依照批評而編的歌劇，已經成功了。青年作曲家阿列·賽·卡西安諾夫從事這種工作已經有好幾年。他是在高爾基城長大起來的，對於當地的民間故事和伏爾加河上的生活有充分的認識。因此他能夠保存高爾基著作的氣氛，而尋出描給人物的含，有表情的方法。

(黃 炎譯)



# 「關於一九四五年史大林獎金」的訂正

上期本誌發表「關於一九四五年史大林獎金」一文，  
係根據電稿，內錯誤及遺漏甚多，現根據蘇聯「文學報」  
○將重要遺漏及錯誤處訂正如下○

<u>獎金得主</u>	<u>獲獎作品</u>	<u>獎金等級</u>
<b>小 說</b>		
艾貝克(Айбек) 〔上期誤為艾貝托夫〕	長篇小說「納伏伊」 (“Навои”) 〔上期誤為「伏爾 加河上」〕	一
鄔畢茨(А. Упитс) 〔上期誤為鄔畢特〕	長篇小說「綠土」	二
<b>詩 歌</b>		
阿拉斯(Я. Колас)	「薩拉爾」 (“Салар”) 〔上期 遺漏〕，「向西」 (“На запад”) 〔 上期誤為「在西方」〕	一
	劇 作〔上期遺漏〕	

拉甫列烏夫 (Б. Лавренев) 「爲了海上英雄」 (“За тех, кто в море”) 一

梭洛維約夫 (В. Соловьев) 「大君」 (“Великий государь”) 二

### 管 樂

卡普(Э. Капп) 歌劇「復活之火」 二  
〔上期誤爲卡爾普〕

卡拉葉夫·迦奇(Караев-Гаджи) 歌劇「祖國」 二  
〔上期誤爲卡拉·迦奇〕

### 大器樂作品

卡巴列夫斯基(Кабалевский) 第二四重奏 一  
〔上期誤爲梭波列夫斯基〕 〔上期未排〕

米亞斯柯夫斯基(Н. Мясковский) 大提琴協奏曲 一  
〔上期遺漏〕

李亞托辛斯基(Лятошинский) 烏克蘭五重奏 二  
〔上期誤爲李亞普辛斯基〕

### 小 型 作 品〔上期遺漏〕

史維里陀夫(Г. Свиридов) 三重奏 一

葛涅辛(М. Гнесин) 鋼琴及絃樂器演奏之朔拿大狂想曲 二

勃蘭特(М. Блантер) 「在巴爾幹的星空下」, 「走上 二  
遼遠的道路」, 「我心愛的」,

「在近前綫的林子裏」。

克尼伯(Л. Книппер) 絃樂隊演奏之小夜曲 二

音樂演奏者

伊古姆諾夫(К. Игумнов) 鋼琴家 一  
〔上期誤為顧姆諾夫〕

史維希尼柯夫(А. Свешников) 樂隊指揮 二  
〔上期誤為普列希尼柯夫〕

畫

普拉斯托夫 「刈草場」(“Сенокос”) 一  
〔上期誤為「七小時」〕

維列伊斯基(Г. Верейский) 蘇聯文化工作者畫像 二  
〔上期誤為皮里斯基〕

——編輯室

## 作者介紹

納吉賓，顧洛奇金——蘇聯年青作家。

伊薩克揚——參閱本期評介欄專文。

許克洛夫斯基——蘇聯著名作家兼批評家。

# 目 錄

(第二十三期 一九四六年九月號)

## ~~~~ 小 說 ~~~~

- 納 吉 賓 道途艱難.....(磊 然譯)..... 3  
顧 洛 奇 金 活的天空.....(小 諸譯).....16  
法 捷 耶 夫 青年近衛軍(二續).....(水 夫譯).....21

## ~~~~ 詩 歌 ~~~~

- 伊 薩 克 揚 得獎詩六首.....(戈實權譯).....42

## ~~~~ 戰 前 作 品 ~~~~

- 費 定 城與年.....(曹靖華譯).....51

## ~~~~ 文 錄 ~~~~

- 高 爾 基 小市民(劇本,二續).....(林 陵譯).... 107

## ~~~~ 音 樂 ~~~~

- 西 尼 亞 維 爾 俄羅斯音樂史綱(四續).....(高 明譯).... 154  
許 克 洛 夫 斯 基 德米特里·叔斯達柯維赤  
(四十歲誕辰).....(曹 庸譯).... 134

## ~~~~ 戲 劇 ~~~~

- 列 米 淑 夫 最好的戲和劇本.....(祖 立譯).... 150

## ~~~~ 電 影 ~~~~

- 卡 拉 托 淑 夫 蘇聯電影的大師.....(樓 逸譯).... 153

~~~~ 藝 術 ~~~~

安德列亦夫 繪畫，彫刻，圖案……………(小 諸譯)… 158

~~~~ 評 介 ~~~~

蓋拉西莫夫 英雄的青年……………(十 宜譯)… 161

彭科夫斯基 史大林獎金桂冠詩人……………(北 泉譯)… 164  
——伊薩克揚

~~~~ 文 藝 新 聞 ~~~~

埃德爾曼 蘇聯藝文消息……………(黃 炎譯)… 170

「關於一九四五年史大林獎金」的訂正…………… 173

作者介紹…………… 176

插圖：伊薩克揚像44—45，恰伊柯夫斯基像132—133，叔斯達柯維赤像144—145，「偉大的轉捩點」及「阿爾興·馬爾·阿爾」中的鏡頭156—157。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 23

蘇 聯 文 藝

第二十三期

★ 一九四六年九月號 ★

|   |   |   |   |   |   |
|---|---|---|---|---|---|
| 發 | 行 | 人 | 匠 | 開 | 莫 |
| 編 | 輯 | 人 | 時 | 代 | 書 |
| 總 | 經 | 售 | 時 | 代 | 書 |

上海斜橋弄六十號

每冊定價 元 - \$

#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Н. И. Швецова

№ 23, Шанхай

Сентябрь 1946 г.

## П Р О З А

|              |                                 |    |
|--------------|---------------------------------|----|
| Юрий Нагибин | — Трудная дорога                | 3  |
| Вл. Курочкин | — Живое небо                    | 16 |
| А. Фадеев    | —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продолжение) | 21 |

## С Т И Х И

|                |                       |    |
|----------------|-----------------------|----|
| Аветик Исаакян | — Шесть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 42 |
|----------------|-----------------------|----|

## ДОВО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                 |    |
|----------|-----------------|----|
| К. Федин | — Города и годы | 51 |
|----------|-----------------|----|

##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ПРОШЛОЕ

|                |                       |     |
|----------------|-----------------------|-----|
| 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 — Мещане (третий акт) | 107 |
|----------------|-----------------------|-----|

## М У З Ы К А

|              |                                                   |     |
|--------------|---------------------------------------------------|-----|
| А. Снявер    | —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музыки: П. Чайковский | 129 |
| В. Шкловский | — Дмитрий Шостакович (К 4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 134 |

## Т Е А Т Р

|            |                                      |     |
|------------|--------------------------------------|-----|
| К. Ремизов | — Лучшие спектакли и пьесы 1945 года | 150 |
|------------|--------------------------------------|-----|

## К И Н О

|              |                           |     |
|--------------|---------------------------|-----|
| М. Калатозов | — Мастер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кино | 153 |
|--------------|---------------------------|-----|

## И С К У С С Т В О

|            |                                |     |
|------------|--------------------------------|-----|
| К. Андреев | — Живопись скульптура, графика | 158 |
|------------|--------------------------------|-----|

## КРИТИКА И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 Сергей Герасимов — Героическая молодость (о  
книге А. Фадее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61
- Лев Пеньковский — Аветик Исаакян — лауреат  
сталинской премии 164

## НОВОСТ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 Ю. Эйдельман — Письмо из Москвы 170  
ОТ РЕДАКЦИИ

КОРОТКО ОБ АВТОРАХ 173

НА ОТДЕЛЬНЫХ ЛИСТАХ: Портрет А. Исаакяна — стр. 44-45.  
Портрет П. Чайковского — стр. 132-133. Портрет  
Д. Шостаковича — стр. 144-145. Кадры из фильмов  
«Великий перелом» и «Аршиин Мал Алан» — стр.  
156-157.



上海郵政管理局登記執照第二四六七號  
總中華郵政登記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